

當代名人尺牘

卷上

上海文書局印行

漢陳遵善尺牘，得之者輒藏，弄以爲榮。僕於當代名人書翰，瀏覽所及，手自繕寫，積之既久，都爲一集，不敢藏弄。公諸同好，見仁見知，各有會心，刻畫藻績，於義未安。昔歐陽作五代史，或作序記其前，荆公見之曰：佛頭上豈可著糞。竊本此旨，不贊一辭。世有荆公，或不我訾。吳興王文濡識。

當代名人尺牘



當代名人尺牘目次

以姓氏筆畫多寡爲次

上卷

- 與姚鵬雛書 與柳亞子書以上王德鍾與曾斷魂書 與鍾寒雲書以上古直
與柳亞子書朱慕家上仲可年丈書吳士鑑與馮君木書 復陳無邪書 答朱
菊屏書 與徐仲可書以上李詳 與章行嚴書李祚輝 與沈龍聖書 與凌
莘子書 報唐湛聲書以上沈昌直 與朱鄴卿書 答陳逸書以上沙文若
答胡樸庵書周祥駿 與柳亞子書邵瑞彭 上業師某公書 與葉楚儉書
答盛夢生書 答周退再書 答吳澤庵書 與柳亞子書二首以上姚錫鈞
與柳亞子書七首 與周人菊書以上姜可生 與洪白蘋書柳棄疾 致馮君
木書洪允祥 與柳亞子書 與方秋士論毛詩段借書 與高吹萬書二首
與于右任論三體石經書 答某君論等韻書 答程善之書 答人問小學書

以上胡韞玉 與楊白民書 與朱味誠論文書以上胡懷琛 上沈師頴若書
凌景堅 與柳亞子書二首徐世階 與柳亞子二首徐道政 與柳亞子書徐
夢 與王均卿書徐珂 上叔父仲可書徐蘊華 奉吳至父先生書 答蕭敬
父丈書 復張楚寶觀察書 答金仲遠書 答劉仲魯書以上馬其昶 與章
行嚴書馬晉羲 答黃晦聞書二首 與姚石子書 與曼殊上人書以上高燮
答胡寄塵書 答陳匪石書 答陳蛻老書以上高旭 與柳亞子書張素
與上海某某等報館主筆書 復金山中華會館書 復劉古愚山長書以上梁
啟超 與星村隊長書梁鴻志

下卷

致杜志遠書 復張伽广書 與羅振玉書 與章行嚴論改革國會書 與汪
旭初論阿字長短音書 答曹聚仁書 與劉光漢書 甲寅四月初九日家書
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書 甲寅六月二十六日家書以上章炳麟 與章太

炎書 答蔡鶴卿書以上章士釗 與陳就明書 與王季高書 與柳亞子書
以上章間 讓沈愛蒼書陳衍 與胡寄塵書 與章巨摩書以上陳訓恩 與
沈志儒書陳去病 復高劍公書陳世宜 與胡寄塵書 與柳亞子書七首
答劉約真書以上傅專 與徐仲可書景崧 與徐仲可書程頌萬 與錢太希
書 與朱炎父書 與王龜山書 與姜可生書 與宓生汝卓書 與葛甥夷
谷書 與徐仲可書三首以上馮丹 代投筆生與劉女士書 與高天梅書
與狄君武書以上馮平 與陳允叔書黃節 與柳亞子書葉玉森 與康長素
書廖平 告北京大學學生暨全國學生聯合會書 答林琴南書 復陳季查
諸生書以上蔡元培 與王均卿書三首蔡蒙 與胡樸安書蔡心覺 提廢日
約上執政龔書 答蔣孟潔書 報吳孚威將軍書以上蔣智由 與柳亞子書
與蔡寒瓊書以上劉澤湘 與柳亞子書劉筠 與章行嚴書歐陽漸 與章
行嚴書潘大道 復徐仲可書寶熙

當代名入尺牘 目次



當代名人尺牘

上卷

與姚鵠雜書

東江王德鍾大覺

鵠維先生足下。鍾窮荒行尸耳。童年氣盛。頗薄詞章。疊石爲營壘。背師草露布。事後追思。殊覺自壯。不謂牀頭三尺。至今尙塵封鏽蝕也。中情莫發。託諸詩歌。但分覆甌。敢廁雅林。自維淺植。乃膺善睐。垂詢殷殷。感激欲泣。鄉居百絕。至以定庵破戒相況。洵乎木落遠舉。賞音在邇。鍾得以布衣交叔度矣。天地晦冥。大廈其頽。朕時不當。攬蕙掩涕。朝無直筆。禮失求野。春聲之勑。厥旨聖焉。古詩有云。西溟有劍。其光離離。照之可以熏黔黎。春聲其西溟之劍乎。則足下其勉之矣。若鍾者。不知天地何爲而生我。我何爲而生於天地間。爨下遺桐。青城病鶴。人棄自棄。夫復何言。日飲斗酒。醉歌自娛。無聊極思。直楊升庵所謂不甘岑寂耳。拙詩錄呈。希爲點鐵。得暇時時惠教。是所至盼。社小弟王德鍾拜啓。

與柳亞子書

王德鍾

亞子我兄賜鑒。曾約梨邨明月夜。狂歌痛飲與君俱。斯願又虛矣。爽約之由。諒洪濤已爲述。及杯弓蛇影。可笑亦復可歎。僕花怯初禪。誤墮綺孽。玉愁封淚。花瘦分香。于茲有年。大抵情從恨發。恨自情來。方今豺狼當道。蛇豕荐食。朕時不當。攬蕙掩涕。土方侘傺頻年。窮魚已矣。彼或驪黃獨賞。國馬待之。卿誠知己。我合感恩。紅袖娛情。聊當消遣。烏欄訂盟。細說生平。方是時也。疇不願百雙冷蝶。圍珊瑚。廿四文鴛護寶書。哉。無如釵斷今朝。鏡圓何日。埋玉葬花。贏得一場春夢。傷離惜別。只餘幾點啼痕。消一半疎狂。疲驢破帽。絨十分幽怨。羌笛胡笳。酒壚寂寂。誰消粉黛之愁。翠袖盈盈。替拭英雄之淚。念起中宵。恨不祝髮空門。古佛青燈。終此生矣。雖然。我輩期許。各有千秋。酒霧花香。詎銷傲骨。簫心劍膽。願付蛾眉。綠枕訂三生之約。紅閨演五月之花。蒼生血誓。猶在妝臺。定情新詩。且藏劍袋。斬得民仇之首。來酬國士之知。俠士刀光。照來神仙眷屬。女兒頸血。流出錦繡江山。意者雪苑事業。

盡在桃花扇底也。所可痛者。憐伊紅粉飄零。袖頭淚漬。恨我青衫潦倒。髀裏肉生。傭工之笑未絕。路鬼之嘲正多。商量梅魂菊影。人徒知志士灰心。辜負風蕭水寒。誰肯信佳人慧眼。老我菰蘆。慚紅粉憐才于此日。累卿淪落。問紫釵話舊。今何年。斯則口生石闕。腸入輪迴者矣。悲憤之餘。作詩十律。附呈削正。迴腸盪氣。迄不成章。亞子其何以教我耶。前奉手教。并哭仇亮詩兩首。高吟一過。悲感欲絕。姚君就義。未及匝月。黨人碑上。又添新魂。嗟嗟。豎子成名。英雄當殺。男兒償願。成敗奚論。緹騎刊章。居然遍國。秦圖趙廁。莫謂無人。繼二君以死者。正未有艾也。此間少同志。蟄居無聊。日惟痛飲。公直時時相過。抵掌譚時事。每至擊桌狂呼。聲震屋瓦。把酒問天。拔劍斫地。狂奴故態。不堪一世。而因此又遭黃口兒譏議也。巢南居喪。近況殊蕭索。人謂虞卿著述。自合窮愁。我獨謂南風不競。吾徒分當寥落爾。亞子以爲然否。僕明晨歸漁耶邨。須留多日。梨中諸故人。時念我否。爲言幸弗遽憔悴死也。有暇乞惠數行。慰我牢愁。卽頌僊安。無忌孟晉。弟王大覺拜啓。

與曾斷魂書

梅縣 古直 公愚

斷魂吾友足下。箋敬疏闊。殆逾三月。塵事鞅掌。心緒不寧。遂用負疚于吾友也。頃啓篋衍。得客歲十月手畢。人展我讀。繞屋而長。懇懇懃懃。開示大道。自維頑質。終負期許。讀未終篇。已下愧汗數升矣。嗟夫斷魂。曾子有言。往而不返者年也。時節如流。忽及壯歲。文章學業。無足自憲。鄉人之爲。猶未免焉。今不炳燭。噉泣何及。而窮鄉僻壤。獨學無友。益以室家人事之累。日暮途遠。吁其悲已。鄉中教育荒蕪。文化不興。永念敬仲樹人之計。沈吟鄭風子衿之詩。憂傷之心。莫能裁闕。因與同里諸子。發奮啟關。今已著手。未敢必其有成功也。國家事遂至此。夫復何言。寒雲別後。久無消息。昨始得其一書。寥寥數語。頗露鬱鬱之意。僕欲爲賦式微之章也。令祖母百年上昇。僕才往弔。今聞仲彬又溘先朝露。人生幻化。良不誣耳。遐睇神山。風波難卽。八年離索。情結中心。手此敬問。眠食。子約素村。并以爲念。層冰再拜。

與鍾寒雲書

古直

寒雲吾友足下。憶昔香港賦別。魂銷江郎。東西分飛。曷云得已。日月不居。倏爾經年。翹首南望。每用悵惘。頃忽奉瑤華。并誦佳什。飢渴之懷。庶幾稍慰。深山五月。當離已花。薄言采之。維以永日。吾友寧無故國之思。或傷行路之難耳。近今風波少定。鳩媒漸息。便可乘輿歸來。同理文史。北窗高臥。自樂羲皇。南畝長歌。且偕沮溺。孰與鬱鬱久居。徒作登樓王粲也哉。炎荒酷烈。願加珍衛。海天寥廓。瞻佇德音。叔唐叔野。并道相念。層冰再拜。五月十六。

與柳亞子書

吳江朱慕家 劍芒

亞子足下。迭獲手教。促芒歸里。作長夜飲。奈爲校事所羈。致爽前約。足下來書有云。醉死恐無福分。詎知弟併一醉無福。況醉死耶。今宵月明如許。堪稱難得。遙想金鏡湖頭。紅燈影裏。科頭箕踞。高唱東坡水調之柳亞子。與二三子吟籌觴政之間。興復不淺也。然亦知兼葭十里外。有青衫潦倒。作客他鄉。對月長吁。臨風揮淚。如劍芒者乎。一樣風光。悲歡各異。思之一慨。屈指此書達覽之日。吾亞子必擊桌

而詫曰。劍芒其有身世之感歟。何言之痛也。曠弟自入秋到校以還。終日如楚囚困守。落落寡歡。每于風輕露重之夜。攜洞簫倚檻吹之。未嘗不嗚咽歎。泣數行下也。古怨如潮。新愁似海。區區方寸。烏能容積許多耶。邇來詩不多作。偶作絕無佳句。故隨作隨焚。無一存稿。蓋弟雅不欲以此不祥文字。示諸後人也。足下酒酣耳熱之餘。定多佳什。能錄示一二否。盼甚。此叩道安。中秋夜。慕家謹頓首上。

上仲可年丈書

杭縣 吳士鑑 糊齋

仲可年丈大人惠鑒。先君大事。仰蒙錫以挽詞。感激幽潛。曾肅函恭達謝悃。月前由丁宣之兄交來尊刊叢書。亟讀一過。欽佩無似。五藩禱乘。內閣小志。有裨史材。敵藏有舊鈔本四王傳不及孫延齡大著護古衡今。獨具通識。國聞逸乘。大半爲所見之世。足以垂信方來。此必傳之作也。尙望廣續爲之。以餉海內同志。幸甚幸甚。姪七年之中。三罹大故。人生酷境。孰過於斯。孱體多疾。筆墨日荒。無以副前人之望。專此鳴謝。敬請台安。姪刺 士鑑上

與馮君木書

興化李 詳審言

早間奉謁未見。不欲撼君早睡。故留一刺而出。奉約先生二十一日十二點鐘在三馬路會賓樓樓下小聚。扶寸肴修。不比君木夏屋渠渠。并約夷父孟海兄同臨。兩君皆少年有志者。於君詩見之。務請同臨。屆時至盼至盼。公之詩文已閱一過。文從聲響色澤入手。犯望谿所忌。正弟平生宗旨所在。詩則雅麗渾古。不參一似是而非之語。尤所欽佩。公有馴犬名剛毅。朱古微侍郎畜犬亦有諸總統名稱。呼之卽至。可謂不謀而同。爲他日笑林之記載。弟敬題一詩於詩集前。卽以贈別。年老相逢不易。須珍重也。明日務乞偕沙葛兩兄同到會賓樓。恕不再邀。李詳頓首。

復陳無邪書

李 詳

敬承惠問。詞意鏗然。自喻流人。歎於見似。詳鑽擊文字。近四十年。海內名德。略皆奉手。少年通識。結契無多。特以衰病闌單。哀歌都肆。沈鱗羈羽。會合無因。有如閣下。與伯嚴蘇堪。周旋雅故。寂若不聞。沈冥於世。託爲老物久矣。閣下詩古意今情。

具體騷雅。別材關學。悉屏佻巧。雖涉末流。持論自正。且麗不傷。簡不傷質。可以祛陳后山。王荊公之積蔽。矯同光之猥雜。讀君莽蒼之語。唯恐音讀。驛入陽韻。立喜。義本逍遙。不誤雌霓。竊爲撫掌。有同隱侯。前貢慵談。信手漫與。折楊皇荊。冀之入聽。然於百物。已在破銅爛鐵之列。慮爲世俗溺攢。胡顏再獻。閣下臨淮將軍。壁壘頓異。擬匿摩幢。喙息蝸角。乃蒙不遺幽介。雅命續陳。頃倣裝在。卽箋素可。通思以拙。箸許癡自衛。少博微賞。持市藥物。至於進三爲五。誠爲戲言。孫陽一顧。道左仰噴。則在閣下右之而已。附呈駢文及右軍年譜。詳文不配君詩。通甫之書。亮亦寒莊所憲也。臨書悚仄。未盡所言。

答朱菊屏書

李詳

菊屏足下。損書累欵。至于不寐。植根異所。古人所嘆。非俊疑。洵爲庸態。浮湛人世。與憂俱生。乞食江湖。誰能自免。磻岸漱水。空穴來風。道高謗興。請无抑鬱。寧省人士。稍衰于前。惜抱尙有下縣荒村之比。況至今日。更難爲譬。周鄭之思。閔子顏

遠之懷堅石。樵蘇不爨。微言絕耳。知君不免。憤然有感也。蓮六玉立。孟晉遠古。恂父正開。追風正始。彭城二妙。殊難其儔。詳與足下。幸皆得而友之。洛水之戲。元箸超超。新亭之集。藉井未遠。子桓南皮。方斯徧矣。詳喘病間作。觀書之興。進銳退速。足下浸淫選舉。足張一軍。子韶而后。遂有替人。車中子慎。益以所聞。其許我否。承示諸友。叔節繩侯。屢接言論。解張二子。闕然未聞。次弟訪求。期之異日而已。

與徐仲可書

李詳

回里兩月有餘。昨由滬館寄示尊作。靈均自陳先世。潘仁兼述家風。與公論交數年。尙不知爲文敬之裔。華農之介弟也。東海名族。南國詞人。詠開歲五十之詩。致時序如流之歎。不當以尋常自壽詩視之。讀竟歡喜無量。

與章行嚴書

李柝輝 鳳亭

近讀大誌。空谷足音。快慰奚如。輝年來在湘。一無建白。而學殖荒廢。尤深愧慙。今年春間。電邀舊友武進汪君叔賢來湘。案牘餘暇。輒與縱談時政。每至達旦不眠。

叔賢素主聯邦。所見多與輝同。因議合擬聯省憲法草案。以與國人商榷。卽由叔賢屬筆。而以兩人共同發表全案。凡十四章一百二十條。現已交泰東書局付印出版。當卽就正左右。其中關於議會一章。頗與叔賢多所討論。蓋議會本爲立法機關。然我國議會。歷十四年。凡民刑商及其他重要諸法案。迄今無一成者。而議員諸公。終日營營逐逐。無非翻覆波瀾。鼓動政潮已耳。又如湖南省憲。本採議會政治。而省議會自當選迄今。任期已滿。以言立法。則除省政府組織法案外。其餘多未著手。然數年來奔走駭汗。幾于無日不在酒食徵逐之中。穢德彰聞。無可爲諱。推原其故。蓋由議會兼有兩種互相衝突之職務。卽立法與監政二者是也。夫立法之性質。多屬專門。而監政則常識每優爲之。立法之效。期諸久遠。而監政之效。多居一時。立法爲學者所有事。貴于頭腦冷靜。監政則政治家所有事。貴於手腕敏活。且議會政治之運用。舍政黨不能行。議員不隸于甲。卽隸于乙。一言一動。均帶黨派之色彩。故對於一切議案。均以黨派定從違。而不能由理性決去取。若立

法則貴超然。貴公正。萬不宜囿于一黨一系之偏。以一人而兼此兩相矛盾之大任。其不顧彼失此一無所成者幾希矣。輝等有見及此。因採分職主義。別議會爲二。曰立法院。專司立法。曰監政院。專司監政。立法院議員。由國內公法團選舉。國內專門人材充之。以期勝任愉快。監政院議員。則由各地人口比例選舉。優秀人材充之。以期副于全民政治之精神。此其大較也。惟茲事體大。關聯亦至多。且立法監政二者。亦有相互聯鎖。非可截然分開者。其連誼至爲複雜。自非此短篇所能詳盡。因讀大誌代議非易案諸篇。偶有所觸。特爲提出。惟高明有以教之。

與沈龍聖書

吳江 沈昌直 穎若

屢得好音。久疏裁報。幸勿爲罪。前讀大札。知服官以來。清廉自矢。輿論翕然。吾儒作事。畢竟與俗吏不同。使君於此不凡矣。吾鄉雖地處僻陋。素乏聞人。顧人才不出則已。出則必卓然彪炳一世。不第爲一鄉之望人已也。回溯前清乾嘉時。切問齋之政績。靈芬館之文藻。皆矯矯不羣。海內推爲鉅子。本鄉所不得而私者也。弟

每讀里乘。述陸中丞之清節。所謂能開衡嶽千層雲。但飲湘江一杯水者。輒肅拜起敬。穆然想見其爲人。百餘年來。人競泉刀。士趨利祿。天下滔滔。幾不知廉潔爲何物。而鄉邦人士。旣無鉅人長德。爲之矜式。則亦同流合污。惟利是問。而中丞公之清德。斬然矣。分湖秀氣。必有所鍾。繼起之者。非君而誰。願益矢清白。以上踵中丞公之後。而下爲當世者愧。則非特江右人士。共托清風。抑亦大足爲鄉里之光矣。若夫靈芬館之後起。則勝秀橋頭柳亞子。無多讓焉。而其移家禊湖。亦差與郭十三相近。先輩之遺風。得二公而復振之。弟雖碌碌無短長。猶幸早交二公。不啻執經切問之齋。問字靈芬之館。何其榮也。至弟之近狀。則硜硜如故。與君別後。留滯梁谿。又二載矣。飢驅未了。不知何日可作歸計。外間尙有友朋之樂。惟歸里則舊交益寥落。索居時多。而聚處時少。每當塊獨無聊之際。輒念故人天末。搔首不得見。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讀杜老之詩。不能不愁腸寸結也。附呈五古二章。知己者于燕寢香凝。訟庭花落之時。聊一哦之。當覺其尙有情思。足以攄懷舊之

蓄念耳。春風多便。仍望時通尺素。以慰相思。

與凌莘子書

沈昌直

接讀詩函。琳瑯滿目。深喜吾道之不孤。記癸卯甲辰間。授經種蕉館中。足下時僅五六齡耳。英英露爽。知非常兒。今果嶄然露其頭角。下筆千言。駸駸乎入作者之室。此非僅吾黨之幸也。惟有一言。願爲足下進者。蓋嘗有味於韓退之之言矣。曰。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曰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而蘇子瞻贈張琥稼說。亦深發此旨。以子天才駿發。及此妙年。多植其柢。厚積而薄發。且毋亟亟於撰著。他日所造。寧有涯量。君家當四十年前。莘廬退庵兩先生。以文章學術相提倡。一時名宿。如純叔。匏齋。廬杏。廬諸老。暨吾家先君。先後蒞止。砥礪德業。跌宕文史。彬彬乎實極。一時之盛。今者其風亦稍替矣。續承家學。使前輩風流。得再見於今日。足下其當有意於此乎。抑以足下終賈年華。前程遠大。發爲文詞。正當英多磊落。氣象萬千。若伊鬱善感。惟僕輩憂患中人。或不免此。以子英俊。夫寧所

宜。乃讀大著。每少和平之詞。而多淒切之語。人非屈子。地非江潭。而故作悲傷憔悴之言。抑亦過矣。所望恢宏其胸志。勉祛平子之愁思。而增元龍之豪氣。即使賦性善愁。傷心人別有懷抱。亦當強自排遣。毋徒作名士之牢愁也。辱居契末。敢進警言。不審以爲何如。直白。

報唐湛聲書

沈昌直

辱書敬悉。自頌雅道凌夷。承學之士。日以淺陋。一二主持新教育者。又或倡爲國學不必深治之說。後生小子。便於其說。以爲挾此足以自寬也。益復弁髦舊學。望望然去之。若恐不早。自今以往。長此不變。微特數典忘祖。故書雅記。百不一存。卽欲求一文從字順。尋常尺素往返。得免惡札之憎者。恐亦不易多得。斯文之喪。可勝浩歎。足下英年嗜學。於科學之外。復竺志風雅。含英咀華。孜孜焉樂此不倦。此誠今之有心人也。得遇一堂。殊爲有幸。迺者通函論文。所主張者。深中肯綮。啓予如子。益喜吾黨之有人矣。惟謂色聲味三者。爲文之表。而與神相輔以成。則與鄙

意微有不同。夫曰色曰聲爲文之表當矣。若夫味則尋之無端。卽之無迹。別出於行墨蹊徑之外者也。長於此者。古惟司馬子長。後世則歐陽永叔。歸震川。驟閱之若無所有焉。迨乎熟讀深玩。久之又久。乃有一種若隱若現之旨趣。悠然以長。穆然以遠。津津焉流連於齒頰間。足以耐人咀嚙。使之歷久不得忘者。此則劉彥和所謂餘味曲包者也。味與神相去。實希微之間。故或有以神味並稱者。然則與色之僅僅在藻采間。聲之僅僅在音節間者。固大有間矣。鄙意文之要件。更有四焉。曰理曰法曰氣曰情。理以立幹。法以布局。氣以行勢。此情迹耳。殊不足道。惟情則彌綸宇宙間。凡有血氣之屬。無或能外此者也。讀出師表。人人感其忠。讀陳情表。人人感其孝。此情之至者也。此外若勞人怨婦。羈臣孽子。凡有所發。無不各自千古。無他情生文。文生情。纏綿往復。自足以動人之歌泣耳。惟情不可僞爲。使無屈宋之愁。而漫托美人香草之詞。或無蘇李之悲。而亦爲攜手河梁之語。則無病者呻吟。適增其醜耳。更復成何文字爲。故天下無論何人。人人可造之。使爲文。惟無

情者不得與焉。此鄙人所敢斷言者也。讀足下來書。懃懃懇懇。意極周摯。具此性情。又何慮文之不親切而有昧乎。至云下學期擬酌定時刻。鑽學國學。此事之至幸者也。鄙人學殖荒落。方懼無以稱諸君之意。今足下能有此興。秋朝冬夕。相與尙友讀書。得賞奇析疑之樂。吾道不孤。青燈有味。其愉快爲何如耶。茲約三日後到校。相見伊邇。不復多述。直白。

與朱鄮卿書

鄞縣 沙文若 孟海

鄮卿足下。夏中旋甬。得展良晤。高齋清集。沈李浮瓜。極一時之樂。到滬後。主明存閣者兩旬。熾暑鬱隆。兼以爨散。文史閣束。丹鉛久廢。每當晚颿。輒喜於電火下刻印。率日成一二石。臨去鈴集。得三十許紐。並屬女弟子蔡維。揜存款識。都爲一册。紙色如雪。爪印留之。亦消夏之一法也。印册茲特奉覽。并示公阜。請二君共鑒別之。足下前寄數石。皆留舊寓。未之攜來。故頃所刻惟一紐。若自刻者亦五六紐。平昔矚應太忙。自爲者轉少。筮頭箋尾。恆苦不足於用。每有寫作。引紙慙然。此猶緝

人衣襖裂。圻者患滲漏。皆事之可笑者也。近一月來。塵勞萬狀。輿論匆匆。不遑寧處。金石刻畫。漸亦廢置。回首前塵。眞同天上樓臺。邈焉不可復卽。因悟去日光陰。尋思無不可惜。眼前景物。偏復等閑。眠之成容。若云。被酒莫驚春睡重。賭酒消得撥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亦斯意矣。公阜新刻。屬其寄示一二。初寒。惟保養。不盡。

答陳逸書

沙文若

道希足下。昨損長箋。感慨淋漓。讀竟惘然。僕固知足下之隱衷。外間傳聞之辭。多未得實。明者處事。不同盲進。雖遘此阨。捫心無媿。甚慰甚慰。前書以意揣測。事多附會。方擬重函戒勸。徐圖後事。不意今日甬報至。謂女師範風潮熄而復燃。並聞君輩偕外間學生二百餘人。包圍女校。問罪校長。乘悁忿之氣。作困獸之鬪。以理言則傷直。以跡言則近暴。不謂足下聰明自好。乃亦出此下圖。前憾未釋。新釁已成。嗟嗟道希。何其不思之甚耶。溯此次風潮。爲拒絕考試而起。事本可恥。足下來書。已先言之。拒試既屬非宜。則校長之嚴行懲罰。亦理所應有。足下主張和平。事

前並未贊同。徒以衆口縱臾。騎虎難下。當事者又不諒察。見君能辯。猥以首難之名相加。文致既深。馴至擯外。足下慷慨磊落。合則留。不合則去。何傷於大雅。計不出此。而離校之後。猶與若輩取一致之行動。意欲雪誣。適以增愆。風潮既平而復作。形勢愈趨而愈張。於是向之無罪者。今則身蹈不韙而不自覺。而外間論者。遂謂足下日莫途窮。不恤賈其餘勇。爲無聊之報復。其尙何言以自解乎。僕自月初風潮始起。卽屑屑爲足下憂。見人有訾議足下者。輒掩耳而走。蹙乎其不願聞也。與友人語。每及是事。輒爲申辯。不憚再三。今日之事。則雖僕有百喙。亦無能爲力矣。且道希自以爲此舉足以快意歟。校內同學。有它山攻錯之雅。一旦有事。尙不肯援之以手。外間學生。更何足恃。一闕而集。亦一闕而散耳。其不歸於失敗者幾希。足下若不知其無成而爲之。是識太淺也。知其無成而姑爲是以圖一逞。是量大隘也。往復推想。百無一是。擾攘不已。義何居焉。尋思道希註誤之由。蓋必爲來書所云。爲人牽掣。無復廻翔餘地。今日時移事異。度必有以自脫矣。一經脫免。便

當排補引去。萬勿重入旋瀾。自詒伊戚。雖哉道。天之生才不易。藝學問。敦品格。僕所期望於足下者正遠。幸勿淺淺與俗子庸流同其喜怒也。江海迢迢。書至需日。臨穎焦灼。神與俱馳。藥石苦口之言。非道希誰能卒聽之者。願猛省。無多談。

答胡樸庵書

睢寧 周祥駿 仲穆

樸庵足下。客邸寡聊。忽奉華翰。殷勤獎掖。無任悚惶。竊維運丁陽九。淪亡是懼。欲救以學。則必措拭雙眸。盱衡六合。甄採老墨。吸納佛耶。驅策化電。聲光觀摩。倍笛達赫。然後提挈儒術。互相衡量。醇疵畢見。始萃一爐。鼓鑄既烈。精光四溢。斯國粹署名。乃其實克副。若撫拾瑣碎。鈎稽異同。株守片隅。重拏哲理。縱緣新法。比附。究屬變相漢學。趣注末節。無裨本體。橫流日甚。亦終必亡。政教禮俗。安能皮傳耶。僕學簡體弱。僅矚端倪。思肩鉅鼎。而絕贖堪虞。足下學術塞淵。文辭樸茂。鈎深致遠。諒非綦難。伏祈協同。章陳馬鄧。諸鉅公。急轉趣向。并力窮源。匯萬派使同歸。挹素王之真髓。羣公首倡。多士景從。窮計五稔之餘。必犇有成效。可稽中國不亡。吾學

大昌胥於此是賴。區區糾繆補遺云乎哉。僕夙具奢望。忝辱攀交。用獻狂言。殊傷激切。統希鑒原。曷勝翹惕。伏維努力不宣。

與柳亞子書

金華 邵瑞彭 次公

亞子先生足下。辱書並承惠詞徵。感謝不可涯涘。尊處詞家總集中。黃氏清詞綜續編。爲弟處所無。如有敝郡人著作。萬乞寫示。睦州宋以後名嚴州。共六縣。一建德。與安徽同名。二淳安。三桐廬。四遂安。五壽昌。六分水。承詢謹告。南宋詞學。江浙爲其林藪。浙省十一府。惟敝郡無聞人。清代中葉以還。錮蔽尤甚。樸學文辭。一無足取。言之忸怩。弟力不副志。夙夜慚惶。詞錄之作。擬春餘夏始。就文瀾閣借書。再加搜討。惟邵亨貞蛾術詞選四卷。四庫未著錄。恐不易得。公倘見藏書家。敬求物色。及之。幸甚。幸甚。笠澤詞徵。蔚然大觀。所謂絕業也。弟意寓賢中。尙有未徧。一則垂虹景色。妙天下。又爲古來詞客流連之地。故倚聲獨多。一則詞人別集。散布四方。鉤稽較釋。邦更難也。一昨閱譚仲修丈藏復堂類集詞第二卷第八葉。有舟次吳門

浣溪紗一首。內有弄風帆影過吳江句。可否援夏存古例入錄。度尊處有此書。故不移寫。倘再刊補遺時。乞轉告巢南。日來見報端有先生啟事。爲三子遊草事。此書乞賜一帙。幸甚。奉上集虛齋古文一部。係敝邑方朴山。癸如先生著。朴山工制藝。與望溪百川齊名。稱天外三峯。峯方壘均古文獨不落桐城蹊徑。然舉世罕有知者。可慨也。天涯霜雪。書到隔年。勿復祇頌道安。小弟瑞彭頓首。十二月廿四日。

上業師某公書

華亭 姚錫鈞 鵝雛

辱委記文。遲遲未報。非敢緩也。自惟髻齡請業。執經坐右。文行無似。深媿師門。所差敢自信者。平生不能曲筆阿人。是是非非。一秉直道。而記中某某。嬰媵澳。泗鄉黨不齒。吾師太邱道廣。或爲所愚。鴟鴞奮翼。比之鸞鳳。符跋揚尾。等諸麒麟。不肖嫉惡如仇。不能出此。吾師又囑力爲假借。慰其前勞。此輩蓼苦自甘。夫何足道。抑又進者。吾鄉司法。素無大疵。自某某一柄全權。穢豕負塗。獅狎卻步。而後聲聞狼藉。掃地無餘。僉小盈庭。誰尸其咎。惡惡而不能退。竊爲我鄉羞。夫子以是推其功。

不肖正欲因是而討其罪。其爲柄鑿也明矣。不肖齒末言輕。又適殊鄉。徒貢罪言。知無所益。緣承鈞誨。輒發憤一吐其所懷積者如此。與夫子所勗殷殷之意。自知刺謬。無所逃罪。顧卽勉強執筆。亦決不能稱來指之所云云。則不如藏拙之爲愈也。倘委別文。敬當呈削。書此爲謝。不勝悚惶。錫鈞百叩。

與葉楚傖書

姚錫鈞

楚傖足下。昨承明誨。愛人以德。爲意至厚。然僕心跡。自未易明也。僕讀書京師。卽聊浪自放。沈飲輶精。有類荒宴。至於里閭。惜其聲聞。戚黨誚爲敗子。當此之時。僕非不知自省也。凡人之希冀彌奢。瞻盱當世。將以一身孤注其間。上之博一日之名。下亦取足於妻孥之養。則其羽翰自惜也彌甚。僕少無俗情。長耽內典。重讀老莊。益增其放。雖至不肖。於斯世所奔競攫取以爲榮悴之具。蓋亦略能破之。閒情偶賦。亦其心無所著。致然耳。世未能諒。徒見劉毅布衣。而一擲百萬。則動色駭怪。以爲妄人。又有重僕而爲僕惜者。以爲明珠暗投。陽春濫奏。橫空絃絕。未見賞音。

嗟乎嗟乎。冥鴻已杳。視藪澤而惜其卑棲。止水不形。持鑑衡而慰其闕滯。事誠未易一二爲斯世言也。抑僕名場蹶躓。於茲數年。雖多遲暮之情。未動誰歎之歎。謂僕不求賞音於聞達。而求知我於歌衫舞袖之間。又何輕量天下士之甚也。今天下之才衆矣。如僕者輩。甘自棄絕。亦自審定分而然。佯狂自污。蓋至不足道。然烟花南部。本爲勝流閒遣之場。一席子鵝。未容輕請。謂其不量。則誠哉其不量也。僕簞人子耳。不幸而緣是之故。一曲蓮花。身填溝壑。亦其常分。不足爲辱。相公曲子。將軍負腹。南朝興廢。罪有攸歸矣。僕差幸生而貧賤。尙不慮此。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相知恨少。緣足下勲勲無世俗之意。故一爲罄掉如此。足下猶未能信。則僕亦從茲緘口矣。一厂行止遲迴。艱棲可念。頗得其消息否。切望垂示。鶴雛白。

答盛夢生書

姚錫鈞

夢生先生同學執事。一年不見。萬劫畢乘。錫鈞窮鳥投林。饑蟬咽露。三年浪迹。四顧羈愁。所賴仁兄。知其涸轍。伏承惠書。慰誨勤勤。骨肉所難。鈞何人斯。去炤炤而

就冥冥。敢于背命。非鈞之愚。所願出此也。鈞生孤薄。煢煢獨行。七歲先妣見背。困仄艱難。抵於成立。一家四壁。弟幼親衰。然猶勉給禽犢。執贄太學。求師萬里。去國窮年。所希荆山之璞。不刖而貢明堂。靈蛇之珠。有靈而歸國士。何圖近歷。刺謬初心。人海茫茫。吾生碌碌。比歲南歸。怵于世故。梁鴻有室。朱游思兒。不得不因時推遷。載其壯志。白雲在望。倦鳥無心。兼之瀛師遠涉青島。琴師夙已分堂。知我寥寥。勞人草草。舳棧入夢。徒引悲懷。此皆所以不敢奉命之大端也。同學入都。道滬者多。頗皆假其虛聲。枉駕相造。抵掌夙昔。惟有漣灑。百事無成。此生已矣。鈞少無宦情。長讀老莊。益增其放。春明之夢。夫復何心。顧良朋殷殷。勉爲勸駕。何以及此。爲可感耳。歲闌南歸。偷得拜晤。斗酒往來。相期不逾。尙論今古。庶表夙心。文苑徜徉。以屆沒齒足矣。臨風寫心。悽迷曷極。企韓劍白。諸子無恙。便爲道念。不勝悚愴。錫鈞頓首。

答周退再書

姚錫鈞

僕何人斯。使人疑陽五之名。詢更生之字。展誦來簡。既感既慚。僕華亭姚錫鈞也。見詢尊客遺著。僕亦無緣得窺全豹。前書兩通。乃得之友人者。其詩白華絳跗閣一集。流轉人間。久有刊本文外。越縵堂日記。刊古學彙刊中。上海國粹學報社中可得。其餘零縑斷楮。收拾無聞。憶某公集中。言尊客有舊著數帙。頗歸其高足雲門之手。雲門久居屏藩。位尊少金。曾不以其師之一鱗一爪。公諸雅林。人方以魏收之竊疑之。亦不審是否爲文爲詞也。僕孤陋。又性不樂搜攷。承殷殷之厚。而無以答。不任悚惶。拙集向不災梨。往歲客京師。林五浚南約齊。以詩百首。付之剞劂。定名大學二子集。寫本已成。會事起倉卒。此集亦雜車塵馬矢中。同歸於盡矣。附白。錫鈞頓首。

答吳澤庵書

姚錫鈞

大致敬承。殊無以副。不佞少丁憂患。苦意疲形。雖復堅持。所得已尠。文辭竊所酷嗜。茲迺廢置。有同隔生。蓋知安交養者。莊氏之息生。夸實相損者。左書之小病。故

知至人不爲擇言。涉世難于濬智。斯可慨也。足下屏居絕世。刻意過人。以名山之時。理名世之業。若茲所得。過僕遠矣。而虛懷求益。慤懃至此。有諸中者。不必形諸外。詎不然哉。商兌會成。立鳳石鈍劍。實任其勞。猥以不佞。備名發起。多事卒卒。未有建明。間惟竊思。國學之作。貴得真傳。本非市廛買菜之謀。詎有道途強同之意。闐然真詣。無事張皇。伊川之勉門人。尊所聞。行所知。可矣。評議確切。藉作發揚。激勵所在。亦則不廢。至于遼東進豕。野老獻芹。舊有所聞。尙待商榷。傍及子史。竄涉百家。都爲分條。具之別紙。偶緣來教。輒白所憶。惟鑒不盡。鵝雛頓首。

與柳亞子書

姚錫鈞

亞子先生我兄侍者。書來敬悉起居無恙。佩宜夫人無恙。朋舊零落。我輩猶得時通書問。如觀光采。良慰良慰。此間不乏通人。苦少文學之士。就有一二。強半牽於世故。跋前疐後。暇晷無多。以終不得能共清譚者。獨居誠爲悶損。頃從人求得諸子。又各家之書十許部。又購得內典六七部。士不可得友於今。則求之於古。愚張

思光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之言。又啞然自笑也。近作詩亦不甚多。率可三十餘首。其間半屬五古。鈔錄良艱。緩日另奉。今卽奉和二首寄呈。措語蹇澀。無當大雅。所謂我自用我法。亦不能強也。佩宜夫人并此頌福。鵷雛頓首。前

年太平洋解散後里居復足下之書今檢出并寄一書沈浮三年之久亦可以知僕懶矣鵷雛并識

與柳亞子書

姚錫鈞

亞子足下。手敬教承。無恙甚善。鵷今年蟄居上海。一次未到過。子美廬山真面。至今尙在想像中。悵何如也。劉三時時通書。渠到松一次。鵷亦曾到華涇一次。留六日而返。茲渠尙有書來約往也。浚南則久不通問矣。楚儉匪石兩君。近狀如何。可生似頗牢愁。記有某圖徵題。以弟處無信。故久忘其名也。弟行止回翔。至今未定。榻餓著書。久亦甘之。頗憂不繼耳。一厂有回粵之說。胡弟處書中並未說起。潮海新聞事。卽一厂楚儉介紹。遲遲至今。恐無開幕之望。極焦灼也。弟近著惟起信論。參註通論一分已脫稿。餘尙在經營中。文不多作。除子美蘭方兩集序外。尙有數

短篇詩舊所爲多七絕。茲與了公結夏幾園作七律近三四十首。頗入晚唐少變向體。繼又復其故步。敢近所作仍律爲多。而氣格如出兩人矣。三四月間。刻意學詞。共得百餘闕。有弟子某爲代錄二三十首爲一卷。餘稿三卷。合詩稿二卷共六卷。弟行役有期時。當并奉呈。閒居則藉此自遣。不能一日離也。一笑。卽候儼安不一。鶴上。

與柳亞子書

丹陽 姜可生 杏痴

亞子足下。別後數月。正在馳想。忽奉手章。快慰奚似。子美集行將刊行於世。論歌辨舞。如此生涯。吾儕今日之感慨。爲何如也。陸郎天生俊逸。與凌憐影堪稱江東二難。極一時之盛。凡有耳目。靡不傾倒欲絕。復得足下品題。萬古山河。屬此人矣。弟居此不聊。官場臭味。薰染鬱蒸。竟日爲之腦昏。况天地榛莽。事不如意。杏花憔悴。梅影參差。中夜徘徊。愁腸寸寸斷耶。詩久不作。作亦不佳。日惟痛飲。飲必大醉。醉則痛哭。書來皇遽。莫知所爲。竊前句聊以塞責。知我幸勿罪我。新舞台火後。馮

郎又似浮萍。秀氣所鍾。造物亦忌。可爲長歎。足下何日止滬。迴憶客歲江樓聚飲。商訂春航集時。興至豪也。曾幾何時。江南江北。故人千里。能毋黯然。弟萬慮灰冷。頗懷世外之想。大江中流。焦山之巔。有袈裟頂禮者。殆弟之結局。反顧世間。芸芸衆生。如狂如醉。抑何可笑。尊箸殺青。惠我一冊。曩主生活日報筆政時。陸郎嘗造訪。適以事出相左。惆悵至今。見時乞代達哀曲。甚盼甚盼。萬緒潮湧。不盡欲言。珍重珍重。杏痴弟姜可生空首空首。

與柳亞子書

姜可生

亞子老哥左右。淫雨浹旬。春寒料峭。幽居消灑齋頭。坐擁羊裘。瑟手縮脚。狀絕可憐。昨晨推枕起。晴曦當窗。沉鬱之氣。旣爲之一舒。更聞荆扉剝啄。綠衣郵使。賫來手牋。展誦回環。恍與我亞子故人歡談促膝也。夜來讀社刊十五集。遠聞魚更三躍。尙不寐。曼殊上人。自甲寅初冬一別。耿耿于今。觀其致足下書四通。不禁神往。屯艮先生屬題紅薇感舊記。迄未報命。惶愧萬分。孱軀畏寒。一事不能做。容天氣

稍和。當郵寄不敢辭。屢欲通訊。輒以愁苦縈心不果。弟實最念紅薇也。一厂偷重到春江。相見或有日矣。今日乘暮。偕姊丈孫君三姊靜宜放棹孤山。紅梅方酣。素梅則蘆落垂盡。阿棠妄人。愛憎乃與常人異趣。所遇既乖。何止替名花隕涕已耶。於時天忽降雨。如助余感泣。徘徊巢居閣上俯視。則足下爲馮郎香塚題名碑在。目益念足下不已。歸成一詩。寫寄乞和。馮郎不來。湖上舞臺。黯然無色。嗟乎。子美羽化經年矣。弟卒未能爲一文一詩哭之。卽所懷之凌憐影。數過海上。輒爲他事所厄。不獲一觀。惟時聞闌闌小人。妄讚無賴惡伶。查天影張嘯天輩。如何搔首弄姿。如何失魂落魄而已。人之無良。一至于此。尙復何言。前函所述之仙伶李痴佛。頃得夢羽書。謂某日之夜。登臺鼓琴。求凰一曲。神與古會。此何等事。而痴佛得心應手。阿棠不獨美其姿。兼許其技矣。乃見時事新報文苑欄。有署名心玉者。撰一劇評。醜詆而痛詈之事。之真僞不可知。獨不令人懊喪欲絕耶。春間雅集。約在何時。弟當走滬上。與足下握手。並同來西泠。何如此間友朋絕少。社友丁展庵君。曾

同學神州大學。惜未相識。林秋葉君。神氣豪邁。讀其詩。想其人。豈在此間軍界耶。陳微廬。越流兩君。當亦久客杭州者。李息霜君。可丐其墨寶否。社刊十一十四集。弟處均缺。能各寄郵否。三子游草已拜讀。太一叢書。則於夢羽處見之。弟尙無有也。弟尙太一。相見雖晚。心甚儀之。碧血忠魂。旣悲逝者。龍鱗虎口。更愧餘生矣。臥子力山。揮孫小柳。均時通消息否。屏子殯其先人。事後始聞力山言。胡不我告耶。寒檠聽雨。意興蕭然。失意書生。視山水爲性命。老天胡厄人太甚。餘再白。佇望還雲。珍重千萬。佩宜嫂氏無忌賢姪多祉。正月廿五夜。阿棠寄自臨安。

與柳亞子書

姜可生

亞子足下。雁字久沈。時用爲念。維起居健勝。拜禱拜禱。弟五月下焦峯。遄返里門。江日生烟。天風流火。鬱伊之氣。充塞四大。芸芸衆生。盡爲熱客。足下何以遣此也。弟科頭跣足。草堂默坐。時暢玄機。人亦云云。我復爾爾。蓋傷心之極。轉覺平澹耳。間作詩詞。並及小說家言。言爲心聲。有感輒發。非好自刻劃也。生活日報閉歇後。

同人星散。更不知何以爲生計。良用浩歎。揮孫仍去哈濱。主政遠東日報。曾通訊否。奉上詩詞如于首。乞與今年載見生活者。檢交南社。剗刷。並希指謬。勿叩。儷社。可生頓首。

與柳亞子書

姜可生

亞子好友如握。前月奉去一書。詩詞如于首。迄無覆音。吾子非健忘者。得毋爲洪喬老人誤耶。昨晤力山。道及足下屢從鯉書訊。走踪跡。爲之憮然。益信曩書之未達也。走鄉居月餘。寂寞寡歡。頰首玉關。鏡圓何日。五中俱裂。呼籲無靈。江文通云。人生到此。天道寧論。嘅念時局。默察人心。市虎攫人。豺狼遮道。人道滅絕。違言天道耶。走性落落。難與人合。進不能共賢士大夫謀邦國之利病。退不屑就冬烘先生談朝野之習俗。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天地棘荆。手趾繭縛。蠅蜓嘲龍。鸞鳩笑鵬。固所料也。南社九集十集。于尹皆處見之。楚儉人菊。自生活停刊。寄跡何所。甚以爲念。匪石聞將新剗一報。末路生涯。自走視之。蜀宇秋蛩。一片血淚。轉不能

下筆着一字矣。歐洲大陸戰禍已開。人生今日如臥積薪。厝身火穴而未知也。愁緒萬端。從何說起。每當悲憤填膺。輒求一死。不則披緇剃度。蕭寺終身耳。日內尙有武陵之行。覆暫寄丹陽商會。詩數章伏希惠存。曩載生活報零緣斷楮。尊處爲留一二否。臨書悽惶。萬乞珍重。佩宜夫人無忌公子無恙。弟可生叩首。

與柳亞子書

姜可生

亞子吾兄如握。丹陽郵寄兩書。投否。走廿三日來滬。假寓白克路修德里蘭陵鄭仄塵家。翌日晤匪石景瞻。遂有南社臨時雅集之召。走且稽留數日。再去南田。今晤屏子。且審足下近狀。想秋月西窗。霜毫振落。不惜嘔盡心血。爲吾徒評點詩文。功德匪淺。感荷感荷。曩寄詩有云。黃花如有約。一酌散千憂。足下其趁黃花未開。煎憂以待乎。不則涼飈振木。黃花笑人。而動衰颯之感也。足下其來。走與足下別。十月矣。雞鳴風雨。每懷故人。道阻且長。音書多阻。今幸天假良緣。舊地重來。墜歡重拾。足下盍興乎。飄然來去可也。舊雨都想念。足下。謂非足下不歡。足下其亦怍。

然心動。悠然神往乎。走言窮矣。走恨不飛鳴繞越梨花樹下。而引君行。精誠所至。天眼忽開。倘亦足下所深許乎。芷畦一民。都容春江。劍華喪婦。又爲傷心人矣。恐不能來。春航曾一見。渠演改良。殺子報一齣。實亦無聊之極。陸郎則末由會也。如何。仄塵悲瀟之餘。惆恍若失。近爲作短長句。另紙寫奉。足下其以不傷大雅。刊入十二集否。前寄諸詩。並登甚盼。楚儉未逢。人皆笑我不做和尚。我已覺不做和尚。便是和尚了。足下云何。書至此。頭目昏暈。若大病將至。生死未卜也。足下其貯淚以待。臨楮悽惶。不盡欲言什一。即頌僂祉。弟可生叩首。

與柳亞子書

姜可生

亞子足下。飢驅南粵。忽忽兩旬。讀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句。黯然神傷矣。人情詭譎。吾道益孤。行將飄然引去。征人萬里。轉類飛蓬。繞樹林鳥。悲鳴惻惻。關山難越。目斷白雲。王子安到此。時耶命耶。足下素心。何以療我。一厂寄來一書。並詩數章。詞氣憤懣。謂將歸去嶺南。不知相見何日。愈使我頓足痛哭。竟無言

以慰知己也。神思奮亂。草覆一庭。想已找到。匪石處亦付書與詩。迄無報章。足下
盡向取閱。中秋盛會。弟不能來。此甲寅一年中。會面無緣矣。奈何。伏處萬山間。氣
爲之塞。蓋峻岬懸厓。不能攀援以登。望海舒嘯。海風時起。屋瓦震動。近則秋雨初
下。落木蕭蕭。一過張蒼水祠。破壁斷垣。荒涼滿目。同社王漱巖氏嘗遠寄聯句云。
南嶽聽猿。海水不枯皆舊淚。中原逐鹿。河山無恙又新亭。歎其切當。然屋宇湫隘。
僵僂而入。蛛絲障眼。鳥矢盈庭。何從張掛。弟亦成一詩一詞。詩在一厂處。詞另紙
寫呈。尙祈拍正。愁緒滿懷。擲筆稿臥。伏維珍重。一厂楚儉匪石。景瞻佩忍。樸安寄
塵宗良劍。華蘭皋芷。畦一民諸友。見時爲道相憶。桂子飄香。月輪剛滿。必多佳趣。
示我一二。以當同遊。如何。南社十二集殺青。速寄一册。此間交通遲滯。一往返輒
廢旬日也。九月初歸里。道出春江。屆時足下能留彼否。餘不白。即頌僊祉。弟可生
頓首。仲秋三日。

與柳亞子書

姜可生

亞子足下。書悉。近填小詞四闋。贈子美憐影。錄呈乞采登子美集。一時瑜亮。江東二難。並及憐影。想亦吾子所謂然也。近狀悒鬱。無以告慰。行將長埋黃壙。碧草中。千里故人。無復相見期矣。同社胡石予君。其人何似。聞善繪墨梅。足下願爲我媒。丐得一幀否。昔彭雪琴眷杭州名妓梅仙。後梅仙死。彭氏嘗誓畫十萬梅花。以誌終身不忘之意。可想慕彭氏爲人。而所遇復同。獨恨不能工畫事。且所戀之梅影。猶在人間。黃金作崇。好夢如雲。世少黃衫客。李益終爲薄倖人耳。石予先生。倘不我棄乎。則我死後也。留得一段傷心史。不讓彭氏獨步。可命繫一髮。死期迫矣。足下其速有以報我。闕樸庵鵝雛一厂。諸子題辭。如登衆香國。滿體芬馥。又似梯青雲。見月宮仙子。翩翩作舞。子美集誠無美不備。第未知出版何時。可有生之日。獲一見及之否。是不可知矣。嗟嗟。社弟姜可生。杏痴空首。

與周人菊書

姜可生

人菊足下。里中瀕行。捧讀惠箋。肺腑之言。情同骨肉。茫茫天地。誰是鍾期。况流水

無窮。秋山無盡。人情反覆。亦有難言。想足下常揮柱。停絃。追伯牙。惟恐或後也。其時玉人牽袂。別淚洩瀾。弟掩面揮鞭。此情何已。重陽雅集。與會者不滿半百。亞子復因病不來。天上寒星。寥落可數。益足長歎。本擬旋去虎林。祇以稿務叢脞。小住春江。今已脫稿。行去西子湖畔。作烟霞吟侶矣。前書垂詢所苦影事。已略述於拙作劍膽簫心說部第二十五六兩回。率爾操觚。不盡萬一。姓氏年月。又復僞托。故示迷離。足下他日。當可見之。弟命嗟蛄螻。身比蚍蜉。槁木寒灰。心死亦久。近益縱酒自戕。早棄此臭皮囊去也。風淒雨苦。過了重陽。把筆魂銷。伏惟垂察。珍重千萬。不宣。弟可生再拜上言。

與洪白蘋書

吳江柳棄疾 亞子

白蘋足下。弟住申五日。觸處生悲。雅集事了。卽來杭州訪春航。稍舒積鬱。然黃壚之淚。不以歌舞而遂輟也。在申鹿鹿。爲社中料理一切。日不暇給。竟未遑赴平江公所。一視子美遺櫬。記定公句云。禳得三生幽怨否。許儂親對玉棺眠。今日咫尺。

之遙。緣慳一哭。每念曹孟德車過腹痛之言。吾負子美于地下矣。奈何奈何。七日惠片寄申者。昨始由屏子轉到。寄梨片尙未見。大約弟二十外歸里。必可拜領也。攝影事當與屏子圖之。在杭連夕觀劇。若非此不足以自遣者。昨偕春航及陳慮尊仲觚梨夢越流丁不識展庵林秋葉王清夫吳仲輝龍小雲陶天演諸子。泛舟湖上。飲酒大醉。醉後忽及家國事。遂撫膺慟哭。襟袖俱溼。人謂阮嗣宗豈恨窮途。羊長史自悲亡妾。君一副眼淚。當爲子美灑耳。實則淚從何來。我亦不自知。唯覺對此茫茫。百端交集。雖欲不哭。又胡能已哉。哭罷思遂縱身入西湖。效屈平抱石故事。惜爲友人所阻。否則乞貌風鬢陪祀我。他生來作水仙王。或當于白蘇和靖間。容我一席之地也。勿復卽頌起居。弟棄疾頓首。五月十五日。

致馮君木書

慈溪 洪允詳 巢靈

君木足下。自君木挾疾去滬。僕日夜疑君木且死。君木竟不死。蓋天之以形骸梏君木也。不肯倉卒宥之。可謂慘矣。昨過叔申處。見君木書。知於近日斷髮。此舉大

快人意。蓋我輩斷髮與時流不同。彼效歐風。我遵佛制。娑婆濁世。無復可戀。衆生煩惱。不忍見聞。久欲爲僧。累於世法。斷此霜絲。俾異日出家時。病妻痴女。不能牽輓。茲足欣耳。足下之書。乃曰恐爲功令之奴。先自解脫。此種見解。亦復自關蹊徑。然能并此耿耿孤懷。而能脫之。則尤近於道矣。懶殘和尚。何暇爲俗人拭涕。吾自猖狂妄行。與天爲徒而已。天嬰東西奔走。勤於孔墨。僕嘗心閱之。郭林宗棲棲皇皇。不遑寧處。殆非申屠子之所能解。叔申依劉。時有登樓之感。君誨避秦。恨乏垂髻之子。彼皆天之戮民也。天仇屬文。日能萬言。金戈鐵馬。萬里橫行。此才不減韓非。五蠹六蝨。歷詆當世。孤憤已甚。恐其不能永年。則與吾子同病耳。當彼挾瑟而來。正君焚硯而去。尹邢避面。亦一佳談。與我邂逅。乃如兄弟。夙緣所在。不自知也。然僕以豬肝之嗜。有累安邑。近已決去。此間公孫伯珪曰。天下事非吾所能了也。吾意亦同此耳。數載以來。手散五千金。而俠子稀於邯鄲。清塵謝於灤上。取次花叢。亦復懶顧屠沽之游。渺無意焉。行且與我君木燒丹霞之佛。以禦歲寒。吃趙州

之茶以解宵渴。明月在天。吾言不誑。允詳白。

與柳亞子書

涇縣 胡韞玉 樸庵

亞子足下。不通音問久矣。上月返皖。途中備嘗檢查之苦。又復受鄉民之侮。行路之難。至于如此。荆棘遍地。豺虎載途。韞玉得辛苦達海上。幸矣。十集出版。親亡友像。不覺今昔之悲。檢點敝篋。得仲穆遺書兩通。粹然儒者之言。以斯人而不容于今世。他尙何言耶。久欲以詩文哭之。而慘不成聲。盈天塞地。悉是可哭之事。將從何處哭起也。蟄居無聊。時以古人筆記下酒。分類摘錄。居然成帙。昔黃九烟寓杭。爲坊人著稗官書。呂晚村寄以詩云。聞道新修諧俗書。文章賣買價何如。韞玉當窮愁時。幸能以此易買酒錢。日日痛飲。醉後復抄。抄後又醉。悲歡俱不自知。翻覺天地間甚寬也。日來生活。如是而已。不復更作詩文。蓋不欲以多愁之心腸。牽惹無窮之感慨。昔人所謂欲哭不能。惟有一笑。我輩生當今日。除飲酒外。不復有事業。除作稗官書外。不復有文章。仲穆惟不飲酒。不作稗官書。日以中國不亡。吾學

大昌言之津津有味。然而仲穆死矣。海上飲酒而不作稗官書者。佩忍匪石。作稗官書而不飲酒者。寄塵。楚儉日日飲酒。日日作稗官書。近與老伶孫菊仙談清官事。興復不淺。當有佳稗官書出現也。若韞玉惟有抄舊書易酒而已。惟此段公案。不可不令亞子知。韞玉書成。亦不可不有亞子之序。亞子其許我否耶。謹請儷安弟胡韞玉上言。

與方秋士論毛詩段借書

胡韞玉

秋士社兄惠鑒。前日晤談甚樂。淳穆之氣。令人心佩。昨在友人案上。見國學雜誌一冊。讀尊箸小學兩種。欽服莫名。惜未見全璧爲恨耳。毛詩用字。段借居多。尊箸攷證精確。洵爲毛之功臣。古時字少。每段字以用之。後人習其段義。忘其本義。或且用其段字。忽其本字。徵之許書。觸目皆是。例如段証爲證。而証之本義亡。段配爲妃。而配之本義亡。段瑣爲貧。而貧之本字亡。段漏爲扇。而扇之本字亡。毛雖好用段字。傳中往往以正字釋段字。如公侯干城。傳干扞也。扞卽干之正字。綠竹如

簣。傳簣積也。積卽簣之正字。其人美且偲。傳偲才也。才卽偲之正字。八月斷壺。傳壺瓠也。瓠卽壺之正字。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往時頗欲成毛詩段借攷一書。祇以學殖荒落。起意輒輟。今讀尊簣。當從此閣筆矣。惟尊簣似尙有漏者。中葺之言。葺當是籜。樹之榛栗。樹當是封。伯兮。竭兮。竭當是趨。心之憂矣。憂當是慝。因未見全書。詳略當有體例。段玉裁詩經小學。亦不全釋也。弟本孤陋。見聞更尠。膚淺之言。祈有以教之。弟韞玉謹白。

與高吹萬書

胡韞玉

吹萬先生左右。久不通問。思之彌深。春樹暮雲。無任翹結。飢來驅我。遠走閩疆。有疚初心。輒爲邑邑。先生高蹈海濱。寒隱自樂。閉戶著書。聚徒論道。悠悠歲月。以視韞玉之奔走塵寰者。譬之白雲在山。依石而止。紫萍在水。遇風而飄。自愧塵俗。愈慕清高。日月易邁。修名不立。駒光如矢。勞人愈甚。比年以來。學術日荒。志氣愈放。浮游無據。操持不存。清夜平旦。偶一見心。雜念紛縈。隨歸鳥有。螢光石火。不能久

明。水動輒混。理固然也。方今之世。晦盲否塞。新舊混淆。是非迷惑。用之于政。皆非適宜。歐美唐虞。徒爲世病。揆厥所由。患中于僞。口堯舜而行桀紂。心盜跖而言孔孟。相高以詐。相競以權。相欺以術。相餌以利。誠意不孚。人心分裂。禍亂時起。岌岌不可終日。洪水滔天。後患方大。振而救之。斷非功利之說。足以挽江河日下之風俗。而大爲之防。孔學之精。在于日用事物之常。習齋刻苦。足以上追周孔。而無穿鑿空疏之弊。宋儒雖迂闊。究視漢儒爲純。張邦昌竊位。不聞有頌功德者。四十八萬人。劉歆揚雄之徒。飾經術以助莽。真周孔之罪人耳。今日爲學。當法習齋身體力行。以求六府三事。庶足以上富國而下利民。次者取徑宋儒。飭修私德。而亦不失爲狷狷自好之士。韞玉早歲誦法程朱。出遊以還。涉獵西漢。又以餘力略治今日之所謂政治學。見異思遷。未有實得。至今尙無有立根腳處。忽忽已三十九歲矣。欲捐去各切。專精一學。因受外界之感觸。以致迷于趨向。惑于辨別。茲略定徑途。以自鞭策。未知是非果不謬于冒理。先生涵養功深。而又無世俗之累。志氣清

明。是非立斷。幸爲韞玉一正之。若獲賜教。將繼此更有論列焉。弟韞玉謹白。

再與高吹萬書

胡韞玉

吹萬先生左右。頃奉手教。回環雜誦。至于再三。蓋所以詔弟者。不僅在筆墨間也。贈序一首。拈一誠字。極中當世之病。而致誠之道。有門徑。有次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制其外以養其中。習之已久。自不移于世俗。如舍禮言誠。則浮游無據。心雖爲一身之主宰。心不可見。見之于視聽言動之間。視聽言動一據于禮。此可謂操持也。操則存。舍則亡。無形之操持。不如有形之操持。爲可見。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豈好爲是矜持哉。誠以游移于外。卽游移于中也。或曰。外貌矜莊。中心詭詐。古今僞人。往往如是。致誠之道。當嚴之于心。心誠則發于視聽言動者無不誠。此論甚高。所謂明心見性之談。揆之實踐。似不如卑無高論者之有把握。董子有言。由勉彊以致自然。彼外貌矜莊。中心詭詐者。果始終無間。則詭詐之心。必爲矜莊之貌所化。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此外可

化中之明證。間嘗論之。此輩作僞者。當其矜莊時。未始不出于誠之一念。乃操持不堅。旋爲詭詐之心。所戰勝。曾子至啓手足時。始知其免。甚矣操持之難也。古今兩截人。大半由于操持之不能到底。古者君子禮樂斯須不去身。誠恐禮樂去于身。卽道義去于心。制外養中。當是致誠之一道。弟質愚魯。所見未免拘泥。祈先生更有以進之。南社雅集來滬否。國學叢選囊現正繕寫。稍遲當寄上也。弟韞玉謹白。

與于右任論三體石經書

胡韞玉

前讀太炎先生與先生論三體石經書。竊驚喜數千年瓌寶。復見於世。嗣晤先生於酒樓。先生云。太炎尙有考證七千餘言。於文字學極有發明。比時深以未見太炎之考證爲恨。先生允爲代索。而侈錄匪易。後晤張君季鸞。知太炎原稿。現在汪君處。將披露於華國。然則距快讀之時不遠矣。頃由陳君巢南。從先生處得三體石經六紙。取而讀之。再爲參校各書。覺太炎與先生書中所論。韞玉有不能苟同。

者。謹爲先生陳之。太炎云。今碑石皆中斷。每面十五行。每行祇三十餘字。就本經文字對質。原石一行當有六十字。(中略)當得三百餘石。韞玉按水經注云。石長八尺。廣四尺。以今拓本驗之。長廣皆僅得半。是今碑石。不僅橫斷。且直裂矣。每行六十字。以經文排比求之。誠爲不誤。八尺之長。得六十字。則四尺之廣。至少當得三十行。或三十行以上。斷不止十五行矣。即今拓本六紙之內。兩張十六行。一張十七行。不知太炎何所據。而云十五行也。十五行之說不可信。則三百餘石之說。更不可信矣。惟魏石經枚數。究竟若干。據洛陽伽藍記謂二十五碑。太平御覽五百八十九引西征記謂三十五碑。水經注穀水篇謂四十八碑。各書多少懸殊。知必有佚失之碑。各人皆據所見而言。故不合也。茲假定爲每碑三十行。每行六十字。仍本太炎之法。以尙書春秋左氏傳三書字數。核計碑之枚數。尙書計二萬四千五百三十八字。春秋計一萬六千五百六十一字。左氏傳計十七萬八千三百九十四字。共計二十一萬九千四百九十三字。以三因之。得六十五萬八千四百

七十九字。每碑三十行。每行六十字。計一千八百字。表裏每碑共計三千六百元。以約尙書春秋左氏傳三書字總數之三倍。得一百八十三石。不僅與太炎先生所謂三百餘石相差甚巨。卽與伽藍記西征記水經注所云相差亦巨。惟魏三體石經有左氏傳。始見于舊唐書經籍志。與唐書藝文志及蘇望所摹。論者謂左氏傳當未刻竟。或僅刻至桓公。若據是說。則與水經注之四十八碑不相上下。此說雖無確證。然頗爲可信。蓋縱有散佚。未必如是之多。姑存其說以合鄙說。可也。太炎云。此經古文形或詭異。有不可盡知者。（中略）皆合於說文。魏略稱邯鄲淳善許氏字旨。是其徵也。韜玉按太炎以三體石經爲邯鄲淳所書。不知前人早已否認。顧氏炎武石經考。據衛恆書勢決非淳書。馮氏登府石經考異。據晉書魏恆傳決非淳書。乃恆祖敬侯所書。萬氏斯同漢魏石經考。據胡三省通鑑注云。魏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言元嘉元年。度尙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謂淳所書非也。此證最爲有力。太炎先生認邯鄲淳所書。僅據魏

略。未徧核各書也。太炎云。夏字作𠄎。從日疋聲。說文未錄。夏本訓中國人。非四時字。此字從日疋聲。乃四時之正字也。韞玉按說文夏之古文作𠄎。玉篇變爲𠄎。與三體石經之𠄎。不過繁簡稍異耳。晉書衛恆傳。謂正始立石經。轉失淳法。魏書江式傳。謂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稍異。此𠄎字雖不可目爲失淳法。當亦在稍異之列。未必卽四時之本字也。卽云是字形聲。合於六書之旨。亦早見於集韻。及存父切韻。與六書統等書。無俟三體石經出土。始發見此字。至多不過爲集韻各書之𠄎。證明非俗字已耳。以上韞玉對於太炎先生致先生書中。不能苟同者如此。太炎先生之考證。尙未得讀。不敢有所論列。至韞玉之意。以三體石經之出土。大足以增長汗簡之價值。若謂于文字學極有發明。韞玉之愚。尙未見及此也。又清光緒間。洛陽曾出土三體石經一塊。濰縣估人范某。得之某村路旁茶肆。其面字迹。筆畫已模糊。背則字迹顯然。以五千錢得之。轉售諸黃縣丁氏。觀其拓本。卽此六張內尙書君奭篇之下半段。

惟裂斷處。與此處不甚脗合。亦一疑問也。以上所論。是否有當。祈有以教之。先生若晤太炎先生。請以韞玉之書。轉爲就正。諒太炎先生必更有以益之也。十二年八月十一日。

三體石經所書。係孔壁古文。據僞古文字數以推算碑數。實無根據。予自知其誤。見與太炎書。及三體石經跋尾。將刊于彙編第二集。茲先附記于此。

答某君論等韻書

胡韞玉

獲奉惠書。歡喜無量。等韻之學。弟雖肄業及之。然所得極淺。未足承高明之謔。姑舉所知者。與足下商榷之。韻之分等。古人謂之呼法。卽合開撮齊是也。合口之音。自外而入。開口之音。自內而出。合口之副音爲撮口。開口之副音爲齊齒。韻之四等。以洪細辨之。以開合言。開細而合洪。以正副言。副細而正洪。所以合爲洪。開次之。合副爲細。開副爲尤細。等韻諸書。大概用開合正副之名。潘次耕未直用合開撮齊。最爲的當。一三三四等者。卽由合開撮齊而分也。以常例論。合口呼爲一等。

開口呼爲二等。撮口呼爲三等。齊齒呼爲四等。但驗之等韻諸書。合口呼亦有二等。開口呼亦有一等。撮口呼亦有四等。齊齒呼亦有二等。於是正例之外。又有變例。然而開合兩呼無三四等。齊撮兩呼無一二等。畫若鴻溝。絲毫不容通假。此驗之音韻闡微諸書而可見者也。一二等與二四等之分。較然可辨。至於一二等之互相出入。三四等之互相出入。自來列等韻者。皆未言其故。竊謂聲音之理。聲有清濁。韻有陰陽。聲之清濁。茲不具論。論韻之陰陽。與分等有關係。同一合口之呼。有彎溫官昆之分。彎官陽溫昆陰也。同一開口之呼。有安恩干根之分。安干陽恩根陰也。同一撮口之呼。有淵氳涓君之分。淵涓陽氳君陰也。同一齊齒之呼。有焉因堅巾之分。焉堅陽因巾陰也。以韻理言。本合開撮齊爲一二三四等。每等又分陰陽。共分八等。庶乎有條不紊。惟是列等韻者。均未及此。而每等之呼。實際上又有分別。於是一等與二等。三等與四等。互相出入矣。茲以上舉數字。驗之音韻闡微。彎爲合口二等。溫爲合口一等。官昆亦皆合口一等。安恩皆開口一等。干根亦

皆開口一等。淵爲撮口四等。氳爲撮口三等。涓爲撮口四等。君爲撮口三等。焉爲齊齒三等。因爲齊齒四等。堅爲齊齒四等。巾爲齊齒三等。若以陽韻爲細。陰韻爲洪。則合口呼彎温之分等。撮口呼淵氳涓君之分等。齊齒呼堅巾之分等。極合韻理。以此例推之。則合口呼之官。開口呼之安干。皆當爲二等。齊齒呼之焉。當爲四等。因當爲三等。若以陽韻爲洪。陰韻爲細。則齊齒呼焉。因極合韻理。以此例推之。則合口呼之彎。當爲一等。温昆當爲二等。開口呼之恩根。當爲二等。撮口呼之淵。涓。當爲三等。氳君當爲四等。齊齒呼之堅。當爲三等。巾當爲四等。自來言陰陽韻者。大概謂陰洪陽細。今將上數字以口呼證之。又似乎陽洪陰細。惟此事必將等韻所列之字。一一求之。觀其結果。方能判斷。僅舉彎温官昆安恩干根淵氳涓君焉。因堅巾十六字。不足以定論也。惟陰陽之說。果不謬。則等韻家所分之等。其一二等之出入。三四等之出入。卽有未盡的確之處。蓋陰陽二韻。無論以何者爲洪。細。其所分之等。皆有參差故也。於是知古人分等。以合開撮齊爲標準。而合開與

撮齊之洪細。辨之頗易。故一二與三四等。從無錯出。至於各呼之洪細。未有標準。故一與二三與四。遂有相亂之等矣。此理勞乃宣已經發明。而言之未暢。因足下之詢。輒論如右。使更進於此。而商榷焉。則等韻學之幸也。

答程善之書

胡韞玉

善之先生足下。別來已近十年。雖未一通音問。而思慕之忱。無時或已。日前奉讀手畢。並入新南社書一紙。敬悉起居無恙。所論整理國故。實獲我心。而稱道過情。彌增內疚。屢欲裁書奉答。迫以賤事。以致稽遲。罪甚罪甚。弟自與先生別後。曾浪跡閩海。乞食金台。一登傀儡之場。思展平生之學。乃橫流方肆。焉用寸土之防。大廈已傾。豈是尺木能救。飽更世變。壯志全銷。經慣時艱。雄心自戢。伏處滬上。又七年矣。忘匹夫興亡之責。懷獨善其身之樂。是天地間一廢人也。而先生以安吳學派獎之。幾何不令人愧死耶。惟是詩書之緣。似尙未了。寺鐘方動。時或篝燈。市聲已寂。竟忘掩卷。拾許鄭之墜緒。尋江戴之流風。而亦不廢程朱。偶事王陸。漢宋兼

修。文哲雜互。並時泛覽域外之書。留心自然之界。恍然悟學問之事。後勝於前。求其形迹。約略可觀。特迂儒拘執。未敢公言耳。考據之學。始於東漢。去古未遠。信而有徵。至於有清。參互鉤稽。條理加密。論其方法。似出漢上。近年以來。地質開掘。而未已。古物日出而不窮。律以科學之格式。加以猛進之精神。不僅燉煌之書。可校經史。殷墟之甲。可證文字已也。哲理之學。始於周秦。作者雖聖。思想未周。僅闢其端。未竟其緒。至於有宋。感於佛理。用之儒書。冥默會時。有精言。祇以門戶太窄。未能包容。名教之觀念過深。迂腐之積習難化。若略形式而論精神。思想之完密。似非周秦諸儒所能及。近今歐西哲學。源源而來。縷析條分。各有系統。吾國哲理。精深之處。雖常過之。若論周密。尙或未遑。假其方法。爲吾董理。不僅人生之觀。超出於世界。或者宇宙之論。亦遠過於梵書也。區區之見。竊不自諒。欲持此爲國學之整理。而學識未充。精力不繼。僅能以初步之排比。爲整理國學之門徑。卽本此意。發行國學週刊。爲聲氣之應求。出版以來。已屆四月。既不聞嚶鳴之和。亦未有

責難之加。或者比於敷淺之談。列之無足重輕之數耶。謹由郵局附寄全分。請先生於授經之暇。一賜披覽。進而教之。是所望也。程君松藤。不知蹤跡。西域記今釋。亦未見出書也。十二年八月十六日胡韞玉白。

答人問小學書

胡韞玉

合體象形之名詞。殊不的確。惟自來治說文者。其界說皆涉稜模。國學之短處。卽在於此。嘗思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蒼萃衆說。斷以己意。定一比較的。確之界說。人事卒卒。尙未遑也。戴氏東原轉注之說。見於與江慎修書。段氏懋堂承之。注說文解字一書。一本戴說。轉注之說。各家紛歧。迄無定論。弟之所以宗戴氏者。非謂戴說的確不可移。惟以戴說推之。其窒礙視他家爲少耳。（論轉注另有專書）聲讀始於王聖美。沈括夢溪筆談云。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爲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所謂右文者。如堯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貝之小者曰賤。此卽聲讀之權輿。惟聖美是否成書。則不得而知。聲讀之名。在當時亦不

著江氏沅說文釋例。段氏序之云。東原師既沒。乃得其答。予論韻書後。附一條云。諧聲字半主義半主聲。說文九千餘字。以義相統。今作諧聲表。若盡取而列之。使以聲相統。條貫而下。如譜系。則必傳之作也。頻年雖爲之而未果。歲乙丑乃屬江子蘭譜之。觀段氏述戴氏之言。則是聲讀之例。王聖美而後。當爲戴氏。至於與苗氏夔先後爲聲讀者。嚴可均有說文聲類。姚文田有說文聲系。戚學標有漢學諧聲。張成孫有說文諧聲譜。朱駿聲有說文通訓定聲等。諸家之書。各有不同。亦微異於王聖美。惟錢塘之說。與王聖美略同。其答王無言書云。文字宜以聲爲主。聲同則其性情旨趣。殆無不同。若夫形特加於其旁。以識其爲某事某物而已。（中略）今試取說文九千餘文。就其聲考之。其意大抵可通。（下略）嘗本其例推之。凡字之從侖得聲者。皆有條理分析之義。字之從堯得聲者。皆有崇大高長之義。字之從小得聲者。皆有細微纖小之義。字之從凶得聲者。皆有凶惡勇猛之義。字之從尢得聲者。皆有深沈陰鷲之義。字之從音得聲者。皆有深閤幽邃之義。字之

從齊得聲者。皆有平等整齊之義。字之從肅得聲者。皆有斂肅蕭索之義。字之從包得聲者。皆有包括滿實之義。字之從句得聲者。皆有屈曲句折之義。雖其間或有不能密合者。然亦略可通矣。由是言之。聲讀者。謂同聲之字。義皆相近。以聲讀之。其義卽得。例如以侖爲聲母。說文侖思也。於言爲論。論語集解。論理也。次也。於木爲楡。爾雅釋木。楡無疵。於事爲倫。禮記注。倫猶類也。孟子注。倫序也。於水爲淪。說文小波爲淪。詩傳風行水上成文。轉如淪。於絲爲綸。說文綸青絲綬也。言合青絲。辨糾之於車爲輪。說文有輻曰輪。以上數字。雖各有專義。然皆於條理分析之義相近。其他由聲得義者。不暇徧舉。孫氏詒讓著名原。謂凡形名之屬。未有專字者。則依其聲義。於其旁注以明之。孫氏之言。亦可與聲讀之說。互相發明也。

與楊白民書

涇縣 胡懷琛 寄塵

白民先生大鑑。惠函誦悉。拙輯兒童詩歌。旣入清鑑。復賜教言。感甚感甚。惟先生之言。專就德育而發。弟輯此書之本意。尙不在此。弟蓋欲藉以養成兒童高尚優

美之性質也。竊謂世界之美。在天然界爲山水風月。花木魚蟲皆括在內在藝術爲圖畫。在

文字爲詩歌。圖畫詩歌。雖非盡屬山水風月。然舍山水風月。卽無清淑幽靜之氣。

而不能令人生起澄潔悠遠之思。昔者四子言志。仲尼獨取曾點。誠以風浴既罷。

吟咏而歸。其天機流暢。胸懷豁達。固非逐逐輦紅塵中者所可比也。惟利弊相倚。

失得環生。卽就詩歌言。或者失之艱澀。或者失之悲傷。養成僻性。引起悲觀。其爲

害亦復不盡。艱澀者如宋人之詩務爲沈澁簡奧學之不善不特執筆爲文不適

如離騷如杜詩在作者處于如此之境固宜有此吐屬若夫淫靡更無論已。然凡

若此者。弟皆極力矯之。所選山水風月之作。一以優美高尚爲歸。若夫枯談道德。

自有修身教科書。在無俟弟之此輯。鄙見如此。不識有當否。先生教育大家。當能

別其是非。倘蒙不棄。再進而教之。則幸甚矣。敬復卽頌道安。弟胡寄塵手書。

與朱味誠論文書

胡懷琛

味誠仁兄先生大鑑。前日走訪。幸聆教誨。惜清話未終。而永夜已半。意多未盡。敢

再陳之。大抵文有軀殼。有魂靈。軀殼不全。是爲殘廢。魂靈一失。亦翁仲木偶之流。文之結構布置。軀殼也。而別有魂靈在焉。史家之文。事實爲魂。政治家之文。見識爲魂。文家之文。其魂爲神韻。爲丰姿。試覽古人文。左傳史記。史家之文也。治安策出師表。政治家之文也。兵家如孫吳。哲學家如莊老。其爲文亦各有魂。不僅以軀殼不殘。遂能久傳而不滅。若夫文家之文。非有以上諸家之所謂魂。而其佳者。亦能久傳不滅。則必有魂也無疑。其魂既非如上所述。吾亦難于確指。強尋之。則神韻丰姿。庶乎是矣。諸家之魂皆實。文家之魂獨虛。文家之文。所以異乎諸家者在此。所以較諸家爲難玩味者在此。而所以較諸家爲無用者。亦在此也。足下留心政法。精湛有得。于文章之道。又復熟于剪裁布置之方。軀殼既全。魂靈亦具。然是政治家之文。未可概以文家之文許之也。今人不察。徒執一文字以概諸家。惑孰甚焉。附塵拙著文則三頁。此弱冠時所爲。無所取也。姑以就正云爾。弟胡懷琛手書。

上沈師穎若書

吳江凌景堅 莘子

景堅束髮以來。遭家不造。閉門守拙。甘自墮伏。引滿瓊卮。難消愁氣。折殘丹棘。未免憂思。心已等于死灰。文豈工乎揆藻。蠹老難仙。終日惟甘食字。螢乾欲死。窮年只解耽書。末路生涯。如是而已。前此十年。兼茲萬苦。近復尋味殘編。流連故牘。往哲陳義。頗嘗究心。然文字障深。智慧力淺。動爲相縛。爲之奈何。乃舊時同學。咸以詩文相質證。什襲珍藏。復撰報章。自知燕石。難酬趙璧之珍。願作東鄰。長映西施之美。寓目一通。引爲笑柄。猶憶髫齡請業。執經左右。行文無似。深愧師門。吾師不以景堅爲不才。殷勤致意。感何可言。景堅自先父見背。家中喪亡去半。熒熒獨行。顧影自憐。埋憂無地。擁愁有屏。追思前情。爲之泣下。嗟乎。生非伯魚。早失趨庭之訓。復愧馬服。不能讀父之書。比年浪跡吳門。養疴滬濱。觚稜入夢。徒引悲懷。言念舊游。供我歌泣。逝者如斯。昔人所歎。華堂客散。倦鳥投林。不禁萬感橫生。百端交集。入冬以來。偶抱微恙。輒憶先父。毀生不可入夢。難期所幸。東江王子。慰此無聊。

剩馥殘膏。得沾枵腹。驚心時序。山樞蟋蟀之章。懷古踟躕。揚水椒聊之什。銀濤捲地。芻花草于吳宮。石馬嘶風。泣荆榛于岳墓。以是因緣。輒留題咏。深宵刻燭。走筆和之。分湖如練。丸月在林。振衣起舞。嗚嗚而歌。悼知己之飄零。惜友朋之凋喪。幽明茹嘆。古今同軌。景堅聞之。百年如日。片夢驚秋。客去文園。人亡濠上。長沙則惜誓無傳。湘水亦離騷絕響。其爲悼痛。更如何耶。如吾社周實丹。鄒亞雲。陳蛻。龔甯。太一。陳勒。生。龐。驥。子。輩。文章道德。彪炳一時。辛亥以來。相繼殞謝。寒冰鄰笛。根觸前塵。不知余涕之何從。社中諸子。不忘死友。茂陵遺稿。刊以行世。豹死皮留。人亡詩傳。九原有作。可目瞑矣。更堪痛者。三月之間。兩喪我友。雪庵不作。嘯樓云亡。顧彥先。牀空琴在。張翰興悲。嵇叔夜人去。墟存。王戎隕淚。雖馬卿屋內。尙有遺書。揚子亭中。猶餘奇字。然故紙漫漶。遺墨飄零。結習未忘。表揚尙缺。獨有後死。最難爲情。予懷莞結。寧得已乎。此際傷心。未易一一爲吾師道也。吾師寄情翰墨。寓感綈緇。南山北闕。孟襄陽感奮之篇。玳瑁金釵。鮑明遠傷心之製。凡諸抑鬱。都付詩歌。

此亦人情。詎云意表。倘能賜讀。感激無已。若有寸進。皆出師賜也。奉呈近作若干首。敬求削正。臨風寫懷。淒迷曷極。切望垂示。不勝悚惶。亞子來函。具道相念。天寒伏祈珍重。珍重。門弟子凌景堅百叩。

與柳亞子書

銅山 徐世階 希平

亞子社督先生惠鑒。曩在白門。仲穆先生處。獲讀貴社諸大著。擣藻繁富。寄託遙深。欽佩欽佩。當乞介紹入社。以事未果。僅將拙著程君小傳。送登太平洋報文藝欄。嗣承乏中華報社。晤懺華。又時譚及貴社。嚮往尤殷。旋被友人勸入戎行。以軍事執掌。又未果。詎事僅隔年。而滄桑多變。欲再入貴社。而懺華雲散。仲穆又慘死矣。讀士衡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句。得不益令人於邑耶。緬想當時。日共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析疑辨難。每至一字之爭。齟齬累日。幾反目焉。忽忽不自知其樂也。何圖一二年間。故舊零落。新知莫獲。欲再入社。且苦無人介紹耶。近在友人處。復得見南社十二集。讀先生哭仲穆二章。益愴衷悃。宇宙雖廣。幾至無

陰以懟。未識終可稍假階前地。以進而教之否耶。嗟嗟。鍾期已逝。誰識阮籍之窮途。文字有緣。敢乞尼山之教我。拙作數章附後。卽祈斧政。肅此敬頌。撰安不宣。弟徐世階頓首。四年五月十七日。

與柳亞子書

徐世階

亞子社督先生足下。於本月八日接奉手書。敬悉。並承頒玉照一幅。披覽粲然。端莊閒麗。俊逸絕俗。信乃江南靈氣所鍾。天仙化人。絕非駑馬可得齊足。還以窺鏡。蚩鄙益著。見西施而歸憎其貌。眞卽階之謂矣。猶憶日前社集初到時。課餘無事。輒掃地焚香。膽瓶供金絲桃一枝。下簾靜坐。手把社集一卷。細瞻社友雅集合影。東猜西指。蕪菁璫璫。深以不獲識荆爲憾。此纔前一二日事耳。不謂先生解人。先得我心。而玉貌翩翩。已隨尺素之箋。惠然肯來也。傳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謂惟誠可以相感。是耶非耶。昔蘇子由見歐陽公。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階不幸。生長淮徐間。習尙鄙野。其人士相晤。率以械鬪之事相聒耳。嘗避而去之。以遨

遊山川足跡萬餘里。於山則登富士山之巔。於海則見太平洋之大。然欲求一識如歐陽公其徒者。終如鳳毛麟角。不克數數覩。自仲穆先生遇害後。木壞山頽。朋儕星散。環顧身世。知交益絕。譬日及之在條。傷美人兮遲暮。自以從此煙消燼滅。寄餘生於寸陰已耳。不謂一通函後。卽荷垂青。且寄社例社書各四通。廣收並蓄。不擇細流。以屈宋淵穆之才。坐鎮風雅。庾乘何人。亦廁末坐。而向所謂歐陽公其人者。洵非先生莫屬矣。雖親炙無緣。而神交軫念。對玉容以讀大著。實卽不啻晤對一堂。果何必郭李同舟。始謂之班荆道故哉。想曠達如先生。當不以雍言爲不。然也。仲穆遺像已函託友人代覓之矣。介紹友人事。固當如教分寄。惟紅羊劫後。魚雁罕通。一俟探知。卽當轉致。或不至有負雅意也。此復卽頌道安。黃梅多雨。易悶煞人。諸維珍重珍重。弟世階頓首。六月十日。

與柳亞子書

諸暨 徐道政 病無

亞子社長足下。間者掃徑西冷。肅迓高賢。僕亦得隨諸君子後。引領卿雲。榮幸无

量當時搏戰致果。入桀爲乘。酒令五申。嚴于軍法。浮三大白。豪氣凌霄。樂不可支。曾幾何時。星離雨散。懷人蒼涼。託之瑤琴秋月而已。參商之感。烏能已已。人羨足下。期期艾艾。令人絕倒。僕以爲處無道世。何事多譚。然足下雖口吃而善箸。書僕則謂不如并書不箸也。竊本此意。爲一絕云。茂林我亦慕相如。口不能言善箸書。不若并書亦無有。韓王湖上只騎驢。足下以爲何如。足下過聽陳慮尊。謂僕詩稿甚富。勾周格桀。何異轂音。聊錄呈數首。惟削正是幸。溽暑方長。萬萬爲道自葆。不旣。徐道政上。六月一號。

與柳亞子書

徐道政

亞子社長足下。前書錄塵古今體十三首。亮入典籤矣。茲復接五月卅一號手書。盥誦之餘。汗流浹背。僕以中年幽憂。鬱不得溲。時或段管城以舒之。辟猶秋夜蟲聲。唧唧于階石之下。足下乃推爲于越詩豪。固告者之過。亦以見足下愛才之逾恆情也。主臣主臣。昔者鄉先生楊鐵厓。主持東南風騷。一時學流。くくく。鉅細

數集。若百川朝宗于海。今足下于南天騷壇。亢執牛耳。俾東箭南金。沐浴日月而生者。經拂拭而益發其光。古今人寧不相及邪。謹以序記文各一首。七律四首。俱去年舊作。別紙錄塵。惟足下筆削之是幸。梅夏可畏。千萬珍重。徐道政。上。六月四號。

與柳亞子書

宜興徐夢半夢

亞子足下。四海論交。千里如面。曩者屢承惠寄南社各集。快讀大著。豪氣邁倫。奇藻映世。柳州文品。雄視一代。幼安姓氏。上儕作者。宜乎銅琶鐵板。聲滿江東。春水桃花。魂銷塞北也。僕塵襟萬斛。匏繫一官。萍轉長途。心絲棼雜。蒼生絲竹。已入中年。綠鬢關河。漸消英氣。情根早剗。綺業都捐。庾子山之身世。飄零湖海。陸士衡之哀怨。更丁陽九。草草前塵。茫茫如夢。乃欲掉鞅文囿。重張旗鼓。與諸君子角騁壇坫。世亦有言。綆短汲深。心雄志拙。此之謂矣。老友中冷。強邀入社。復承吾子。屢函相詢。惟是年來。久不撰述。前稿蕪雜。零落殆盡。謹搜敗篋。得詩文詞幾篇。寄塵選

几。尙望有以教之也。朔風爲厲。南北多雪。諸惟葆衛不宣。徐夢頓首。一月廿八日。

與王均卿書

杭縣徐珂 仲可

均卿吾兄有道。前日劇談。以俗客猝至。未罄所懷。今以筆談續之。凡六事。幸賜省覽。一、食色性也。貪吝亦性也。貪吝至極而甘舍食色者。乃有之。則兩性不能並存。不知者幾疑其爲堅苦刻厲之人矣。二、孟母三遷。教子之術誠善。然亦足以見吾國之自昔蔑視工商。其三遷者。以孟子幼時嬉戲爲墓間築埋及賈人街賣之事。母三遷其居。至學宮旁。孟子乃設俎豆。揖讓進退。遂居之。墓間築埋。工也。街賣之事。商也。皆非母所願。非蔑視工商而何。三、日本以維新而強。吾國以改革而弱。至於女權。則反是。就今日言。日本女子之服從男子。同於昔。吾國女子之欺凌男子。乃甚於昔。四、今稱婦女者多矣。然有合於古。元姚牧庵文中稱趙提刑夫人爲楊君。見黃梨洲金石要例。五、東坡嘗言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殺人以報讐。非無故行暴也。而其子但見其殺人。不知爲報讐。於是行劫而不惜犯夫不避。此

所謂不言之教也。今之電影片。凡愛情偵探諸劇。於野合寇賊所得之惡報。非不詳盡導演。而觀者於惡報則忽之。惟效爲野合寇賊之行而已。殆亦不言之教歟。六國帑匱。官俸不以時給。部曹有鬻藝自活者。乙丑七月。客有自京師至者。謂有某部官吏挈其婦。彈唱於十刹海。張一旗。大書三行於上曰。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天下混帳。我彈子唱。此公失職不平。憤而自污。弟深羨其猶有一技。足以苟存旦夕。君謂何如。拉雜書此。以博一笑。足下明達。當不河漢斯言。祇承箸饌萬福。弟徐珂上言。

上叔父仲可書

崇德 徐蘊華 小淑

叔父大人賜鑒。屢承慰問。感激良深。淑遭變以來。肝腸寸裂。雖知徒悲無益。然此身已無意人世矣。新妹遺圖。本擬遵命奉題。奈日來神思恍惚。祇得奉還。嗚呼。淑慚道蘊。亮勝王郎。故昨晚已以詩詞畫幅焚廢。誓與此道絕筆矣。流水高山琴擲碎。伯牙從此杳知音。言之慘然。愁非處乞代寄一札。囑其速來一晤。以後正不識

若何了淑耳。此請雙安。

奉吳至父先生書

桐城 馬其昶 通伯

自其昶始學文時。受知恣莫夙于先生。開辟徑塗。不昧其原。不阻其修。其得力惟先生多。乃一旦南北分異。遂至疏絕曠遠。積十餘年之久。无一言一字得徹于左右。雖至頑薄不肖。不宜至此。蓋嘗念自古魁儒大師。奮出一時。干名采譽之士。爭自刮磨求親媚。以驚動時人耳目。所在皆能也。拔依以爲重。豈有幸焉。周旋託于平生。名氏廁諸簡末。卽百世又知其爲誰何乎。吾誠能取之于古。蹈之于躬。則形跡雖疎。君子不疎也。吾誠不能取之于古。蹈之于躬。則形跡雖親。君子不親也。故其昶自先生暨武昌先生及凡當世耆宿。皆未嘗有所請謁。獨私冀其道粗成。庶幾有可承教之一日。不幸家中替。二親繼亡。危苦患難之來。非人所堪。孤子一身。无可委謝。又先祖久殯淺土。三喪未舉。因一意攷覽形家言。廢詩書。歷岡阜。八九年于茲。幸今得數大事。而期功之親。亦捐卻明恩。都无纖介。家難旣寧。方思整

舊業。又不幸以衣食故。傭書外出。每當深夜不寐。萬籟暫寂。慨然遠想。痛吾親之不可復見。悵師友之遠睽。歲月駸駸。誠恐此事便不堪造就。必孤抱所業。俟其或成。是終不復有可承教之一日。而十餘年區區不苟之心。終莫能自白也。并時賢之嘗我愛者。且不相諳悉。而乃冀幸于沒世。其爲疏闊不愈甚乎。因謹獻其所著文二冊。又讀易筆記一冊。唯先生幸鑑其從學最早最不幸而將亡所成也。而卒賜教之。幸甚幸甚。

答蕭敬父丈書

馬其昶

得十月十九日書。並寄賜姚氏漢書平點。及醫方各一冊。忻感以媿。迫多事。又所言倉卒未可展意。遂至隕月闕不報。豈不罪甚哉。歲莫念當反里。益苦无便使候問。開春之約。恐不果來。元宵后。其昶有金匱之役。偷過皖。得因緣侍教。幸甚幸甚。伏惟吾丈垂念堯人之好。不肯疏外。辱書教以所處。謂當堅忍。家居讀書。不當外出。而重以鄉邦五六百年文獻之傳。不宜到今而絕。敦勉倍恆。又自傷久客。故平

生志業。未能悉副。嗟乎。非至竺悉。孰肯言此者乎。其昶雖不肖。其安能無慨於中也。念自小席先世遺業。入塾受讀。世事一不通曉。今乃皇皇取資於道途。吾丈謂我豈誠樂於此乎。孤露失所。芘賴摧傷。困辱之事。無歲無有。家世薄產。粥去已強半。婚嫁迫乘。丈夫不能自存。乃欲開口向人。輒自慙惡。計唯賣力傭書。猶當勝耳。幸逋負未深。一二年了此。卽歸去讀書。以終吾身。進取之事。知復有限。妄自謂少壯所業。不后於人人。猶且鑿柄而不合。它何求焉。君子之爲修也。獨有己之可力耳。其榮悴通塞乎我者。天也。吾何歉乎哉。假文術逐聲利以自私。其昶雖不肖。猶能知所恥辱。蓋天下所以脊脊大亂。皆始於士大夫之自營其私。而其末乃遂可无所不至。以是自勵。間亦以之語人。比年以來。朋游之中。多有讀書者。古者矣。至於矯然重節。概而不少。挫抑者。此其人不必皆有所勉於學。然而不學則更無可以庶幾者。故其昶於讀書者。古之徒。未嘗有所聞而不求。求之得而不相竇異者。以其在今日尤可貴也。里中舊籍。散亡殆盡。廼者稍稍購蓄。經史之大。且不能具。

從人段乞。則面有難色。或迫相追索。不終卷取去。日與仲實叔節言此。相約擇城中高處建閣。各出所藏書充其中。而歲益所未備。恣好學者之焚囓取閱。无得禁格。夫書者。聖人以詔世。天下之公器也。私焉則失其所以爲用矣。承留意搜討。掌故數十年。今將舉以相屬。謂但使書傳。不必自我出。大哉言乎。夫書之出於己者。且不必其自私。況非己者而可私邪。徒以資蠹蝕。供子弟不材者之狼籍。而豈非惑邪。塊坐獨處。多所感念。讀來書。益觸發不能遏。輒率所胸臆以爲荅。蓋其昶雖不得已於游。要其本志所存。有如此者。唯吾丈幸垂鑒之。

復張楚寶觀答書

馬其昶

前月外弟方子和來書。盛言執事佐尙書周公興學於山左。所禮致而爲之師者。皆一時名流賢士。願謂其昶粗解文術。而遽以校長之任是期。其昶誠自揣无以副嘉命。又假館貴邑李中丞家。今三歲矣。堅定后約。誼无可去。比屬子和致詞謝。再辱惠書。惓惓以宏造育之誼相勗勉。讀之益使人皇媿不敢承。蓋今天下之患

亟矣。嘗妄以爲高爵貴勢通顯之人。欲起而弭世變者。无它焉。要當以興學造人才爲至急。若士不遇者。輒曰自全。彼其身絕无意於天下可也。不能无意於天下。則當助上之人。養育天下之材。以強國而安身。外天下而獨存其身。未之有也。故大賢君子。必以天下爲量。如其昶者。不敢望大賢君子。然亦豈不欲存其身於斯世者乎。居下處卑。人莫之從。斯已矣。今有大力者。挈之提之。儼然委以賓師之重。而禮先之。猶且遜避退讓。不承焉者。何也。其身之不備。而能詔人者。亦未有也。其昶自少所學。皆符於空言。於世事一不通曉。獨好取古人。夙高至蹟之詣。潛思力探。不希知於人。人亦无過問者。以此自識涯分。絕意進取。向使其昶前生百數十年。當乾嘉世。士競古學。而投以己之所守。猶不得合。況今之變。皆前古所未有。於斯時也。乃欲攘臂自奮。與英彥少年相角逐。愈疏闊矣。寒者求續於冬。而承之以筵。又何賴焉。且以其昶之愚。亦知吾國教學之法久弊。不能長此不革。他族所以致盛強之業。不能不取以自衛。徒苦年力邁往。難兼營耳。凡所謂學者。教者。必其

知講有以大相過。乃能淡其好爭之心而生之敬。今制學子所當研習者。不下十餘科。假如十科中吾能其一。二。而以授之人。彼學者從吾受其一。而別從九人者。受其餘。則是教者之所知所能。常處其至少。吾精其一。而暢通其餘。猶之可也。吾所精之一。乃皆非世之所求。而其所未達者。則與彼无以異。夫萃數十百英銳鋒起之后生於一堂。所抗顏而師之者。或與彼无以異。果有以深結之邪。抑其心猶有未能平者在邪。今之學堂。往往師弟子乖刺不相得。无足怪也。乃者皖中大吏。以教師缺乏。亦嘗有意相屬。其昶既遜謝不敏。不敢強所不知。以取罪辱。退而與二三徒友。詠歌遺經。庶幾存十一於千百。以待道術大明之日。必有聖者出焉。綜古今中外而一之者。誠若是。則吾之所學。雖不周於世用。而竭其不肖之心力。需之十世百世。未必其遂亡補也。士各有所遭。時正不必逮吾之生爾。而又非矜其能以警其所不能也。其昶於尙書。因嘗有賓主之誼。其爵齒尊。別后絕不敢率爾通問。尙書乃時時記憶。前歲又過以其昶薦應特科。既未赴試。且无一言半詞自

致於前。而尙書不斥其疏簡。又有今茲之命。其昶誠知大臣悉士薦才。一出於至公。受之者不得引爲私恩。爭自親媚。唯欲少砥名節。使后世有述。以不負知己。今尙書旣移督兩江。區區素守。與其才性所堪任者。不恥自明。唯執事之垂省覽。亦冀尙書之能知。而幸不獲罪於終也。聞之季生。執事於太史公伯夷。孟子荀卿諸傳。誦之皆嘗數千過。謹錄近所爲讀伯夷傳一首。獻之左右。以答知悉。且埃教焉。不宣。

荅金仲遠書

馬其昶

昶白。仲遠足下。僕來貴邑。一年所矣。時時問邑中賢豪奇士。耳目不廣。居此如深山絕壑。無過而親者。久之聞述足下。其人其文。殆不類世俗。譚者未能道其所以。或訾毀狂生。私心獨喜。果若是。吾庶幾得之。今年春令弟來見。嘉其英雋。繼又獲交賢從父。迺十年前友人阮仲勉。嘗舉其姓氏告我者也。歲月久。不復記憶。一見道故。如逢交親。喜可言邪。頃辱惠書。并寄眎大箒。讀之才氣誠偉。嘗以謂古人之

文。无所用於進取。宜世之爲之者少。爲古人之文。必其人之性情有與古人類者也。其所爲足貴在此。今足下之文。務反古今久定之論。以爲剟獲。文誠剟矣。无乃性情有受其病者乎。或其言猶不免爲陳言。吾矜其創獲。實乃古人所吐弃。愈少味矣。立言者必使吾言世不可无。不必其皆古人所未有。切於事理。雖原於古可也。伸吾所獨見。而无闡於聖文。无裨於世教。雖不言可也。凡論古事。暨當世利弊。好作一成不變之語。皆未濟其甘苦者也。懸斷古人之陳迹。古人往矣。吾取而是非之。何嘗有毫芒加損。論議今事。則利害所被尤大。言之甚易。行之實難。事機萬變。匪可揣知。徒作快語。驚流俗耳。故區區之意。願足下一以純儒之學。自處從事。經術以廣大其德業。足下言欲使後世尙論者。稱數廬江人物。知其有我。廬江一邑。不足爲足下限也。足下又言性耆古。勉從長老所勸。事科舉。輒不樂。將決所從。蓋得失之數。懸之命矣。足下學道有年。奚惑於此焉。今天下志古者希矣。有之當旣爲一家。故不欲以曼詞相報。惟足下幸垂鑑之。大文計有副本。留此示徒友。且

不奉內昶白。

荅劉仲魯書

馬其昶

往吾與足下游。至樂也。无旬日不見。見未嘗不善相旌過相敕也。不見未嘗不思也。別久矣。吾之情猶是也。前足下過此甚喜。以爲可謀。永早永夕之歡。竟不能然。譬之餓者嚙焉求哺。終不得食。斯已矣。嘗鼎一指。卽持去。此人之情。能无怨望者哉。辱書。乞言於我。并承惠中州名賢集。多荷多荷。仲魯虛受之懷。猶昔也。賢者進修之詣。豈一譚之頃所能測。又其昶方自媿德業无所就。雖欲效前時。有不知所爲言者。顧盛指不可不答。記嘗與孫佩公語。境遇困人。賢者不免。佩公深感動其言。蓋非獨貧約爲困也。脫蓬纍而之顯。其困乃彌甚。易曰。困於金車。吝。孟子之稱大丈夫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足下不移之操。吾旣見其然矣。繼自今當更有以觀足下之處富貴也。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士未有不始終堅持一節而能有立於世者也。其昶開春卽南反。自此歸隱故山。與公等蓋日遠矣。天寒。

唯朝夕珍攝不宣。

與章行嚴書

長沙馬晉羲 惕吾

法律精神。普徧領土。此可期之將來。然現在不種因。將來如何結果。去臘聞足下總持法部。或者此種子從此散布乎。義自八年秋季。交卸湘校。旋以目疾。退居距城六十里之官橋。此地民風樸陋。故人具雞黍。把酒話桑麻。數載於茲。亦至足樂。暇取耶佛兩家書讀之。忽悟科學之勢力。窮於形質。將來全世界形質退化。至於消滅。而吾人靈性之能力。必有脫離形質。大放光明異彩。顯現世界於無際無邊之虛空中者。飛昇輕舉之談。現在以爲無稽。將來各各親歷。諸星球之交涉。往來。猶尋常事耳。佛經所說。較新舊約。尤爲詳備。而大旨無異。兩年來專讀佛經。於首楞嚴經。圓覺經。大乘起信論。心經。金剛經。尤多感悟。去歲余年六十六。於除夕得二絕句云。墮落娑婆六六秋。一重繫累一重愁。忽然超越人天世。無熱無煩眞自由。究竟羣幾色性空。無邊際顯大神通。迴心歸向塵勞內。一片慈光大鏡中。錄之。

以供識者一噓。羲日蒙對坐不見人面。然能讀大字書。天朗氣清。亦能寫字。行住坐臥。與釋迦耶穌日夕相隨而已。

答黃晦聞書

金山高燮吹萬

晦聞先生閣下。昨接手書。并惠題寒隱圖詩。捧誦之餘。敬佩君子愛人以德之心。感激靡已。承以李習之言爲勉。更證以王風君子陽陽。足見賢者讀書見道。心得殊多。但弟之所見。頗有不同。請爲良友陳之。按君子陽陽。爲君子遭亂自傷之詩。所云其樂只且。解之者曰。非所樂而樂焉。知時事之不可爲矣。又按此詩亦簡兮之類。故其詞雖樂。其心未嘗不哀。考槃亦爲賢者窮處之詩。其言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鄭箋云。誓不忘君之惡。則怨甚矣。王肅云。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忘也。則意彌厚矣。總之此詩不過君子遯世無悶。隱居自樂耳。本無一毫怨尤之意。在其中。若從鄭氏說。恐不能得詩人之旨也。弟雖無狀。竊以考槃之賢者爲比。平昔爲詩。固非敢好作無聊語。而懷抱異俗。故搖筆便多厭世之感。誠不自覺其詞之

淒楚耳。若以爲出於歎老嗟卑也。則非弟之所敢任者也。手此奉質。仍希有以教之。卽頌著安。并問起居無恙。弟變頓首。正月十六日。

再答黃晦聞書

高燮

晦聞先生足下。前奉惠覆。敬佩箴規。弟山居讀詩。苦無師友。可與質證。今得賢者切實誘導。風雨之誼。何時可忘。足下見時人爲詩。怨老嗟卑。未幾而出爲顯宦。因欲堅我隱處之志。而勉以無所用心。甚厚甚厚。又謂哀傷之甚。則動其血氣。血氣既動。則不能自節。足下言之。而驗諸我心。誠有未能無動其血氣者。又何其愛我之深也。竊嘗以爲生今之世。苟稍知學問。出處之義。先當明辨。卽農商樵漁。以及百工賤役。無不可爲。惟官不可爲。蓋天下無是非內外久矣。無益於民生。而徒自喪其所守。君子不出也。集傳解氓之蚩蚩曰。一失其身。而萬事瓦裂。夫士君子豈棄婦比哉。我已知之審矣。足下其可無慮。以時事之顛倒靡爛。耳目具存。未能無所聞觀。故旣自矢考槃之樂。有時仍不免兔爰之傷。蓋由於平日讀書無養氣之

功慚愧無極。要之卑固未嘗嗟。而羅網亦未嘗投也。此中界限宜有分明。足下以爲何如。君子陽陽。序曰閱周來書云。正以見君子熟視其禍而不肯救。故爲可閱是也。然我謂既以不肯救禍爲可閱。則欲其出而救也明矣。今亦非其時也。接信後適有他事。遂稽覆質。恃愛聊罄所懷。惟希垂鑒。弟近讀書。寫有劄記。刻下方畢。鄭風。緩日擬當請教。粵中天熱。珍攝爲宜。高燮頓首。閏月七日。

與姚石子書

高燮

武林十日遊記已脫稿。隨手寫來。不暇修飾。惟節目仍明。首尾亦自一貫。原非漫無歸宿者。大抵一篇立柱。以不佞及亞子兩人之好尙爲總幹。而旁支各分。不拘一格。至如褒理安而貶龍井。斥天竺而尊西溪。尤爲此文著眼之處。若其名園別墅。舊宇新祠。不過偶見一二。非我思存。概從略寫。其中有議論。有敘事。有曲筆。有直筆。有整筆。有閒筆。雖爲一時興到之作。而文章體裁。自謂頗盡於是矣。今特馳上。不知足下觀之。以爲何如。此上石子我甥足下。燮頓首。

與曼殊上人書

高 燮

曼殊上人慧鑒。闊別五年。積思成痼。山村無侶。我勞如何。前知師駕蒞滬未久。忽復東徂。居未數旬。飄然又至。近悉是月。更將重赴蓬山。迢遞瀛程。視回咫尺。盈盈一水。往來如梭。挂礙盡除。身心俱暢。閒雲野鶴。欣羨可知。不敏蜩結蟄藏。蕭然隱几。塵塵世事。久付無聞。冷僻性成。乏善可述。惟文章結習。未能忘情。當此天地改觀。河山生色。但望袞袞諸公。息爭蝸角。閒氣胥平。俾大好神州。立足鞏固。則著書歲月。爲日方長。時鳥候蟲。樂無極矣。曩者不敏嘗遠寄縑緗。以詩乞畫。荷蒙傳語。當俟暇爲之。明知能事從容。不受迫促。然不敏愛慕而欲得之心。固無日不繫於荒寒蕭散間也。比聞我師有重譯茶花女之舉。功德無量。未識何時可以脫稿。不敏已儲三斗淚待矣。萬綠覆窗。桐葉似扇。興到援筆。不盡所懷。天梅自滬回。具道相念。甚感甚感。吹萬白。元年六月一日。

答胡寄塵書

金山高 旭 天梅

誦手書甚佩。中解以人存詩二說。其識尤超。奇異不得志之士。名堙滅而不彰者。謂當附以小傳。俾世皆知其爲何如人。發潛德之幽光。洵後死者之天職。此舉斷斷不可少矣。弟原亦有此意。可謂所見略同。至所輯限於三十年者。乃依據孟子三十年爲一世之說。大都爲所見者也。公進以全清詩之宏議。偉則偉矣。奈收拾頗不易何。況收拾卽易。而非我儕所思存者乎。蓋滿清一代。所謂學士文人。大半依附末光。戕賊性靈。拜揚虜廷。恬不知羞。雖有雄文。已無當於大雅。惟三十年來。則千奇萬變。爲漢唐後未有之局。世風頓異。人才颯發。用夷變夏。推陳出新。故詩選之作。以三十年爲斷。亦以見文字之鼓吹。足以轉旋世界。發揚國光。其力之大。爲未有也。竊嘗謂詩之奇莫奇於此三十年。詩之正亦莫正於此三十年。又何必全清詩之始爲完備哉。古人選詩有二。一則取一代之詩。擷精華。綜宏博。并治亂興衰之故。朝章國典之大。以詩證史。有裨於知人論世。如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所載之詩。與國史相爲表裏者是也。一則交遊之所贈。性情之所嗜。偶有會心。

輒操管而錄之。以爲懷人思舊之助。人不必取其全。詩不必求其備。如元結殷璠高仲武姚合之類。所謂唐人選唐詩者是也。第一說則詩三百篇之遺也。第二說則漁洋感舊集德甫湖海詩傳之所祖也。至若鄙緝十之六爲感舊。十之三足以補史氏之缺。蓋竊欲兼二者而有之。但才力薄弱。深恐弗如所願。奈何奈何。請時時有以教我。以匡不逮。幸甚幸甚。弟高旭白。

答陳匪石書

高 旭

匪石先生足下。誦手教藉悉。一是詩徵之輯。聊存風雅於什一。不忍見吾國文學之亡也。所恨見聞有限。未能收拾無遺。公許以大句見惠。至感至感。并乞代羅致當代詩人之作。爲荷。尊論謂一般選本。於古人多嚴。於並世多濫。此實通論。謹當力戒此病。以副盛意。弟此輯本持一嚴字主義。但寬嚴之說亦正無定。要之以識力爲貴耳。苟能辨別妍媸。雖多取之不爲病。否則掛一漏萬。不當取者反取之。當取者反遺之。公謂寧少無多。弟則謂嚴與濫。正不必以多少定之矣。謬見如此。得

毋爲大方所笑乎。尙希有以晉之順承動靜弟高旭狀。

答陳蛻老書

高旭

蛻老社長閣下。捧手翰。傾倒莫可言喻。勵以社旨。騰步大然大然。但所旨與鄙人異者。不得不爲太。君子陳之。來書謂兵農政學工商。一一皆求實進。故吾社亦不得不圖奮往。竊謂吾社本以文學爲導師。今幸民族朝政。頓異曩昔。則吾社之宗風大暢。而未盡者。非政治之發揚。乃在道德與文美耳。嗚呼。我輩斷斷不提倡政法。以政法者。時流之事也。吾輩乃拘墟之士。爲他人所不欲爲。不能爲。亦不敢爲之事。或曰。今之中國。非所謂法治國乎。舍法與政。疑無急焉。而抑知不然。道德文美其內也。法與政其外也。營於外者。旣如是。其實繁有徒矣。枝葉固茂矣。不培養其本根。我知木雖盛。十日不雨。枯槁之虞。可立而待也。故旭之國學商兌觀。一方在促進道德。一方在增進文美。所以者何。蓋二者之性質。最爲高尚。實含有世界至善之性質也。至善者何。必使世界皆公園。皆善土。無私室。無惡人。使世界人類。

皆生活於道德文美中。於是乃無罪惡。然欲無罪惡。必自無政客無學究始。共和民國元年春。南社舉行雅集於滬上之愚園。多數人士有改組政黨意。而僕持極端主義者。正以此耳。囑寄商兌入會證書。當即奉上。另紙詩數首。多醉中捉筆。饒有天眞。雖涉狂言。實秉至善之性。商兌草章。清夜思之。實多乖謬。經史子文四種。分門別戶。限於時尙。不得不爾。然足遣通人笑耳。世界文字。本無經史子文之分。總名之爲文可矣。古之所謂經與子與史。果奚以區別哉。書經史也。亦文也。詩經文也。道德經經也。離騷經經也。華嚴經法華經亦經也。孟子子也。宜列于子。乃躋之于經。墨子實經也。有經上經下篇。乃降列於子。凡此皆失其平者也。宜乎今之人有攻孔者矣。以孔子所著稱爲經。則仍蹈漢武尊六經斥百家故轍。豈以其造成數千年專制之毒。而猶未厭耶。卓見以爲何如。乞更有以教我。也不宣。高旭醉白。

與柳亞子書

丹陽張素揮孫

亞子先生大鑒。久不通函。疏懶特甚。屬題分湖舊隱圖。草草報命。知不值大雅一
矚也。弟草草勞人。投荒萬里。問令威之鶴。城郭俱非。牧蘇武之羊。鬢毛已禿。以視
先生之湖山笑傲。其相去寧以道里計耶。惟爲道自愛。不宣。弟素敬狀。十一月二
十七日。

與上海某某等報館主筆書 辛亥

新會 梁啟超 任公

上海某某等報館主筆諸君足下。數月以來。間讀貴報。知公等所以督過之者良
厚。吾自始固付之一笑。未嘗校也。乃近者公等猶嗷嗷不已。日日以捏造事實誣
人名節爲事。鄙人爲全國言論界之道德風紀起見。不能不有所忠告於公等。願
垂察焉。公等之攻擊鄙人。第一因其反對錦愛鐵路。第二因其反對中美同盟。坐
此與公等政見有異同。以逢公等之怒。天下無論何種政策。莫不同時有利害之
兩方面。緣此而論治者。往往各有所主張。而中間容有辨論之餘地。此各國之所
同也。吾所主張。豈敢自謂其無誤。特就其所見及者而論之耳。公等不以吾言爲

然。從。而。糾。正。之。此。吾。所。最。樂。聞。公。等。所。糾。而。足。以。服。吾。之。心。吾。固。不。憚。降。心。相。從。若。猶。未。也。則。更。相。與。往。復。其。論。以。求。最。後。之。眞。理。凡。以。言。責。自。居。者。不。當。如。是。耶。而。公。等。徒。以。政。見。不。同。之。故。而。誣。吾。以。受。日。本。人。指。使。且。日。日。閉。門。捏。造。新。聞。此。則。吾。所。最。爲。公。等。不。取。也。推。公。等。之。意。或。良。出。於。愛。國。熱。誠。以。憤。恨。日。本。人。之。故。但。使。有。政。策。可。以。排。日。本。者。則。加。數。倍。之。犧。牲。而。不。惜。而。鄙。人。所。主。張。則。謂。我。國。數。十。年。來。以。外。交。政。策。失。宜。之。故。所。犧。牲。者。已。不。少。今。良。不。願。更。附。益。之。故。於。公。等。所。主。張。不。敢。漫。然。雷。同。公。等。爲。感。情。所。激。乃。至。以。竊。鈇。之。疑。相。加。卽。鄙。人。亦。未。嘗。不。爲。公。等。諒。今。更。披。肝。瀝。膽。申。明。鄙。人。立。論。之。根。據。以。釋。公。等。之。疑。然。後。將。鄙。人。歷。年。來。與。日。本。人。之。交。際。及。其。對。於。日。本。之。態。度。與。夫。吾。之。所。自。處。者。據。實。直。陳。願。公。等。平。心。聽。之。鄙。人。素。來。持。論。謂。對。外。不。恃。空。言。而。恃。實。力。所。謂。實。力。者。非。他。卽。先。設。法。求。得。一。良。政。府。將。內。治。整。頓。完。備。是。也。故。以。爲。全。國。言。論。界。惟。宜。合。全。力。以。攻。擊。現。在。之。惡。政。府。使。之。雖。欲。戀。棧。以。敗。壞。國。事。而。有。所。不。能。一。方。面。則。

以穩健之智識灌輸國人。使之有組織善良政府之能力。此著辦到。然後對外乃有可議。而不然者。徒日日怨罵外國人之謀我。甚無謂也。夫國家之對於國家。誰則無野心者。如兩軍遇於戰場。其磨乃霍霍。以互欲相屠。固其所也。我怨罵彼。彼遂能因我言而輟其謀乎。若云以此警告國人。斯固宜然也。然警告之本意。固當使國人知現在時勢如此其危急。尤當使之知所以致此危急之由。其原因皆在政府之失政。緣此而知改造政府之萬不容已。則所警告者爲有力矣。而不然者。雖四萬萬人。人人皆曠目切齒於外國之謀我。顧能以個人之力。各各持挺以抗之乎。蓋人之謀我者。乃挾其國家之力以謀我。我欲與之抗。亦惟挾國家之力以與之抗。而司國家之總樞機者。實惟政府。故欲使國民敵愾。心得有道以自效者。非先得一良政府以統率之於上。決無當也。彼外國之先覺者。固亦常借外交問題以鞭策其民矣。例如日本人因美艦入浦賀而奏勤王討幕之功。因改正條約問題而數次推倒政府。其報館之立言。雖借對外爲題。而結論則未有不歸於督

責政府者也。而彼政府之欲自固其位者。則又往往導其民氣使洩於對外。使無暇攻我。而因得以自卽安。觀於此。則國民對待惡政府之手段。與夫對內對外先後緩急之次第。不從可察耶。今我國對內問題不解決。而徒日日鼓吹對外論。推其效果之所極。不過多發起幾處國民軍。多成立幾個拒款會耳。夫此等寧得曰非佳事。而試問能收分毫之實效否耶。能絲毫達其愛國敵愾之目的否耶。而全國報館。一若以此爲最大之天職。而見他人持論。其對外詞鋒稍緩者。輒指爲漢奸。此吾所大不解也。夫對內問題不解決。而徒鼓吹國民以個人之對外。則固已難免於不知本之譏矣。若夫以現在冥頑不靈之政府。而語之以積極的對外政策。則其危險抑更甚焉。政策之當否。固屬於別問題。且勿具論。即使有極良之政策。而一落現政府之手。則未有不生出極惡之結果者。故立言又不可不慎也。卽以錦愛鐵路與中美同盟之兩事論之。則其間固有商量之餘地者。有不容有商量之餘地者。請先言錦愛鐵路。所謂容有商量之餘地者。則此政策是否適當之

一問題是也。以吾所見。則謂專就東三省政策言之。或可稱適當。就全國政策言之。則不能認爲適當者也。吾素不主張借債以辦邊境鐵路。在國風報中屢言之矣。夫借債以辦邊境鐵路。無異借債以練兵也。使吾國力充實。百事可以無待於外而能自舉。則此等寧得非曰至急之一要政。在今日而借債以辦之。則最要者當問其所借之債影響於國家財政基礎者何如。就東三省言。東三省則錦愛鐵路誠急。然他路之急。則又豈讓錦愛者。今者因中俄交涉而議辦張恰伊犁等路矣。因中英交涉而議川藏川滇等路矣。爲國防計。則何一不當辦者。然此諸路一切皆爲不生產者。借債數萬萬以辦之。非惟將來償還計畫絲毫無著。且養路之費。每年尙不知幾何。現在國家歲入。既以其四之一充外債本息。更益以此等不生產之債。恐路未成而國已先爲埃及矣。此吾對於一般邊境鐵路之意見也。若專就東三省而論。錦愛則吾固非絕對的不主張。吾於國風報第三號之論文。歷言此路政治上之關係及國民生計上之關係。全文具在。可覆按也。請公等稍出其良心以輔

釋原文觀其立言之意如何勿徒據一二字句爲攻擊之口實也。顧吾謂必有他種事業與之相輔。然後其效或有可期。若謂但有一錦愛鐵路。而滿洲所喪損之主權。卽可以還於中國之手。吾不信也。吾文之結論實如此。吾亦不敢謂必中於事理。吾特言吾之所見而已。其有能糾正吾說者。吾固歡迎之。此所謂有商量之餘地者也。若夫以現在之政府現在之制度。爲人擇官。而官如傳舍。東三省總督旣不易得人。卽得人亦不易行其志。無論何種良政策。斷無能成功之理。不成功則徒將爲喪失權利之媒介。且如主持辦錦愛之錫清帥。今且去其位矣。而政府且有繼以增祺之議。亦幸而中變耳。而不然者。當借債築路之約旣成後。而以此輩承其乏。則後事寧堪設想。今雖得趙次山。又誰敢保其能久於其位者。又誰敢保無第二之增祺者。故非改造政府之後。則此等事多辦一件。卽多一件之後患。此所謂無商量之餘地者也。就中美同盟一事言之。吾國一部分人所以起此妄想者。不過欲借以牽制他國耳。欲以得外債之財源耳。中國誠能改造政府以後。則外交上應爲有名譽之孤立。

耶。應覓同盟國耶。若覓同盟國則以何國爲最宜耶。此容有商量之餘地者也。又改造政府以後。應否利用外債。外債當求諸何國。此亦容有商量之餘地者也。若如今之倡此論者。欲仰一強國之庇我。而冀其爲我攘斥他強國。此引虎自衛之愚計。奴隸依賴之惡根性。絕無容商量之餘地者也。以現在冥頑不靈之政府。而國民乃贊成其借債。聽其犧牲無量數權利以買債權國之歡心。而國民猶誦其能。此則無異國民之自殺。絕無容商量之餘地者也。今公等所希望之中美同盟。其目的之一部分。則既達矣。所得者。則一萬萬圓新外債之負擔。落於國民頭上也。公等或以此爲極可慶之事耶。吾不敢知。吾則徒見爲中國自縊之繩。又加緊一度耳。且勿論干涉財政之禍立見與否。而全國報館鼓吹不健全之借債論。以得一債權國之眄睞爲無上之光榮。使政府得乘此心理。以致現在一月之間。而訂結借債之約三四。增加債務將二萬萬。政府及諸勢要之官吏。遂得聚而咕囁之。津津乎其有餘味。而陷國民於萬劫不復之厄。此誰之咎也。夫向來各國憲政

之成立。其國民無不以財政監督權爲唯一之武器。所謂「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是其義也。今政府既不敢言加租稅。則惟以借外債爲自救之不二法門。我國民所以能制政府之專橫者。舍監督借債權亦更無術。此眞民黨所宜認清題目。絲毫不容放過者也。而今者國中輿論之對於此大事。何其夢夢也。吾之倡反對論。吾知一二年後。我國將有味乎吾言耳。吾之對於此兩事。其立論之根據。大略如右。其他言論。尙往往與之相發明。去年國風報全年之文。可覆按也。雖日本人亦直接間接反對此兩事。然彼自有彼之理由。我自有我之理由。萬不能謂天下事凡不利於日本者。必其有利於我國。卽如此次一萬萬圓之四國借款。日本人固反對甚力也。我等寧得緣此故而不敢倡反對論乎。假使現政府忽焉而將某地割與某國。吾敢信日本人之亦必反對也。我等又寧得緣此故而不敢倡反對論乎。有倡之者。則公等將遽攘臂而言曰。日本人所言而彼亦言之。是必受日本嗾使也。是必賣國奴也。天下有此無理取鬧之言論乎。公等所日日引爲攻擊

之口實者。則以吾文中有謂滿洲爲覆水難收之一語。此其言憤激過甚。立言稍爲失體。吾固自承之。雖然。我將以何道而始能收此覆水。此我國民所最不可不熟察也。我輩日日言日本人可惡。全國人當起而與日本人爲敵。彼日本人其遂畏我乎。我遂因此而能得絲毫之實益乎。質而言之。凡滿洲一切權利。爲吾前此讓與俄人。而俄人轉讓與日本人者。無一而非制吾死命者也。而我國欲恢復之。則非經一次戰事後。決無望者也。夫戰亦何恤。然當思我國而欲能一戰。則其當道何從。其亦必俟改造政府。十年訓練之後已耳。今不此之務。而徒爲大言壯語。以刺激個人。多一次巡警鬧事。人民鬧事。則經一次交涉後。多失一部權利耳。於事何濟焉。若云於條約上所已失之權利外。非無餘地可容經營。斯固然也。然亦曾考日本人所投資本。以經營滿洲者。幾何額。我雖大借外債。能逮其十之一乎。亦曾考日本人之經營滿洲者。用多少人材。我雖合全國人物。以萃此一隅。能逮其十之一乎。此且勿具論。就使財與之敵矣。才與之敵矣。現在之政府。能使經營

滿洲者得行其志乎。今以滿洲時局如彼之艱。凡巧吏皆不願當其衝。故總督一缺。有力者避之若浼耳。然猶且有不知進退如增祺輩者。竊竊焉謀之。苟使滿洲辦事之款。稍能順手。則全國大小之蛀米蟲（指官吏）將攘臂爭分一禩矣。而忠直任事之人。復何能一日安其位者。故吾極厭言滿洲政策。以其實無可言也。公等試平心思之。吾所言果中於事理否耶。要之公等之結論。謂滿洲不保。則中國不能保。欲保中國。宜集全力於滿洲。吾之結論則異。是謂中國能保。則滿洲不期保而自保。中國不保。則滿洲決無術能保。欲保滿洲。宜集全力於中國。此兩結論之孰當孰否。願公等平心思之。吾所最恨者。今日國中忠愛之彥。蹶蹕之才。本已稀如星鳳。其有一二眼光。輒局於一部分而不知大體。其或躬游歷滿洲。或聞人語滿洲事。親聞其危急情狀。則奔走相告曰。中國萬事可緩。惟經營滿洲爲急。一旦聞俄之窺蒙古。窺伊犁也。則又曰。惟經營蒙古伊犁爲急。聞英人之窺藏。英法人之窺滇桂也。則曰。惟經營西藏滇桂爲急。夫滿洲寧得曰非急者。蒙古伊犁

西藏滇桂寧能曰非急者。然如論者之意。集全國之人。集全國之財。以經營此一隅。其經營遂能有效乎。而此一隅遂卒可得保乎。由今之形。無變今之政府。則終亦必亡而已矣。況乎既昌言經營此諸地。則所以爲經營之資者必需財。政府一聞此說。又得假此名目。以爲借一大批外債之口實。究其極。則全國人民加數重負擔。以促國家之亡而已。而於此諸地。何嘗有絲毫之補益焉。就令邊吏得人。其於此一隅之經營。得有眉目。而政府腐爛於內。邊境更何道以圖存。夫以政府得人而言之。則全國所應急起直追之事。不知凡幾。此區區之財力。斷不能以偏投諸滿洲。專爲滿洲而借萬萬元以上之債。在政策上。決不能謂爲得輕重緩急之序。以現在之政府言之。則無論何種良政策。皆不可向彼開口。一開口則弊餘於利。故吾之意。謂中國凡有言責者。惟當剪除閑言。單刀直指。一味攻擊惡政府而已。不此之致力。而日日言某事當辦。某事當辦。皆所謂不知務也。所言當辦之事。而又偏於一隅。尤其不知務者也。吾所持論實如此。公等若緣此而指爲教國人。

放棄滿洲。則吾誠知罪矣。顧不知公等教人不放棄滿洲者。其結局又能有絲毫補益於滿洲焉否也。中國人之心理。與之言排外。則煽動極易。與之言對抗政府。則瑟然不敢前。實則國人苟無對抗政府之能力。則安能對抗外人。不過如諺所謂躲在牀底下罵人耳。辦報館者。多作反抗政府之論。則易於忌而惹荆棘。多作無責任之排外論。則易買一般人之歡心。故曲學阿世之徒。每舍此而就彼。雖然。此豈鄙人與公等相期許之本意哉。鄙人惟見夫張空拳以言排外者之毫無實益也。故詞鋒別有所向。而公等乃以蜚語相誣。何其不諒乎。記亡友黃公度京卿昔辦蘇杭租界事。草約既成。而忌之者誣其受日人賄十六萬。大吏遂議廢約。公度曰。日本新乘戰勝之威。何求不得。使必以賄而始得此區區者。則黃某重於數鐵甲矣。未幾而日政府亦怒其委員內田康哉。謂其爲公度所愚。撤之歸。此丙申夏秋間事也。謂日本人謀中國而必須納賄於窮措大。如鄙人者。鄙人無似。誠不能不受寵若驚也。尤可笑者。公等謂吾論亡韓事。專責韓人。而不及日人。指爲祖

庇日本之確據。不知吾所爲日本併吞朝鮮記數萬言。公等亦嘗讀之否耶。竊料吾國人得以知日本數十年來處心積慮之陰鷲者。亦未始不由鄙文。此雖共見之事實。其奈鄙文未印出以前。舉國言論界竟未有發之如此其透關者也。公等但返心自問其良知。吾此言果虛誑否耶。吾之言曰人謀韓。自謂則既無餘蘊矣。而公等以爲未足。更進焉亦不過痛詆日本人之無人道而已。嗚呼。公等乎。生存競爭之世。則安有人道者。虎狼食人。而人將與之評理乎。人食雞鴨。而雞鴨亦將與人評理乎。強食弱。而弱見食於強。卽今世界上所謂最高之德義也。謂日本人可責。日本則有何可責者。人之愛其國。誰不如我。古人有言。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今世所謂強國。豈有一焉不從此道來者。雖欲責之。又烏從責之。至於鄙人之痛責朝鮮人。其意實爲吾國人說法。匣劍帷燈。稍解文義者皆能知之。卽公等亦寧不知之。以此爲口實。不過昧著本心以強入人罪耳。且公等得毋謂朝鮮人不當責耶。日本曷爲不能以此施諸英俄法德美。而獨施諸朝鮮耶。夫

豈惟朝鮮。卽我國亦如是而已。我怒人之謀我耶。英何嘗不謀俄。德何嘗不謀英者。吾固言之矣。國與國相遇。未有不磨刀霍霍以互欲相屠者也。使我國而能自立之後。而謂我不欲謀人耶。明乎此義。則知強之謀弱。絕無可怨。絕無可責。彼自爲其國。義固然也。所可責者。則弱國不自爲謀。而任人之謀之耳。公等平心思之。吾之言當耶否耶。則公等所以鍛鍊人罪者。其毋乃太無味已乎。更奇者。吾此次薄游臺灣。亦足以供公等造謠之資料。謂吾受日本臺灣總督之招。將往頌其功德。殊不知吾游臺之志。已蓄之數年。凡稍與吾習者。誰不知之。而此次之行。乃不知託幾多人情。忍幾多垢辱。始得登岸。而到彼以後。每日又不知積幾多氣憤。夫閱貴報之人。皆未嘗與吾同游。則任從公等顛倒黑白。亦誰能辨者。然吾之此行。臺灣三百萬人。皆具瞻焉。一舉一動。莫不共見。吾能欺人乎。公等之意。以爲吾此行游記。於日本行政之美。必多所誦說。固得自實其言。以爲羅織之口實。夫吾數年來欲往臺灣之本意。則固在調查其行政也。固欲舉其美者。以告我國人也。使

此行所調查。而能令吾躊躇滿志。則吾固不畏公等之羅織。吾必昌言之。無奈此行乃以傷心之現象充塞吾心目中。若有鯁在喉。非吐之不能即安。公等亦知我在彼日日所作游記。作何語者。公等亦曾見我在彼通信。作何語者。公等日日惟以閉門捏造新聞爲事。不轉瞬而所發現之事實。適與相反。其毋乃太心勞日拙矣乎。公等又屢稱吾嘗以無擔保品而借金於日本正金銀行。以是爲吾受日人賄賂之確據。夫借金誠有其事也。然此事之由來。人多知之。吾十餘年播越於外。負債山積。債主以數十計。前年欲清理之。乃託神戶一有力之商人。爲介紹於正金銀行買辦之同鄉葉某者。求借數千金以清宿逋。約按月以賣文之資分還。其初則與葉某交涉。非與正金交涉也。乃無端而葉某破產失職。於是吾乃驟變爲正金之債務者。正金日夜責償。吾無以應。其極則處分吾家產耳。而敝書數篋。處分之曾不抵債務之十一。乃再四與婉商。覓得我公使館員之一友人爲擔保。而負彼四千金。限六個月償還。其後尙得三四良友之助。居然銷卻此債務矣。公等

所謂無擔保品而得借金者。其卽此耶。我所受莫大之賄賂於日本人者。其卽此耶。吾居日本十餘年。其與日本人之交涉。稍與我習者。所共見也。吾自初來時。爲極致殷勤於我者。二三人。至今日本人中。吾認之爲友者。亦僅此二三人。其交際固始終無間也。然亦私人交際而已。若事及兩國。則惟避而不言。免以此傷故舊之情也。而此數人者在東京。吾自避地須磨後。乃輒經年不一面。近頗樂與其學者游。欲有以廣我學識。然所交亦不過數人耳。至其政府當局者。我固始終未一見。而彼輩亦常以猜忌之眼視我。自前辦政聞社以後。日日派偵探伺我行動。並及吾友。經數年而已。吾惟以厭與日本人交際之故。故日本全國人亦不知我爲何種人。日日加以可笑之批評。前年二辰丸案。舉國報紙。咸指我爲抵制日貨之張本人。去年公等誣我受日本重賂時。而大阪朝日新聞之一「東人西人」一門。登我相片。題爲排日派之主動者。兩兩對照。不覺爲之失笑。夫日本人不知我。則何足怪。若公等則並非不知我者。而惟思捏造謠言以相誣。斯乃可怪耳。吾與

日本人之關係實如此。公等信耶聽之。不信耶聽之。吾惟質直以言其實耳。公等又日日造謠。謂吾運動開黨禁。輦致巨金以賂政府。甚且言其曾親自入京。住某處謁某人。若一一目覩者。然似此記事。則作報者亦何患無新聞哉。吾請開心見誠與公等一言。謂吾不欲開黨禁耶。此違心之言也。吾固日夜望之。以私情言。則不親祖宗邱墓者十餘年。堂上有老親。不得一定省。游子思歸。情安能免。以公義言。則吾固日日思有所以自效於祖國也。吾固確自信爲現在中國不可少之一人也。雖復時人莫之許。而吾固以此自居而不疑。而吾之所以自處者。又非能如革命黨之從事秘密也。恆必張旗鼓。以與天下共見。故吾信吾足跡若能履中國之土。則於中國前途。必有一部分裨益。謂吾不欲開黨禁。此違心之論也。雖然。屈己以求政府。而謂吾爲之乎。凡有求於人者。恆畏人。吾之言論。固日日與天下共見也。曾是乞憐於其人者。而乃日日罵其人。不遺餘力乎。手段與目的相反若是。雖至愚不爲也。吾嘗有一不慙之大言在此。曰。吾之能歸國與否。此自關四萬萬

人之福命。非人力所能強致也。吾知公等聞吾此言。必嗤之以鼻。然人苦不自知。吾亦無如吾何也。故吾常以爲天如不死。此四萬萬人者。終必有令我自效之一日。若此四萬萬人而應墮永劫者。則吾先化爲異域之灰塵。固其宜也。是故近年以來。中國有心人。或爲吾摯交。或與吾不相識者。常思汲汲運動開黨禁。彼固自認爲一種義務。吾無從止之。然竊憐其不知命也。而公等乃日日以欲得一官相。誚吾數年來早有一宣言在此矣。若梁某某者。除卻做國務大臣外。終身決不做一官者也。然苟非能實行吾政見。則亦終身決不做國務大臣者也。夫以逋亡之身。日夕槁餓。而作此壯語。寧不可笑。雖然。舉國笑我。我不爲動也。雖以此供公等無數諧謔之資料。吾不恤也。數年以後。無論中國亡與不亡。舉國行當思我耳。而公等乃以欲得官相猜。何所見之不廣若是。鸚鵡翔寥廓。鷗銜腐鼠而視之曰。嗚呼。吾今乃覩子之志矣。至公等記事。中乃至有造蜚語以污衊吾妻吾女者。此則請公等捫心自問。凡上流社會人。而應作此語耶。凡有價值之報館。而應造此

等謠言耶。語至此。吾真不屑與公等校。惟憐公等之自待太薄耳。諺有之。若欲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吾若果有虧心事。雖日日自辯。而終必有暴露之一日。而不然者。則真所謂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雖公等日日造謠。亦安能污我豪末哉。顧吾猶不能不有所忠告於公等者。其一。則以凡立身於言論界者。當稍知自重。不可以讒謗爲生涯。日日閉門造新聞。一般人如仰天自唾。於人無傷。徒自損其價值。其二。須知逢人便罵。雖足以迎合一般社會之心理。爲推廣銷報之一手段。然此心理實爲社會不健全之心理。辦報館者宜矯正其一部分。不可專以迎合爲能。辦報之目的。又非可徒以推廣銷數爲事而不顧其他。其三。當知今日之中國。危急存亡。僅餘一髮。爲國民者。惟當併力一致。攻擊惡政府。以謀建設良政府。凡有向此目的進行者。宜互相提攜。捐小異而取大同。無爲排擠以相消其力。而令政府竊笑於旁。夫有明末葉。雖國破社屋。而傾軋之風猶未已。殷鑒不遠。我輩豈宜尤而效之。其四。當思現今人才寥落已極。吾輩雖盡數結合。猶恐不足以救亡。苟

其人而稍有一節之長。固當隱惡揚善。以期相與有成。安可更蕪非以相戕者。夫鄙人則何有焉。二十年來。日日與腐敗社會。曉鬪。曾不能動其分毫。無所短長之效。於斯可見矣。今也舉國人心厭倦。醜醜作鬼氣。嗥音瘖口。迄不得傾聽者。自分終爲世所棄。又豈待公等擠之九淵哉。使鄙人而能忘中國者。則隨波逐流。自枉所見。迎合社會心理。而月賣文數萬言。以自活。則亦何處不得區區蠶鹽。以爲送老之具者。則舉國亦可忘我。而相忌之言。亦可以永息矣。無奈稟賦之受之於天者。不能自制。欲舖糟啜醢。而盡然有所不能。自安於其心。故常以一身爲萬矢之的。而不悔也。若夫社會之所以待我者如何。此則社會之責任。而非我之責任矣。吾之此書。非有怒於公等也。公等因與吾政見不合。又因吾所居之地爲日本。以愛國嫉俗之故。而致疑於我。此何足怪者。至於記事失實。則或由採訪不確。而非公等之咎。或以惡其人過甚。不惜深文以入其罪。此亦社會向來之惡習。不能盡爲公等責也。然吾身之本末。則亦既盡情以語公等矣。若公等必強指吾爲巧言。

文過之小人。則吾亦何從辨。然公等所言。有種種正反對之證據。其又可盡掩乎。抑吾之此書。又非乞憐於公等也。吾生平受人誣謗。非止一次。公等所能增益之者。幾何。筆在公手。手在公身。公等日日閉門握筆造新聞。誰能禁之。雖能潛觀聽於一時。而是非終在天下後世。於吾何損焉。顧竊欲有所忠告者。爲公等人格起見。爲貴報價值起見。爲全國言論界風紀起見。竊謂公等宜稍出其良知以讀吾此文。而於他日再欲捏造新聞時。亦當一撫良知自問。須知人自受其良知之督責。實天下莫大之苦痛也。傾臆盡陳。吾言不再。

復金山中華會館書

庚子

梁啟超

著者自戊戌政變後。養晦東瀛。一年有餘。去年秋冬之交。因美屬金山大埠華人致電。敦請往美。遂於十一月由日本首途。道經檀香山。擬小住一月。即便前往。總署聞之。驚惶失措。遂移檄駐美使臣伍廷芳。令其阻止登岸。且謂梁某昔經該使臣奏調出洋。且屬同鄉同縣。若該使臣不竭力阻止。則是有意招致。該

使臣不能辭其咎等語。伍使商諸美外部。未能得許。伍寢食不安。無所爲計。乃會集中華會館紳董之守舊者。請其致書檀島。力勸勿往。大意謂官吏懸賞購刺。無賴小民。及貪利洋人。既已預備藥彈七首以待。切宜自愛。勿投身險地云云。著者得書後。卽復此書。

中華會館諸鄉台均鑒。奉讀賜翰。具見殷勤相愛之盛心。銘感無已。弟自去年十一月。自日本首塗。本擬在檀島小住月餘。於上元前後。便到大埠。奈爲疫症所阻。至今濡滯。未能前來。方用歎仄。乃承手教。勗以自愛。勸其他行。弟捧誦之餘。亦未嘗不且感激而且躊躇也。獨念死生有命。非人力所能強爲。苟其死也。雖安坐廣廈之中。餌之以參苓。擁之以近侍。終無可逃。苟其不死也。則如從軍者。擲身於硝煙彈雨之間。航海者。賭命於鯨濤鼉浪之窟。其不死自若也。且無論遠者。卽如弟之一身。當前年八月之變。雖有十頭顱。亦不足斫矣。然而至今猶儼然生於人間者。豈非未獲死所。而造化小兒未許我以暇逸耶。人生只一死耳。從未有生而

不死者。亦未有死而復死者。死何足畏。弟如畏死。則何難媿阿闐元。婢膝奴顏。以求自身之安樂於名場宦海之間。自顧才力。度未必出現時官吏之下。而弟不願如此者。以良心難昧。而血性不能盡無耳。方今瓜分之禍。懸於眉睫。家鄉故土。已屬他人。舉國同胞。將成左衽。向小朝廷求生。實覺無顏。且君辱臣死。古之常經也。今者聖主被幽。操莽弄柄。篡弑之局。千古一轍。雖五尺童子。猶能知之。袞袞諸公。豈猶瞽焉。使李鴻章。伍延芳。清夜捫心自問。豈不知所謂上諭者。非出皇上之口。豈不知所謂大阿哥。溥儀者。不過賊臣所借以傀儡。豈不知新黨盡戮。皇上隨之而弑。豈不知皇上既弑。中國隨之而亡。而彼顧覲然。侃然。奉僞詔若神明。仇新黨如蛇蝎者。不過欲媚呂雉。武曌。曹操。司馬懿。以保其目前之祿位而已。不知國且不保。位於何存。種將爲奴。祿更何有。即使劇秦美新。獻符命於新朝。朝晉暮唐。爲五代之元老。然而大廈一傾。冰山安在。覆巢之下。完卵難期。諸公之所以自爲計者。似巧而實拙。似智而實愚也。況內地人心。積憤已極。朱虛敬業。既藏器以待。

時。勝廣黃巢。亦揭竿而蠢動。彼輩猶復攫豪傑之公憤。行野蠻之劣謀。吾恐其不惟受天下之唾罵。而首領亦將不自保也。雖然。彼輩既立僞朝。自不得不奉逆命。不過苟求自免。諒非出於本懷。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既非賢者。吾何責焉。至於弟則前年八月。已是九死之人。此後餘生。皆聖主之所賜。自今以往。爲君父而捐軀。爲國民而流血。固所願也。既畏死則不任事。既任事則不畏死。砲彈何物。炸藥何物。豈足以阻大丈夫前進不退之心耶。北京廣東。尙且敢往。而何有於金山。天心未去。帝黨多才。內外諸豪。星羅碁布。其智能勇略。過弟百倍者。不可勝數。若弟者。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拚頭顱血肉。以激動天下豪傑之公憤。以爲中國文明之引綫。弟之榮幸。何以加焉。諸君子拳拳見愛。代爲之謀。弟之感銘。有加無已。雖然。弟之初志。固不可渝。謹謝盛心。幸恕方命。頃者檀山疫症。尙未盡息。輪船附客。頗多窒礙。一俟平復。便當進行。到大埠時。更當面謝。抑弟更有續陳者。今日中國危亡。迫於旦夕。吾粵錦繡輿壞。尤爲各國所垂涎。九龍廣州灣慘狀。凡有血氣。聞

之傷心。古語不云乎。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母謂鄰宅失火。於已無關。須知前車既傾。後軫宜戒。當一年以前。新安遂溪之人。豈知有今日之慘酷耶。使當彼時。有告之者曰。汝之地將被割。汝之鄉將被炸。汝之身家將不保。汝之祖宗骸骨將被發掘。汝之妻子將被掠淫。其誰信之。將逐之以箠而唾其面矣。試問我三邑四邑香山惠湖諸地。與九龍廣州灣。相距幾何。再進一步。則禍已臨頭。今者操莽在朝。內訌紛起。惟有力以殘善類。曾無法以拒外夷。除非敵之不來。但有求而必應。念及故鄉。誰敢保其三年無事哉。三年以後。出洋既爲外國。歸去亦是外國。出洋被逐。被逐歸去。亦被逐。被逐茫茫大地。竟無吾民託足之區。凡我兄弟。寧能無父母桑梓之念耶。卽不愛皇。卽不愛國。亦當愛身家。其忍聽呂武操莽爲我寫賣奴契也。弟言及此。知必有逐弟以箠而唾弟之面者。然弟誠不忍我兄弟隨新安遂溪諸縣人之後。徒坐待禍至始覺。而噬臍無及也。伏望諸君子。熟察利害。激厲良心。去逆就順。共保聖皇。共救國難。共衛身家。實所厚望。匆匆布復。不盡所言。

復劉古愚山長書 丁酉

梁啟超

二三月間疊由楊君風軒兩賜手書。及味經隨錄。創建書院。摺片。機器。織布。說略。諸稿。循誦數四。欽佩千萬。惟於啟超獎飾過當。非所敢受。徒增慚惶。啟超鄉曲陋氓。於一切學問。懵無所習。行年十七。始獲捧手於南海康先生之門。略聞古今治法。及中外變故。而學問既淺。閱歷尤寡。自撫歎然。烏敢語天下事。雖然。嘗聞之南海之言矣。學者所以經世也。學焉而不憂天下。無寧勿學。又曰。天下之事至鉅也。至蹟也。苟欲以一二人之力。振救之。雖大賢不能矣。然惟人人以不能自廢。而天下之患乃益大。是故雖有綿質陋學。苟率其不忍人之心。則未嘗不可以有補於天下。是用忘其愚固。振臂疾呼。極知無當。惟行其心之所安。竭其力之所能及。而已。乃者強學議起。海內志士。頗跂息輻集。謂庶有瘳。既爲言者所沮。綿蕪未定。遽以輟散。今殫精竭慮。一載有餘。思復舊業。合大羣。拯大禍。終未克逮。固由才力之不及。抑亦世變之莫究也。啟超自交李孟喬。得諗先生之言。論行事。以謂苟盡天下

之書院。得十百賢如先生者以爲之師。中國之強。可翹足而待也。人才者。國之所與立也。而師也者。人才之大原也。故救天下之道。莫急於講學。講學之道。莫要於得師。書中謂今日顯禍。固在東南。隱患仍在西北。至哉言乎。嚮嘗竊竊過計。謂吾西北腹地諸省。風氣闕隔。人才乏絕。恐不足以自立。今獲聞先生之餘論。則矍然起。釋然信。秦之可以不亡也。今日東南諸省。蓋不救矣。沿海膏腴。羣虎競噬。一有兵事。則江浙閩粵。首當其衝。不及五載。悉爲臺灣。割棄倉卒。呼號莫聞。雖有堅銳。祇增盜糧。雖有智勇。束手坐斃。然則居東南而譚富強。其猶過屠大嚼。雖少快意。終不得肉。惟西北腹地。遠距海岸。彝跡尙罕。地利未闕。涎割稍遲。而礦脈之盛。物產之饒。隨舉一省。皆可自立。秦中自古帝都。萬一上京有變。則六飛行在。猶將賴之。故秦地若立。東連晉豫。西通巴蜀。他日中國一旅之興。必在是矣。先生以織局書院兩義立富教之本。可謂知務。既以集股不易。織造恐致無成。甚矣任事之難也。今欲糾大衆立公司。以興地利。無論何事。想皆不易。就權宜之計。莫如興小農。

勸小工。如蘿蔔之糖。葡萄之酒。畜牛製乳。牧羊織毯之類。費本不鉅。盡人可行。及其既盛。獲利亦可無量。又日本每歲手造器物。銷至美國者。值八千萬。美人畏之。然則機器固爲富國第一義。然必謂舍機器之外。而卽無術以致富。亦未必然矣。彼至纖極瑣。如草帽邊者。猶且爲出口貨物一大宗。他可知矣。故苟能擇西人喜用之物。與通商口岸之人所喜用之西物。仿其式樣。擇數類而廣製之。雖手造遲鈍。不猶愈於已乎。勿謂其小。苟用者廣。出者多。何事何物。不足以生利。彼法國有以飼雞爲業。而數年之間。至百萬者矣。故小農小工。最可用也。先生若有意於是。則此間續譯此類之書。當以次寄上。以備采擇。其舊譯格致彙編西藝知新等。亦多可采。但取與地相適者而仿行之。亦興利中應有之義也。若地物既漸闕。則轉運一事。實爲通津之大原。河輪馬路二者。苟能舉其一。以達於近江。其所補益。實爲無量。但此事恐亦非旦夕所能集耳。今日最切要而最易行者。自當以興學爲主義。近歲各省學堂之設。所在皆有。其爲法也。以方言爲開宗明義第一事。似得

其本也。雖然欲講學者。莫急於擇師。今之學方言者。以西人爲師乎。則貧僻之地。未必能以重脩聘西人也。卽或能之。而西人之旅華者。大率傳教之士。不學無術。亦烏足以爲人師也。卽或能之。而言語不通。情意不達。烏在其能傳授也。以華人爲師乎。則今日之號稱通習西文者。上焉者能充譯署使館之繙譯。下焉者能作洋行洋艦之通事。如斯而已。於西人之政事學問。非有所知也。夫僅能充繙譯作通事。其猶華人之能作華語。粗識華文者而已。欲講中學。而以能作華語粗識華文之人爲之師。雖五尺之童。猶知其不行也。然則欲講西學。而以能作西語粗識西文之人爲之師。寧非惑歟。徒使學者沾染洋習。捐棄大道。六經束閣。論語當薪。其猶壽陵學邯鄲之步。東家效西子之顰。故步盡喪。益形生醜。今日通商口岸之士習。殆類是矣。故敢超謂今日欲興學校。當以仿西人政治學院之意爲最善。其爲學也。以公理公法爲經。以希臘羅馬古史爲緯。以近政近事爲用。其學焉而成者。則於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與夫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靡不融。

貫於胸中。若集兩造而辨曲直。陳緇羔而指白黑。故入官以後。敷政優優。所謂用其所學。學其所用。以故縫掖之間。無棄才。而國家收養士之效。日本變法之始。卽開此院。以故數年之間。人才大成。各用所長。分任庶政。是以強也。中國開學堂數十年。同文方言之館。所在有之。而其爲學也。不出於繙譯通事。是以弱也。啟超自頃入鄂。則請南皮尙書。易兩湖書院。專課政學。以六經諸子爲經。而以西人公法公理之書輔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歷朝掌故爲緯。而以希臘羅馬古史輔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當今時勢爲用。而以各國近事近政輔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今秦中興學。鄙意謂亦宜參用此意。務使中學與西學不分爲二。學者一身可以相兼。而國家隨時可收其用。而其尤切要者。千年教宗。運丁絕續。左袒交迫。淪胥靡日。必使薄海內外。知孔子爲制法之聖。信六經爲經世之書。信受通習。庶幾有救。先生以耆德碩學。悲憫天人。一言提倡。士氣振變。伏望努力。起衰扶危。則豈惟秦地之幸而已。南海先生長興學記。新學僞經考。四上書記。

各呈上數本。此皆先生嚆矢之書。自餘諸學。或撰而未成。或成而未刻。先以數種奉獻。亦略見一二耳。同門諸子。頗有所撰述。專以經學。諸子學。言經世者。秋間或可刻成數種。當以就正。拙撰西學書目表。淺陋已極。既承相愛。亦以奉塵。尙乞教之。南海先生頃游各省。所至講學。欲以開風氣。覺後賢。以救天下。去冬遊桂林。開聖學會。祀孔子。譯西書。桂士咸集。殆將大振。秋間將遊湖湘。入巴蜀。來年二三月間。或取道秦晉。以如京師。彼時啟超或能從遊。當可暢聆教益。今之中國。既如累卵。而東南沿海各省。益復朝不保夕。雖自竭其股肱之力。誠恐所志未就。十一而桑田滄海。倏忽已淪。故竊用憤懣。欲於腹地得二三豪傑。以共搆之。尊省振興之事。幸時相告。苟力所能及。靡不竭其拳拳。共矢血誠。力扶危局。亦未見天下事之必無可爲也。所懷千萬。苦未盡吐。容俟續陳。

與星村隊長書

長樂 梁鴻志 衆異

逕啟者。三年寄廡。一夕宵征。不告而行。於心滋歉。夫開館而容逋客。固國際之通

規然亡命而脫嚴扃。亦黨人之恆事。非虎兕之出柙。執事固無過可言。類爰居之避風。鄙人宜見幾而作。輕車竟去。誰知張祿之逃秦。微服而行。竊比宣尼之過宋。此日會稽甲楯。沼吳則期於十年。異時晉國橐鞬。報楚當避之三舍。專此佈謝。敬頌台綏。



52
101023



當代名人尺牘

卷

下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當代名人尺牘 下卷

致杜志遠書

餘杭 章炳麟 叔叔

昨徵生以紙來。爲書數行。聞君著籍青田。故誠意伯劉公。則鄉之令望。而中國之元勳也。平生慕之久矣。雖才非先喆。而事業志行。仿佛一二。見賢思齊。亦我素志。人壽幾何。墓木將拱。欲速營葬地。與劉公冢墓相連。以申九原之慕。亦猶張蒼水從鄂王而葬也。君旣生長其鄉。願爲我求一地。不論風水。但願地稍高敞。近於劉氏之兆而已。今先別書紙一副。求刻之劉公墓前。以志景仰。微聞清人入關以來。劉氏子孫雖微賤。其族尙盛。並願以此告之也。章炳麟白。

復張伽广書

章炳麟

伽广足下。天木來。得賜書并詩牋二事。僣譽過職。媿弗能勝。世无真人葆。或有求於支蘆菴乎。聞天木言。君素與譚復生交。又親見庚辛變事。閱世旣久。哀樂自多。

讀其詩。蓋有幽通思玄遺意。僕亦涉歷憂患多矣。東國既非吾土。恒有登樓之思。然以勤苦餘生。志反閒漠。浮屠云。如急流水。視如恬靜。豈謂是邪。志微憔悴之時。作彥輔子期者。猶足自娛。效伯倫嗣宗者。彌以得苦。若遠規正平。近希子美。則形神俱酷矣。私於數者。決擇甚審。勤而不怨。則吾豈敢。亦比物此志爾。時復一發。形之篇章。終有不自制者。來書以塵根未剗爲憂。此固未易斷伏。要當兼習又玄。且以遣累。若性能理煩。便可從事。考索念在析理。无妨精學大乘。有一於此。自足優游卒歲。其餘方伎雜藝。亦可兼修。以視萱草忘憂。合歡解忿。則虛實相縣矣。往者龔璣人亦似解此。以身當平世。聲氣尙多。故不能獨居精進。終身出入玄儒。顧反无以自遣。斯亦其不幸也。嘗念顏平原家訓一篇。爲亂世解憂之良藥。友朋有自悲身世。懊喪无已者。輒持此令卒觀之。謂君亦宜樂是。河清鳳至。事不可期。棟折榱崩。咎寧在我。此類不宜尋思。思之徒速老耳。言之不慚。幸惠子之知我也。

與羅振玉書

章炳麟

叔蘊足下。見東人所集漢學。有足下與林泰輔書。商度古文。獎藉泰甚。誠恁恁若。有忘也。林泰輔者。嘗在大學治古典科。非能精理。其所作說文考。特賈販寫官之流。非獨泰輔也。東方諸散儒。自物茂卿以下。亦率末學膚受。取證雜書。大好言易。而不道禮憲。其學固以疏矣。阮伯元。戴子高。諸君。徒以一二秘籍。佚在東隅。若視其國爲天府。亦因以其人爲有舊法世傳者。然其實非尊崇之也。兒童或五六歲。能作署書。市人雖知其不逮長者。猶慎重饋遺之。以爲偉奇。蓋方物是矣。頃世學者。不喻其意。以東國強梁。馳美於其學術。得機戳小善。輒引之爲馳聲譽。自孫仲容諸大儒。猶不脫是。兄其稍負下者。然今東方人治漢學。又愈不如曩昔。長老腐朽。充博士者。其文詞稍中程。聞見固陋。殆不知康成子慎。諸少年學士。嗚爲疏通。稍知寧人以來樸學。然大率隨時鈔疏。不能明大分。得倫類。及其好附會。任匈臆。文以巫說。蓋先後進所全。謂徐福所攜燕齊怪迂之士。作法于謔。令彼國化之也。有所答問。取給於佩文韻府諸書。雖經記常言。不檢故書。以短書類聚爲本。亦其

成俗然也。往者中土不校。東人優絀。橫奔重幣以求良師。如服部宇之吉輩。尙廁大學教授之列。歸卽自言深通漢故。騰而狂越。時出紙筆。殆與明世大全同科。猶不能比帖括兒島獻吉之倫。不習詞氣。而自爲漢文典。森大來。轉爲詩歌。體已骯黷。故不知代語也。亦授余正於其大學。白鳥庫吉自言知歷史。說堯舜禹三號。以爲法天地人。尤紕繆不中度程。大抵東人治漢學者。顯以尉薦外交。不求其實。窳名況乎域中。更相寵神。日繩其美。甚无謂也。余來小學始萌芽。林泰輔輩知說文不與刻符同術。於諸子中。最爲飭脊矣。然頑頓不能辨狀。不其平議皆奢言。亡割切者。自餘或往往知求音均。劉覽未旣。輒沾沾自發舒。翹而奮畢。蓋猶在趙宦光毛先舒下。妄者或以其禁昧不調之聲。自謂誠先漢語。復其次也。足下學術雖未周浹。自視過於林泰輔輩。固當絕遠。身在大學。爲四方表儀。不務求山谷含章之士。與之商略。而喜與九能馳驟。已稍負職。今復妄自鄙薄。以下海外腐生。令四方承學者。不識短長。以爲道藝廢滅。學在四夷。差之頃武。而行迷途。以卒世。則舊法

自此數。今國人雖尊遠西之學。廢舊籍。慕殊語。部曲相外。未足以爲大虞。且其思理誠審。亦信有足自輔者。今以故國之典。甚精之術。不自揆練。而取東鄙疑似之言。斯學術之大賊也。若乃心知其違。而幸造次僨起之華。延緣遠人。以爲聲譽。吾誠不敢以疑明詰也。

與章行嚴論改革國會書

章炳麟

行嚴吾弟左右。得鈔寄在歐來書。吾前在日本。逆知代議制度不適於中土。其後歸國。竟噤口不言者。蓋以衆人所咻。契約已定。非一人所能改革。且國會再被解散。言之懼爲北方官僚張目。故長此默爾而已。今國會惡名播於遠近。亦無再成之勢。窮而思變。人人皆知之矣。然則復理前論。適在今之時也。今所患於國會者。又非如代議然。否論所指而已也。蓋取決多數。其勢有必不可行者。以過半列席議員。監督政府官吏。則彈劾查辦之事。率牽制而不能行。以人民法吏監督議員。則過半數以上之議員作奸犯科者。亦無術以處置之。是故選區撤回。法廷起訴。

可以制少數議員。而不能制多數議員也。或曰。政黨結合。則多數一心。彈劾查辦。必無停滯。然吾國之政黨。已可知矣。以愛憎爲取舍。雖實舉彈劾查辦之事。亦無益於國也。而人民法吏之監督議員者。復非政黨所能就。假令議員過半以上。無不作奸犯科者。欲使全國之選舉區。并起而撤回之。則勢有所不成。欲使法廷起訴。法吏雖強。鯁有力。亦懼於傷國體而止耳。使夫百務停滯。動轉不便。有若萬牛回首之勢者。則取決多數之爲也。今以選舉元首批准憲法之權。還之國民。此不能不取決於多數。以多數決之而無害者。以其在全體國民不在代議士也。若夫監督政府。則當規復給事中。監督官吏。則當規復監察御史。給事中御史二名。有帝王侍從官之嫌。宜取其實。而分科分道。各司其事。監督之權。始無牽制矣。不幸而給事中御史復有作奸犯科者。不過於一科一道中爲之。而非全體爲之。則法廷起訴。亦易行矣。以科道監督政府官吏。以法吏監督科道。其連及者不廣。則無牽制難行之事。比於國會議員。似爲勝之也。給事中御史所以必分者。何也。曰。一以監督政府。一以監

督官吏。監督政府者。事未成而制之。監督官吏者。事已成而彈之。其事務不同。有不能合一者也。自唐訖明。給事中本特置一官。詔令既下。由給事中分科發鈔。以行於部。其行政不便。用人不當者。給事中有封還之權。若大體不謬。節目失當者。又有批敕之權。其各部所定科令。諸吏所上章疏。得旨允行。而於事不便者。給事中有駁議之權。駁議科參自部以下。無敢有抗科參者。此與今議員所掌。未有大異。唯立法則由各部擬案。給事中加以可否而已。若御史則專主彈劾。與給事中異用。清雍正以後。君相惡給事中之害已也。并其職於都察院。使與御史同務。法定職掌。雖猶以封駁之權予之。然詔令多由軍機密行。鮮由內閣明發。雖欲封還。而無由。凌夷日久。雖明令用人。亦瞠目視之矣。由臺御史諫中給事不分。君相得以專肆。然猶幸有彈劾之制。使之從後救正。究其所失。蓋已多矣。給事中日閱詔令。事務繁猥。則於百吏曖昧之事。自非其所能察。御史以無事觀察官邪。使之審定詔令。又非其所暇爲。且使政府有不法詔令。給事中承順而頒行之。經御史彈劾。則閣員當事者。給事中當科者。皆當負

答同在一官。卽無由裁正矣。其不能不分者勢也。御史與法官所以必分者何也。曰。官吏違法瀆職之事。有於刑律未嘗定罪者。亦有事情委曲。非法官所能喻其旨者。細者如受贓之事。蓋非徒財物珠玉而已。妓妾之奉。文字之諛。如立德政碑等至於肖像建祠。起堂署額。此其與贓一也。而於法式無其條。大者則有辱國媚外。陰損主權於法。亦或不可科罪。其最甚者。以陰險刻薄爲政。馴至藩鎮叛變。寇盜日熾。若唐盧杞。明溫體仁所爲者。爲禍至烈。人心惡之。亦至深。然稽之刑律。則無事也。是豈法官所能問哉。近世刑律之設。以糾治百姓者多。以糾治官吏者少。非有彈劾查辦。則恣其所爲矣。彈劾查辦以後。於刑律不應科罪。而但受行政處分者。亦當視其輕重議之。免職降資。一也。除名不叙。二也。於他州安置。宋時有此制。特以待官吏。不以待人民。非流刑之比。三也。於邊庭效力自贖。清時有此制。亦特以待官吏。不以待人民。如發往軍臺。効力仍以廢員視之。不以流配犯人視之也。四也。此則當定之官吏懲戒法。不當定之刑律。其處置又有異矣。故御史與法官不得不分者。亦勢也。唐宋給事中不分科。御史不分道。分科分道自明始。今欲使

人有專責。事權易舉。則分之爲宜。給事中職。但準明之六科而廣之爲九科。明六部故九科。又設一科以對國務院可也。御史之職。分道當與明時有異。蓋各省已有自治之制。彈劾省吏。自有本省人員主之。不當據省分道。亦按部院分之可也。科道員額。明時科至五十餘人。道至一百一十人。今以每科每道各置四員可也。科道官何自而出乎。選舉則與代議同弊。任命則由政府愛憎。是皆有所不可。今使其人皆出於考試。考試及格。則使之互選。選舉已定。則政府加以任命。以先有考試。故選舉不能妄投。以先有選舉。故任命不能隨意。視近代議員。純出選舉。唐宋臺諫。直由任命者。其弊必差減矣。考試之法。政府先聘鴻儒碩學。諳練政事者。以爲考官。厚其祿養。封輅而致之京師。所過防閑惟謹。其應考者。給事中則取專門畢業。及前代進士以上。曾充薦任官六年。或充簡任官三年者。爲應考資格。御史則取專門畢業。及前代鄉舉選貢。曾充薦任官三者。爲應考資格。其有名實卓著。而資格未具者。考官得特調以就考焉。關防周衛。糊名錄朱。仍如前代科場舊

制錄取之數。以科道員額三倍爲準。既錄則爲選舉人。使之互選。選成則以告於政府而任命之。然則庸吏土豪白丁暴人之徒。必不得闖入矣。唐宋給事中官甚尊。御史則末僚矣。明代給事中御史秩各不過七品。清代增秩至五品。然出就外吏。猶不過道府。其視之亦微也。夫位過尊。祿過厚。則無勸功樂進之心。位過卑。祿過薄。則有訶人受賂之志。今宜使給事中處簡任二等資。御史處薦任四等資。爲得其中。給事中以在職六年爲限。御史以在職三年爲限。無使長久淹滯。以失鋒利之氣。此亦與議員改選同意也。以上所列。鄙意似以爲洽。請更評其當否。兄炳麟白。

與汪旭初論阿字長短音書

章炳麟

旭初足下。前聞足下述袞父語。以爲歌戈魚模古韻皆作長音。略有辨難。今見袞父原著。惜其未探音理也。爲條辨如左。內典譯音。自隋以上。皆略取相似。不求諸切。玄奘窺基義淨之書。譯音漸密。然亦尙有疏者。如宋明人書。譯金元音不能正。

確。蓋不足爲典要矣。袞父見其譯長音者。仍取歌戈之字。以爲歌戈亦本長音。不悟用戈歌作長音者誠多。亦有取之他部者。或本泰支曷末諸部。如羯羯末末賴賴阿阿等是也。或本覃談諸部。如曇曇三三藐藐三三南南無等是也。唯泰支曷末。妙切長音。其他皆略相似而已。且梵音聲勢。吾曾親從印度學者受之。其阿字本有短長二韻。如釋迦牟尼之迦。菩提薩埵之埵。阿修羅之羅。於彼亦作阿字短音。卽此歌戈等部音也。西音有阿字長音。無阿字短音。故於此不能分別也。晉宋齊梁之間。麻部與歌戈同讀。凡阿字長音短音之韻。或以歌戈麻字譯之。或以泰支曷末字譯之。其長其短。亦未暇分別也。有時參用殊韻。則覃談亦得以承間籛乏。今以不甚剴切之譯音。倒論此上古音聲勢。然則覃談等韻。於古亦作阿字長音韻耶。必不然矣。通語之譌。以佳娃卦畫作阿字長音。吳越音之譌。以綽約芍藥作阿字長音之促。聲音曼衍。誠有不可究詰者矣。乃如魚模部音。純爲閉口。此古今無異者也。袞父見唐韻麻部有華瓜車遮等字。以爲魚模亦本阿字長音。此振古所未聞。

者。或引東郭牙事爲徵。蓋顏氏家訓亦嘗以證矩莒異音矣。由今觀之。矩爲羣母。莒爲見母。清濁有異。而呿唵不殊。顏氏所說已誤於前矣。今直爲張口作勢。故口呿而不唵。夫與莒字同類者。國名有魯楚吳許等字。皆古韻魚模部音。直以聲勢占射。又焉知其必爲莒也。吾嘗檢隸續所列三體石經。春秋莒字。篆隸皆作莒。乃知莒本筥誤。由隸書傳寫。變竹爲草使然。詩國風於以盛之。維筐及筥。傳曰。方曰筥。員曰筥。筥卽今之籃子。其口豁張。故桓公呿口以肖其形。東郭牙由是意度得之。本非以呿口表示聲勢明矣。若韋昭讀車爲尺遮反。江東呼華爲琴。琴自音敷。不出其類。遮亦古韻魚模部字。古車字本音居。韋昭特變喉音爲齒音。而非變其聲勢。中原車字亦有轉入歌戈韻者。魏程曉詩以道路無行車與出入不相過爲韻。此乃作阿字短音。由是以推。上林賦外發夫容菱華。內隱鉅石白沙。沙自音莎。華亦讀如和耳。若聲類音蠱爲弋者反。莊子讓王篇其土苴以治天下。釋文音土爲敕雅反。此或如魚模本韻。或流入麻韻。未可的定。詩周頌不吳不敖。何承天音

吳爲胡化反。則蓋流入麻韻矣。然麻韻之在南朝。仍作阿字短音。皆不足以證魚模之爲阿字長音也。夫歌戈必爲阿字短音。非徒以今音證古知其然也。於音理自有不可立異者。蓋歌戈部字。音稍斂則近於支。今京師呼哥可何河等字。蘇常閒呼我字是也。再斂則遂入支。唐韻支部所采皮施奇儀匣離吹爲等字是也。支部於他國卽伊字韻。以歌戈爲阿字短音。故音斂就變如是。若本阿字長音。雖曼音轉移。仍不與支部連瑣。無由有此轉變。此音理之自然。非可以強詞奪者。魚模之音。唐韻以來。亦兼容侯部流轉。如彼分立虞部是也。假令魚模皆作阿字長音。則虞部亦不得不爲同例矣。侯聲勢與此絕遠。亦不得流轉至是。況魚模入聲爲鐸。少變亦爲陌爲昔。以阿部長音收之。入聲必不得爲鐸。亦不得轉爲陌昔矣。是亦音理自然。不可以強詞奪也。吾今爲定論曰。唐韻歌戈麻分三部。歌戈固阿字短音。麻亦不竟作阿字長音也。所以必分三部者。歌部歌何阿等字皆開口。戈部戈和倭等字皆闔口。今江西人辨此極清以開闔爲異。麻部兼有開闔。而更闌入魚模變音。

且又有自支佳闌入者。如哇、望等字。是以三者不得不分。非其聲勢長短有異也。南朝

以此三部同用者。不可悉數。唐時功令。麻與歌戈分用。乃以字數多寡。定其離合。

又不盡係於聲勢矣。今者吳越之域。江寧呼家茶馬等字。猶作短音。自此而東。北

自常州南抵浙之紹興寧波。其讀麻韻。皆與歌戈同爲短音。唯齒頭音嗟且寫邪

全部祇十分之一耳。而通語於此數字。反不作長音也。此卽六代正聲。中間唯浙江省會有異。此由宋室南

里卽復夫何以知其然邪。唐張籍永嘉行云。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語。

是知以麻部同歌戈短音者。則西晉之遺聲也。麻部且然。況如歌戈自古不聞有

異音者邪。日本人吳音漢音之別。吳指金陵。漢指長安。今兩方音皆不與日本所

觀彼中學近代英語者。發聲尙不能諧。切況古代夫然則阿字長音之韻於古竟

無其音邪。曰有之。歌戈之與泰。一短一長。若手足相倚。而對轉同入元寒。泰。夬

諸韻。卽古阿字長音韻也。往昔顧段諸公。未知泰。夬與脂微齊皆灰異類。東原石

渠。考迹周秦有韻之文。知其不同矣。乃所以不同之故。二公亦未能著言之。蓋以

去聲祭泰支廢。入聲曷末黠月羣薛。聲音凌雜。莫由得其綱領。故綱領云。何以吳越音相證。其呼介疥芥界帶泰快外蔡敗拜賴癩等字。皆作阿字長音。正如中原之呼麻部去聲者。中原呼大話等字。音亦然也。其在入聲。曼獺達。撻闌乞空牽豁昏厥殺轆刷蔡拔跋襪髮發長伐刺。通語皆爲阿字此音之促已。夫去入二聲。必爲一貫。刺昏達察。既爲阿字長音之促。則知賴語大泰蔡必爲阿字長音。大字轉作阿字短音。唐韵入箇韵。作唐佐切。此正長短相變所致。別有馱字。從大得聲。亦唐佐切。今人或變大之長音。呼如代字。則失其聲勢矣。大字亦或作阿字長音之促。如會稽大末縣孟康音大如闕是也。此所謂綱領也。因是以推諸音。審發之音。則廢之音可知也。審察之音。則祭之音可知也。是故以此諸韻。推迹古音。去聲皆爲阿字長音。入聲皆爲阿字長音之促。與脂微齊皆灰一類。侈歛判殊。蓋自戴王得其事證。而鄙人始擢其聲勢也。知古韻自有阿字長音。哀父所疑。其亦渙然冰釋矣乎。

章炳麟白。

答曹聚仁書

章炳麟

詩之有韻。古今無所變。惟周頌有數首。似無韻者。則以古詩用韻。錯綜無定。其排列不盡同。今人以孔氏詩聲類法求之。仍非無韻也。來書疑僕所論。案所論大旨論中。祇問形式。不論精神。夫文辭之體甚多。而形式各異。非求之形式。則彼此無以爲辨。形式已定。乃問其精神耳。非能脫然於形式外也。僕所謂形式者。亦祇以有韻無韻爲界。若夫屬句長短不齊。則樂府已然。所不論已。來書言女子不著裙。不失爲女子。詩無韻。亦不失爲詩。所引非其例。女子自然之物。不以著裙得名。詩乃人造之物。正以有韻得名。不可相喻。來書又疑百家姓等。雖有韻。不得爲詩。不知以狹義言。詩之名。則限於古今體詩。旁及賦與詞曲而止耳。以廣義言。凡有韻者。皆詩之流。箴誄哀詞。悉入詩類。百家姓者。昉於宋人姓氏急就篇。其源則史游急就篇。開之。臚列事物。比而成句。編排各句。合而成韻。百家姓然。醫方歌括亦然。以工拙論。詩人或不爲。以體裁論。亦不得謂非詩之流也。若夫無韻之作。僕非故欲摧折之。祇以詩本舊名。當用舊式。若改作新式。自可別造新名。如日本有和

歌俳句二體。和歌者。彼土之詩也。俳句者。彼土之燕語也。緣情體物。亦自不殊。而有韻無韻則異。其稱名亦別矣。中國自古無無韻之詩。有之自胡人史思明始。思明得櫻桃。未知詩而欲作詩。乃曰櫻桃一籃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思明之子一半與周摯。思明用事之臣人曰何不以懷王周摯上下易之。則成韻矣。思明大怒曰。豈可使周摯居我兒上耶。此事相傳以爲笑柄。今若以無韻詩家之說評之。則思明乃不誤。而笑之者真誤也。然乎否乎。必謂依韻成章。束縛情性。不得自如。故厭而去之。則不知樵歌小曲。亦無不有韻者。此正觸口而出。何嘗自尋束縛耶。絕句不過二三韻。近體不過四五韻。古體語雖煩複。用韻轉換。亦得自由。惟詞之用韻稍多。而小令亦祇數語。絕無束縛情性之事。若并此厭之。無妨如日本人之稱俳句。若不欲用日本名詞。無妨稱爲燕語。不當以新式強合舊名。如史思明所爲也。苟取歐美偶有之事爲例。此亦歐美人之紕漏耳。何足法焉。

與劉光漢書

章炳麟

申叔足下。與君學術素同。蓋乃千載一遇。中以小釁。剪爲仇讎。豈本君懷。慮亦爲人誑誤。兼以草澤諸豪。素昧問學。夸大自高。陵懷達士。人之踐忿。古今所同。鋌而走險。非獨君之過也。天美其衷。公權隕命。君以權首。衆所屬目。進無搏擊彊禦之用。退乏山林獨善之地。彼帥外示寬弘。內懷猜賊。閑之游徼之門。致諸干撻之域。臧穀扈養。由之任使。賃舂執爨。莫非其人。猜防積中。菹醢在後。悲夫悲夫。斯誠明哲君子所爲嗟悼者也。夫恩素厚者。怨長。交之親者。言至。僕之於君。藝術素同。氣臭相及。猥以形壽有逾。恆人視之。若先一飯。精義冥思。亦有多算。君雅好聞望。不台於先我。自謂文學緒業。兩無獨勝。懷此望彌。以恨恨。然僕豈有讎蔽之志哉。學業步驟。與相將悠悠之譽。又非由己。疇昔坐談。蓋嘗勤攻君過。時有神悟。則推心歸美。此蓋侖友善道之常。而君豈忘之邪。自頃輶張。退息墳典。匈懷相契。獨有黃生。思君之勤。使人髮白。何意柿附。乃尋斧柯。令中夏無主文之彥。經術有違道之謗。獨學少神解之人。干祿得鼎烹之悔。以此思哀。哀可知已。君雖絀離鞅絆。素非

愚闇。內奉慈母。亦聞史家成敗之論。絜身遠引。雖無其道。陽狂伏梁。爲之由己。蓋聞元朗冲遠。皆嘗爲凶人牽引矣。先迷後復。無滅令名。況以時當遯尾。經籍道息。儉德避難。則龍蛇所以存身。人能弘道。而球圖由之不隊。禍福之萌漸。廢興之樞機。可不察乎。然則唐棣之華。翩然如反。未之思也。何遠之有。

甲寅四月初九日家書

章炳麟

湯夫人左右。清明日一書具悉。吾自二月十七日遷龍泉寺。仍被長桂巡警監視。信亦不能寄去。因是嚶嚶耳。近唯得數冊破書消遣。而數見不鮮。亦頗厭倦矣。身體无恙。唯一人獨處。思慮恒多。夜至兩點鐘后。方能孰眠。有時竟至天亮。早起則在兩點前后矣。衛生之道。至此全乖。平素雖嘗學佛坐禪。思慮掉舉之時。卻又无用。邇來萬念俱灰。而學問轉有進步。蓋非得力於看書。乃得力於思想耳。幸得苟全。此事終不能放過。次則平生所好。又在醫學。君亦嘗涉獵及此。願同注意。家中頗有醫書二三十部。皆宋明精本。數年搜求。遠及日本。然后得之。望爲我保持也。

昔人云。不爲良相。當爲良醫。吾視陸宣公。固亦無任。而功業略可相比。困窮亦與之同。勉思此公。乃吾浙江前輩。心焉慕之矣。君近日身體安不。幸勿愁煩。死生離合。委之於天。亦不得已也。此間起居萬福。

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書

章炳麟

湯夫人左右。不通函件幾四旬。以吾蕉萃。知君亦無生人之趣。幽居數月。隱憂少寐。飲食僕役之費。素皆自給。不欲受人餽養。今遂不名一泉。延之六月。則槁餓而死矣。亦不欲從人告貸。及求家中寄資。蓋如勞瘵之人。不可飲以人參上藥。使纏綿患苦。不速脫離也。烏乎。夫復何言。知君存念。今寄故衣以爲記誌。觀之亦如對我耳。斯衣製於日本。昔始與同人提倡大義。召日本縫人爲之。日本衣皆有員規標章。遂標漢字。今十年矣。念其與我同患難。常臧之。以爲紀念。吾雖賈斃。魂魄當在斯衣也。亡后尙有書籍遺藁。留在京師。君幸能北來一撫。庶不至與雲烟俱散。自度平生。志願未遂。唯薄宦兩年。未嘗妄取非分。猶可无疚神明耳。先公

及太夫人墓。在泉唐留下邨九條沙。自更患難。東竄岫夷。違冢墓者八歲矣。辛亥旋歸。半載中抵杭三次。皆以塵事迫促。又未及躬自展省。違離塋兆。遂十一年。今歲八月四日。則先公九十生辰也。自去歲初春。已擬及時爲營佛事。以抒永懷。今遂不得果願。君於是日。當爲我謁祭墓前。感且不朽。吾生二十三歲而孤。憤疾東胡。絕意考試。故得研精學術。忝爲人師。中間遭離。痛苦亦已至矣。不死於清廷。購捕之時。而死於民國。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已后。中夏文化亦亡矣。家本寡。諗君孤苦。能勤修自業。觀覽佛經。以自慰藉。此亦君之所能。而尊舅氏毅臣先生之遺教也。長老如湯蟄仙先生。至戚如龔未生。皆宜引以自輔。此二君者。死生之際。必不負人。其餘可信者鮮矣。言盡於斯。臨穎悲憤。炳麟白。

甲寅六月二十六日家書

章炳麟

湯夫人左右。稿餓半月。僅食四餐。而竟不能就斃。蓋情絲未斷。雖絕食亦无死法。十六日由彼處醫生前往關說。卽於是夕出龍泉寺。見寓東四牌樓本司胡同鐵

如意軒醫院。醫生徐姓。卽爲關說者也。客來可以自由。亦无警察監視。目下正在物色房屋。當道疑忌。亦漸解釋。唯尙難豁然耳。友人相助。以李柱中錢念劬爲最力。二君皆勸接眷。以堅當事之心。吾意與君久別。聚首无期。亦亟望來京全處。人事變遷。今非昔比。當不至有詐欺事也。前得來書。知太夫人患風未愈。吾亦自診脈息。驗之身世。深恐命不久長。大氏遲則十年。速則五歲。則无此身矣。是君與我聚首之期短。而奉養堂上之日長也。憂鬱之餘。猜嫌得釋。或可優游卒歲月。與君文史相樂。得保餘年。則不幸中之大幸。余京師雖穢濁之區。幸有學子數人。朝夕譚詠。君嚳堅士輩。亦將迎眷。君來不憊无伴也。今屬朱遜先前來迎致。願勿淹滯。遜先迺學生中最老成者。前在日本招兩女東來。亦由遜先携致。滄中韶料。可以无憊。余后窮通之理。聽之於天。種瓜灌菜。亦可以爲生耳。蟄公未生。恐尙未知內容虛實。如聽遜先口語。自可知之也。書此敬問起居萬福。

與章太炎書

長沙章士釗 行嚴

太炎長兄左右。兄集中有代議然否論一首。主不設國會。又與馬良書。及記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復於此三致意焉。此皆遙清末年。兄在東京所標大義。時弟習律英倫。浮慕政黨政治。兄有此文。竟頑然不省人事。卒後亦未遑追誦。無何。民國締構。議士譁起。吾二人皆歸國。國之大政。大率有所主張。獨不聞兄續用力。摺擊代議制。人亦莫或道之。弟本主三權。又無足論。蓋兄文相忘於廢官豪民。狼奔豕突之中也久矣。斯制既立十年。捉襟見肘。弊害百出。弟從來所持信念。掃地以盡。橘移淮南而化爲枳。亦漸聞人深致慨歎。然有人民神聖國會萬能諸說。裨販政治者流。得以奔走號呼。關其口而奪之氣。亦遂委蛇委蛇。莫肯頌言其非。前歲弟在廣州。偶言議員宜課資格。受試驗。聞者大譁。又在上海揭論。主憲法不由國會訂立。其文流傳羊城。兩院中人。指爲叛逆。張皇號召。削弟議籍。此固不值一錢。然取證議員諸君之抵死不悟。則有餘也。今天下大亂。紛紛不能休。軍閥與國會同尸其咎。長此不已。國誰與立。軍閥別爲一事。至國會者。信無人不以改弦易

轍爲不能緩。顧其術不出口耳四寸之間。亦謂分子殺亂。宜黜暴登良已耳。人數過繁。宜去原額之半或三之一已耳。選法未善。宜改從某制某制已耳。抑或如弟夙持一院制論。謂中國無設上院理已耳。至國會屹然爲憲政不可缺一機關。自非吾兄未嘗敢有以一矢加邊者也。語云。蝮虺螫手。壯士斷臂。民國之螫於國會也甚矣。以弟之愚。駭駭懷斷臂之念。不止一日。然懷之而不敢發。且善後之道。不止一端。如國會去而立法何寄。所謂新黨豪氓。慣肆人上者。不使出於國會。宜以何爲尾閭。皆需列案考求。未可率爾而道。歐洲大戰數年。多見國會之不適於政。卽英倫巴力門威權無上。近來亦且搖搖論政之士。大持異議。弟逝將西邁。深致查察。外參世界新趨之勢。內按吾國已然之情。中本爲政宜然之理。發爲文章。以訊國人。不謂塗登半程。日剛逾朔。循誦兄文。忽憶名論。其說建於未立本制之先。始爲人人所不能言。中爲人人所不敢言。卒爲人人所欲言而不知所以爲言。此誠不能不蒲伏於兄先識巨胆之下。不勝歡喜。深用自壯者也。竊觀兄文論事。

每多奇中人爲外物所蔽。不能體悉。往往造一勝論。用等浮雲。昔者子雲寂寞草玄。自傷牴糞。知其能實五稼。飽邦民者。果有幾人。以弟與兄相暱。曾不能抗蹤伯松。其他又何足論。所舉封建久近。幘積大小諸義。均顛撲不破。此外有何新剖。尙望開陳。國會去後。兄意似歸重綜覈名實。然否論所列各條。微嫌簡略。詳細條貫如何。及弟曩舉所需列案兩事。如何籌度。昔何承天與人論事。謂吾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今絕國會。亦有此嫌。欲求實施。其方安在。凡此諸問。雅思所及。俱願詳聞。又兄所持義。間有遷變。如夙厭聯邦。今反稱之。其一例也。代議然否。旣久不道。人且莫明。兄指所存。重伸本懷。必不可少。幸更爲文張之。弟有所見。當具別紙以往。草蹙不盡所懷。弟士釗謹白。

答蔡鶴卿書

章士釗

釗猥以庸愚。曩歲從先生後。略與教事。自審性不相習。力不相副。機緣偶觸。退避不遑。以知其難而不敢犯。誤人子弟而良不忍也。是主講辦學。均自以爲不可。何

言長部。今構成斯局。劍亦無以自解。無他。亦平日慣爲大言。好預事故。有以致之。已耳。無源之泉。其涸可待。一蹶至此。夫復何言。來教所稱教育界各種問題。究爲何種。惜未疏列。惟以師友之所習談。經驗之所默示。私衷自度。約有數端。辦教育者。每爲經費所困。就中尤以積欠過多。致一尋常教職員之進退。爲所束縛。以言改革。其又何從。一也。校紀日頹。學績不舉。學生謀便曠廢。致倡不受試驗之議。卽受試矣。或求指範圍。或脅加分數。醜迹四播。有試若無。爲教授者。以所講並無切實工夫。復圖見好學生。以便操縱。虛應故事。亦固其然。二也。吾國興學許久。而學殖轉見荒落。如白話文字之不通。及出版述作之蕭索。可以概見。他國大學教授。在職愈久。愈見一學之權威。而吾國適得其反。夫留學生初出校門。講章在抱。雖無成業。條貫粗明。而又朝氣尙存。污俗未染。驟膺教職。彌覺兢兢。此類人選。他國至多置之研究院內。助教室中。而在吾國則爲上品通材。良足矜賞。何校得此。生氣立滋。顛生雪艇通伯諸君之入北大是也。過此以往。漸成廢料。新知不益。物誘

日多。內詔學生。外干時事。標榜之術。工。空疏化爲神聖。獷悍之氣盛。一切可以把持。教風若斯。誰樂治學。北京八校。教授多至數百人。年耗庫款。少亦二百萬元以上。歲終至無百頁可讀之書。三年可垂之籍。以登學府而版國門。學者自捫。寧誠不忤。而爲之學生者。讀西籍既乏。相稱之功能。質本師又乏。可供之著述。幾紙數年。不易破碎不全之講義。尸祝社稷。於是出焉。此云興學。寧非背道三也。校款之不足也。如彼。人才之消乏也。又如此。而北京教育。乃必於國立大學四字之下。強分門戶。贅設多科。卒之兼課紛紛。師生旁午。學統盡壞。排娼風生。欲求首都有一宏深精進條幹分明之大學。與倫敦巴黎競爽。俟之百年。將亦難得。且也。大學爲學術總集之名。猶之內閣爲治政總集之名。內閣有長財政者。不聞稱財政內閣。有長司法者。不聞稱司法內閣。今大學宜講農工業。竟自號農業大學。與工業大學。大學宜講法律政治。復自號法政大學。甚至師範美術。文科中之一部耳。亦分別獨立。各稱大學。幹爲支滅。別得類名。邏輯所不能通。行政所大不便。部落思想。

橫被學林。正士寒心。友邦騰笑。四也。凡此四端。皆釗平昔之所熟計。有時侍教。亦或及之。第三事。釗於北大教授職內。且佐先生有所計劃。時由先生特籌。列入編譯預算之款。積至本年。數幾二十萬。惜無宏績。足副初衷。第四事者。曩歲與先生遇於倫敦。曾一痛論。前年先生出國。愚與諸友走送津門。小樓聚語。並三致意。夢麟孟餘。俱獲聞之。凡此釗並不以爲深謀秘計。到部未數日。卽持執以爲政策。徧集八校當事。開誠切商。今再明白言之。清理八校積欠。由本部設委員會董理之。所有校欠。悉由部負責清償。使各校得依據新預算。切實整頓。一也。本部設考試委員會。仿倫敦大學成例。學生入學畢業諸試。概由部辦。本年並特辦臨時大試一次。以期整理班次。施行新學年課程。二也。本部設編譯館。要求各大學教授。通力合作。優加獎勵。期於必成。務使期年之間。有新著數十百種。布列爨舍。辭理並當。鑿人取求。三也。合併八校。四也。當聚議時。釗持說侃侃。無所避就。同人雖有後言。臨席未甚駁詰。釗不明官術。尤惡權謀家言。韓非所謂事未發而使人疑之爲

危釗愚未以爲意。果也。數日之後。浮議鋒起。清理積欠。似絕有利於校。而無不樂爲者。乃以校中有實銷預算之違。便在因緣負數。以爲奸利。議梗不行。部試諸生。青年自視爲大逆不道。校員陽持靜嘿。而陰和之。潛勢極張。宏獎著述。竟訛傳爲甄別教員。不加考詢。頑然抗議。合併入校。施受之間。本費斟酌。事前艱於說明。暗潮竟不可終日。凡此諸象。釗蒙未之先見。或少見之。亦不甚瑩。正設法轉移間。而五七之事起。夫五七者。以紀念愛國爲恆例者也。此種紀念。於釗所擬政策何涉。釗何所爲。而必壓抑之。以爲快。先生視釗。又豈僂辱學生。以自求禽犢者流哉。禁止游行。事前原有警廳通知。請爲轉知各校。但本部並未照辦。報載轉知一文。乃出黠者僞造。並非事實。然事已至此。釗乃立於不能辯解之地位。蓋政治上之責任。本無理性。有人聲東擊西。必以斯責課之。媚嫉者明知而掀髻。姑息者不察而諷退。此則舍順受外。別無他道。何也。移咎同僚。壯夫不爲。苟免橫逆。介士所恥也。昔劉寬下車。歸牛鄉人。不疑坐盜。反金同舍。疑似之不足辨。自古如是。釗雖不學。

此量有之。然釗辭合肥有云。已餒之鬼不靈。既鍛之羽難振。教育方針。果復以何道施設哉。先生謂有數問題。可由釗迎刃而解者。又豈料庖丁此役之見笑屠伯。至於是哉。聊因德音。偶張胸臆。事勢繁委。書之不覺累幅。惟不惜少頃之閒。賜覽觀焉。

與陳就明書

麗水章 閻巨摩

就明足下。自我不見於今三年矣。足下學業健進何似。刪園諸子。想都無恙。與足下携尊於六橋三竺間。旨酒良朋。足供言笑。恬然自醉。不復知人間世。尙有巨摩矣。僕賦秉質直。不達世事。親善疾惡。出於天性。而口舌胸臆。又未肯假借。遇吳狗遼豕。在他人或能與之周旋。僕則不屑假以辭色。至若慷慨激昂之士。雖爲屠沽亦樂近之。此皆足下所久知。朋儕所切戒。而僕所未能從者也。以今之世。行僕之行。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况其下者乎。庸是慍於羣小。受侮孔多。清夜自思。且喜且懼。斗室枯坐。一篇相對。寂寞之餘。徒起繁想。屈指故交。或鎮邊鄙。或長郡昆

出其抱負。黎庶蒙庥。丈夫處世。固當如是。又未嘗不自慚鳩拙也。然苟得二三相知。晨夕晤言。雖有富貴。視同敝屣。乃並此區區者。亦遠莫之至。命之不猶。夫復何言。所可幸者。負屣遠游。獲交名彥。碩德潛行。足爲矜式。譬彼行路。披離荆棘。正患手足莫措。而芝蘭忽見於前。是非天相。必不有此。此則足下應爲僕喜。亦僕用以自喜者也。頃遇壽羣言及足下。欲作班定遠傳。介子立異勳於絕域。取斗大金印。此誠壯事。有足多者。並聞趣僕從殿。期助鞭鐙。此則未免計左。以僕之冰心寒骨。氣如霜霰。熱血男兒中。豈容有此。且遇煩劇。則不勝煩劇。遇清冷。又不耐清冷。歌哭無時。幾同野鶴。生平見太羹玄醴。未嘗稍動食指。何苦於垂壯年華。乃作倒紉。嬰兒事耶。人之有過。特苦不自知耳。苟知之。而視然爲之。是自欺也。欺人猶不可。況自欺乎。足下之不棄僕。足下尙未深知僕也。縱或知僕。人知我。與我自知。又未可同日語。是則僕之方命。非負故人。特恐負我之良知耳。昔唐伯虎處鬱積之秋。放爲文章。都無理法。謂千秋萬世後。自有知我。楊升庵簪花傅粉。佯狂過市。王元

美謂彼不甘岑寂。僕則並文章而無之。不但千秋萬歲後。不願知有我。卽當世英彥。亦願不見不聞。自甘寥落。較之前賢。不又少此一舉耶。十年前腸肥腦滿。自以爲拾功名如土芥。而今而後。吾知勉矣。闔再拜。

與王季高書

章 闔

武林一別。忽忽十年。足下奔走國事。不遑啓處。溯念前塵。都不記憶。猶記癸卯七月。闔在武林。適醉笙歌。漱石輩自金陵回杭。相遇明聖湖畔。談及足下行蹤。云不日至省。斯時企慕綦切。急欲一覩顏色。以爲快。後三日。植之來。又二日。鑑湖來。又一日。慧民來。慧民來時。闔適病熱。少間往訪鑑湖。見座間一昂藏丈夫。暢談時事。疾首蹙額。抑然若不勝其憂者。竊詢漱石。始知爲足下。進與握手。歡若平生。君於是日。卽往海上。從此經營偉業。頓隔雲泥。丙午丁未之交。浙吏如虎。逢惡之徒。殺人爲贅。凡我良士。感受荼毒。或棄市朝。或亡異域。或匿僻壤。或更姓字。足下於此死亡相續之際。曾不聞有一書相慰藉。豈論漱石慧民輩惡耗。寸心都死。無從下筆。

不然。譬若天半鴻鵠。奮其羽翼。逆風而飛。瞬息千里。雖覩燕雀覆巢。亦不違恤耳。聞自經慘劇。目覩怪狀。世事艱險。百念俱灰。寧披篋荷屨。窮探林壑。縱伍鹿豕。猶以爲榮。去年越郡光復。君實主之。赫赫師干。遐邇欽矚。屢欲致書左右。深恐軍事旁午。多勞記室。以是中止。惟日盼善言。善行。祛民痼習。不意寂無所聞。今夏忽有越鐸報社之事。初以謂旌旄之下。必不有此。旣而遠近喧傳。萬口沸騰。間有疑及左右。重誣賢者。竊未敢信。私心惴惴。以爲使君聞知。何以爲懷。不意近日汪君之事。又來自公。揆諸前轍。有若雷同。意者足下於此。不自斂抑。稍形辭色。左右佞人。誤會意旨。借此趨承。用爲媚階。是則不可不省。古之君子。當得志之時。未嘗不戰兢恐懼。深自砥勵。仍不免求全之毀。皆由二三其德。不自滿假。佞人復從而驕之。假威行暴。終累大德。深可懼也。不然。以足下之明。親炙海內君子。亦有年矣。流離尾瑣。苦切身受。疾首蹙額。非爲一己。亦欲拯斯民於水火也。今清祚告終。山川已復。初志已遂。於斯願足。聞以爲宜趁此時機。退作齊民。騎驢載酒。憑吊往迹。一旦

強鄰啟釁。邊警告嚴。不難揮戈挾矢。重整鞭勒。臥龍奮髯。羣介偃伏。出處之正。孰過於此。今欲憑藉聲威。沾沾利祿。用非所學。強效步趨。攝齊陪冠。勢所必至。得失之差。宜知自處。北望燕雲。昏霾無色。中原多故。禍患方殷。民國英彥。尤宜自愛。慎毋忘往昔疾首蹙額。水深火熱之時。則不佞前日企慕之忱。庶幾不負。而後此盼祝之殷。正無窮期也。臨書嚮往。無任主臣。章闡再拜。

與柳亞子書

章闡

亞子足下。長日無俚。忽得手畢。迴環循誦。愛莫能已。僕本恨人。傷心此曲。而足下來詩。有若江上銅琶。幾何不令人太息流涕也。陸郎可人。遽遭夭折。得君之表章。陸郎不死矣。布雷別後。都無一字。想料理田園。培植桑麻。安身田舍郎。不暇握筆。與朋輩通款曲耳。楚傖寄塵少屏諸君。迄未往訪。緣杜門簡出。動定無時。習與性成。若出門一次。則必整冠易履。闔窗閉戶。又復五步一車。十步一塔。豺狼當道。狐兔成羣。瞻前顧後。頗滋疑懼。遂使友生同隅。邈若秦越。足下聞此。得毋嘖我闌珊。

耶。夏正六月十一日。擬回甬與師友作旬日歡聚。秋風西來。我亦專返。雅集有期。當得把晤。天暑諸望珍攝。弟闇再拜。乙卯五月廿七日。

讓沈愛蒼書

侯官 陳衍 叔伊

愛蒼足下。別來曾幾日。足下遽反眼不相識。隨若輩戈矛相向。良可怪嘆。孔子曰。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僕固不德。足下又不足以語此。向者視足下在朋友之數。僕之過矣。僕素不識彭壽松。猶其不識海軍若輩耳。此來就大學校講席。卽爲辟地計。若輩何所見而羣起謠詠。欲政府聽焚得乎。若輩敗降餘生。充其鬼蜮情狀。何所不至。獨惜足下本佳人。縱无悉於僕。奈何獨不自愛。數十年謬附好我。昌黎所謂握手出肺肝相示者。殆亡以過。無論昔者。旬月以來。子培同叔伯嚴節。廣樊山梅。廣瘦唐堯生諸君子。猶見足下作詡詡笑語以相取下。情狀如昌黎云云也。若輩不足責。足下何所見而執兵陪之人於足下。誰无戒心矣。想足下亦無仇於我。徒以素受惠海軍中人。俛首聽命。吾甚爲足下哀之。然猶願足下之終能悔過。

也。衍白。

與胡寄塵書

慈谿 陳訓恩 布雷

寄塵足下。於太平洋文藝欄獲惠牋。知以下走近況。勞君致念。感激何極。弟於四月之末。應楚儉少屏亞子道一諸君之招來申。盤桓數日始返。滿擬趨叩起居。會令兄僕庵告我。虜址僻遠。過存不便。是以竟不相擾。度寄塵悉此原由。亦必能見諒也。弟近來避暑鄉居。荒儉無度。科頭跣足。日伍村農。頗有溪山足供游眺。寢食而外。都無事業。惟於風露清白之夜。偶憶故人。輒不勝天各一方之感耳。猶記去秋某日。訪寄塵某報社。寄塵方抱蒼水集而眠。清夢竟爲所擾。起視望平街。天昏如墨。人多於鯽。時於萬頭攢聚中。聞若斷若續之拍掌聲。寄塵顧予。此人心向背之攝影也。遂偕至第一行臺。以醬牛肉和玫瑰酒。大啖狂飲。抵暮方罷。此時心中。蓋不知天下有難事矣。今情事歷歷。猶在目前。而往日樂觀。空成陳迹。心緒灰敗。復何可言。寄塵聞之。又當如何感喟耶。楚儉少屏。近況奚若。令兄僕庵希代致意。

布雷白。元年八月。

與章巨摩書

陳訓恩

巨摩足下。急景颯馳。尺波電謝。與子一別。轉瞬初夏。人事牽率。音問亦疎。猶憶昔者。巨摩嘗言。吾輩遇合。匪同尋常。縱有睽離。宜勤書問。庶展簡翰。無異把摺。此言諄諄。猶寶予耳。而惠書四札。僅答兩箋。念茲汗出。勿敢求諒。若託故叢脞。自諉疎懶。陳語膚辭。動輒滿紙。期以自寬。適重罪戾。通俗之行。抑尤無取。承設教滬濱。絃歌一室。門人故舊。晨夕晤對。人生此世。貴且適意。私謂巨摩亦復得所。而疊展來教。常多苦語。尋楮繹墨。若橫重憂。至謂天生巨摩。畀以僻性。仰體帝心。勿敢自憚。矢志如此。抑何太苦。嗟乎巨摩。吾輩大患。在於有識。觸目愴懷。遂勿能已。巨摩生性孤耿。最厭塵囂。羣動喧惑。視同大敵。而海上市聲。嘩闐滋甚。萬滓同歸。甌儉斯宅。幽憂之身。溷茲泥淖。潦倒抑塞。疇曰非宜。雖然。下走於此。則自有說。天生巨摩。被以奇厄。孱骨嶙嶙。所如勿遇。是則然矣。必謂秉斯境遇。長日怨咨。課繭自縛。以

答天意。則惑也。先哲垂訓。違天不祥。世彥恆言。人定勝天。介斯二義。必有中道。斟酌審奪。庶乎得之。不然。有史以來。逐臣羈土。遭罹困躓。填海移岱。勿渝斯志。山窮水盡。忽現康莊。豈少也哉。鍊石五色。期補頽天。盡其在我。勿計其他。巨摩此時。宜師斯旨。抑人生品彙。萬有不齊。七寶樓臺。登陟靡盡。九幽黑獄。每下益深。苦樂相去。寧有限度。偶罹屯厄。便爾怨嗟。出嚙入暗。毋乃不廣。層淵之下。容覓衢路。餘生窮餓。且餐秋荼。抱道之士。有爲之者。豈謂今賢。遽不相若。若爲此言。出自誠悃。巨摩若謂事有難行。匪言之艱。觀火隔岸。泛作慰語。寧計當事。病切革膚。則割胆輸肝。勿敢自白。要唯巨摩。諒之而已。與君別後。德業益荒。舍己耘人。日就頽放。循晷主講。儼同機械。恐遂墮落。勿克自振。言念至此。毛骨爲竦。亦惟巨摩。有以命之。邇來世局。剝那萬幻。江漢澎湃。又釀新潮。幽燕風雲。忽籠妖霧。巫陽來詔。曰非佳朕。波印空言。恐便實現。吾儕孱夫。手無寸柄。勝代遺僚。羞同履戴。新邦佐命。亦愧追隨。笑口啼顏。都無一可。何當吞炭佯狂。洗耳終隱。避秦有術。願共圖之不盡縷縷。

訓恩再拜。

與沈志儒書

吳江 陳去病 集前

惠片具悉。纂修鎮志。誠盛業也。且亦盛德事。屬爲襄助。敢不竭其愚蒙。惜久離桑梓。又遭奇殃。書冊散亡。無徵弗信。奈何奈何。要之諸君能從事於斯。則他日有成。弟必可執筆以從其後。爲之拾遺而補闕也。大抵作志不難。而難於去取得當。詳簡適宜。同里志其小焉者耳。弟意不如修吳江志爲急。縣志修則雖同里無志可也。足下蓋亦務其大者遠者乎。蓋民國肇興。兩縣合一。戶口田土。學校教育。變遷萬端。及此時而爲之。燦然如睹白日。否則失今不圖。將變更愈甚。亡失愈滋。迨故老盡而無有能洞悉其原委者。豈不惜哉。故弟願足下之稍稍留意也。此請志儒我兄刻安。乙卯重午。去病白。

復高劍公書

江寧 陳世宜 匪石

劍公足下。損書並墨寶一幀。劍氣騷心。躍躍紙上。甚慰甚慰。三十年詩徵之輯。洋

洋大觀。足爲所見世詩史。弟何人斯。草間蟲。簡中蟲。殊不足與於詩人之列。末光之附。內愧良多。但公抱藟非不遺之心。潭水情深。似不可負。暇當收拾舊作。寫塵淨几。乞爲點定耳。草薶禽獮。愈嚴愈妙。昔見一般詩文詞選本。於古人多嚴。於並世多濫。私心揣度。其故有二。情面二字。雖聖人亦不能免。酬唱頻繁。則胸中成見。有不期存而存者。此好而知其惡。天下所以鮮也。一也。並世之人。或門戶之不同。或才名之相軋。每以此故。至友變爲仇讐。漁洋牧仲。卽不能免。後人務矯其弊。力求因通。應有全交之心。轉貽濫收之誚。二也。近世選家。如復堂之篋中詞。師鄭之四朝詩史。胥不免此。而隨園詩話及同人集。其蕪雜更無論矣。足下操觚。主張奚似。弟則以爲寧苛毋濫。寧少毋多。庶可成完善之本。壽之名山。俟之百世。而不留指摘之餘地。尊意其謂之何也。弟近亦有一奢願。擬輯一清代詞選。依宗派而類別之。蓋乾嘉以前。湖海宗蘇辛。竹垞宗玉田。世稱浙西派爲姜張派實則入張之室多入姜之室鮮也衍爲兩派。茗柯繼起。碧山家法。卓然成爲一支。迄於清末。白石夢窗。由冷紅彊邨兩先生。

各拔一幟。爲三百年之殿。竊以依此讀清詞。當可什得八九。但詞家別集。蒐輯既難。而甄採時鑑別。或有未精。必貽笑柄。坐是小鹿。憧憧時起時滅。然若果爲之。亦必賴師友之助。恐不免有求於足下也。吾人生當斯世。既無事業之可言。而使爲窮愁潦倒之文士。著作之業。又不敢遽以自信。嗚呼傷矣。比來凡百無聊。唯與佩忍楚。偷樸庵。槩子諸同調。痛飲解悶。此中塊壘。澆無可澆。偶作詩詞。亦什九傷心之淚。得大札後。有詩六絕。道其所道。無非牢愁。另紙上乞足下有以教我。鵷雛近通音問否。渠亦恨人甚念之也。櫻桃微雨。天氣猶寒。伏希爲道自重。

與胡寄塵書

醴陵傅 尊 鈍根

寄塵足下。別日久。思日深。每於百籟俱寂。燈影徘徊中。未嘗不活畫寄塵。立吾前後。落月屋梁。猶疑顏色。昔人所稱。斯爲真境。未識吾寄塵之於故人。亦作是念否。損書久弗報。今年以來。嘗覺病懶。又輯報之餘。罷勞倍昔。夜分畢業。已弛然臥。常負良友。不獨於寄塵然也。寄塵寄塵。人生斯世。能閱幾百寒暑。此皮囊物者。亦將

廢而任之耳。吾人聚散不可期。苦樂且更迭。至殆佛所謂生之一苦。且弟多病。憚遠出。欲得如寄塵者。耐饑寒。忍嗤笑。相與居水涯山嶺。跣足行歌。以自樂斯世。或竟不能遂。如何如何。天下日壞。文武道喪。而吾寄塵尙與南社諸舊人。倡絕學於今日。又信吾寄塵之高出人也。南社林秋葉。葉中冷。曾孝毅。近見所作。極爲忻賞。惜不得把袂作十日飲。李君息霜。畫法大佳。文美會不寂寞矣。夢蘧與同處。尙有鄭叔容。龔醉庵。皆社中人。惜公未識面耳。見亞子望爲致意。另簡並乞與之。楚儉尙在申否。鸚鵡何名。均希復及。餘不罄。弟鈍根白。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與柳亞子書

傅 專

亞子足下。去冬曾奉一箋。自其時。遯迹窮山。至今未出。夢蘧來。始得見南社八集。忻然如覩故人。空谷來足音。不足擬也。其中有去冬寄詩。知前信已達左右矣。然至今未奉來簡也。詢之縣中。弟之社集亦未到。恐因足下未窺踪跡之故。自山居以來。未親世事。木石鹿豕。相與遊處。勞人草草。乃得息機。亦無所苦樂欣戚。看雲

度嶺聽鳥呼羣而已。聞外間頗有桀章騰播。親戚知者。至爲涕泣。而弟以簡出。臨事曾一無聽聞。泰然若處事外。自今以思。殊堪憐笑。又不知足下之念弟。復如何惶急也。時亦頗思及吳中諸故人。如足下巢南天梅少屏寄塵石子劍華葦農諸公之久相交識者。想當同被浪淘。卽問訊亦恐無由而達。彌覺生死之念。動於胸中。故舊之懷。形諸寤寐。又念海上近三神山。有不死藥。或諸公得之較易。尙可延年。而如弟之坐困窮山者。且恐終餒餓虎投。離彪而未繇脫也。人情困極。則念所親。故記平時所與來往燕遊之處。而一一若懸目前。其中足生無限感想。非可言說。心潮起滅。儻忽萬千。時至涕垂。或狂喜而不自省。苟旁有竊見者。方將晒其中狂病酒。而不知當局者之用心也。社中相識之人。一二年來。已如逝水。天僂亦死矣。摩西不相識。在吳門主報事時。曾得其文。誠心乎愛之。陳勒生何自而死。頗不明晰。以弟自棄去報紙不作後。亦遂無一報到眼也。深山鄙夫之自蔽若此。知足下爲之粲然矣。甯戚去後。遺稿不存。詢之粵幕劉君。今希云。其來申時行。膝一不

存粵。溯江時亦一無所攜。是則在申無疑也。獨不索足下能憶其寓所否。萬一讖得之。勿使爲酒保取覆瓿耳。此間舊稿。間有存者。尙當詮次。不知公處尙別有秘藏否。其武昌獄中詩一卷。已寫定。茲並奉寄。東南文獻。定當屬公。故欲託不朽也。如社集開選。能併錄出。尤佳。且藉徵其在滬之佚稿。豐城薤劍。靈氣不磨。亦未可料。吾人當以至誠求之。苟覲天之不喪。別錄近作數紙。乞爲削正。風便望惠好音。以慰饑渴。諸友能道余者。並爲我謝之。云幸得不死也。何由會合。心與楮馳。此頌儷愛多喜。山中人鈍艮拜手。蒲節前二日。

與柳亞子書

傅 專

函去大索。約待中秋可寫寄。太一象此間無有。當訪之。今希性恂事非。到長沙不可致。面長沙舊人。可通訊者。又十不得一。且耐待之。昨詢夢蘧。亦云諸社友籍湘者。大半鄉居。星散不相聞問。前以馮煖相屬。竟無以報。孟嘗大抵秋間當隨其族。中兩留學生渡日本。彼時自長沙道上海。或可一爲勾當。不負雅意。其通信處。仍

舊地可到也。陳甯二集俱有闕遺。續刊最是。去年寄鷓鴣處詩卷。竟得全在。大佳。因前未審社選所自。遂以爲寄遞有誤耳。公忙於選事。當爲斯文九頓以謝。但鈔寫過勞。弟謂不如選後付鈔胥爲之。但加覆審足矣。雖報館巨翦。不適於用。獨奈何。胼胝爲是。弟置身無用之地。飽飯不事。乃疾厥躬。前遣足創。痛苦倍至。近資藥力。漸復如恆。勿以爲念。此間六十日來。三遭大水。醴城受災尤劇。江淹舊國。乃如鮑照蕪城。鄉聚田廬。亦多汨沒。聞告災者。達二十七縣。大府僅以就地籌振四字了之。百川沸騰。高岸爲谷。仲尼偷在。不知當作如何書法也。少屏一牋。望轉付。不悉。卽頌著祺。弟屯艮拜手。陰曆六月十日。

與柳亞子書

傅 專

緘箋待發。又三日矣。忽得約真寄太一文稿兩紙。其啟事絕筆時作者。尤足發人悲哽。約真書謂得某君函覆。滬藏尙存。假以時日可致云云。惜未聞其詳。茲先附寄此兩紙。尙當走約真探悉備細。遲以奉報。不死之言。偷諛乎。是又不可知也。然

令人作萬一想矣。叩上亞公。又鑒鈍弟再拜。十四日。

與柳亞子書

傅 尊

亞子足下。兩接惠音。敬悉一切。鄉居距城四十里。來信到縣。須得便始遞下鄉。而覆書又須伺便始能付郵。中間擔閣時日。遂令相思延長。湖南山國。吳會水鄉。交通利鈍之不同如是。約宣於寄到太一信稿誌文後。又有覆函。略謂太一滬篋尙存之說。確非無根。惟已浮海而東。不在故處。法網尙密。莫肯取攜。合浦珠還。遲早未能豫定。且南幽及以後述造。多見之帝國日報。該報向暢消京湘。及今懸賞徵求。必有應者。道阻且長。亦恐非旦夕所能致。望以此告亞子。可緩則須之。不則容編續集耳。僕藏有此公四寸半身景片。颯爽一如生平。旬日後姪雪赴滬。當囑令攜往。不勞郵遞云云。此君於甯。有歸骨之厚。諒必不以譌言。厄此盛舉。我公姑俟之說。正合斯意。且公所爲傳文。弟雖未見。想亦天水王孫傳一派。刊恐有礙發行。不刊則甯君僅得於紙上作詩人耳。後生何由知其人而論其世。徵文考獻。能不

憾乎。仍乞與天梅諸公商之。一決是否。玉嬌一曲。飛卿無此香豔。梅邨遜其感慨。開絨驚視。自詫奇福至門。但有歡喜讚歎。而來示攜謙。若深有未安者。又可見大海之不可以臆測也。悚服悚服。分湖圖命題詩字。不敢率爾。期之旬日。或可勉強。應詔。稽式以冊頁爲佳。圖紙大可作兩面共一開也。性恂事究無從覓。天絆吾足。不能一到長沙。恨恨。惟篤生先烈。有賢子名克念。係受業弟門者。似上年入北京清華學校時。曾移校上海。聞與于右任宋漁父諸公接晤。于如可晤。就訪克念近蹤。當能述其崖略。又牧希素與深契。公可一致函去索。弟亦當專函囑其縷述。弟所著詩。於前月開始刪輯。來示欲弟踵定公寫全集寄虹生故事。深用自慚。俟寫完後。謹當如約。兼求教益。惟尙有一最奇不可思議者。則弟發篋刪詩之日。卽公發函見訊之日。日記具在。毫髮不差。佛說因緣。殆非誑語。自序已草成。尙不及寫。奉大抵分十卷。約得百廿卅紙。旬日間當可初次畢事也。曹子桓云。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以

此汲汲稍欲及身刪定。以告知好。今年五月得舉一男。苟吾詩萬一可覲來世。則得二男矣。自後卽放膽獨行。不錄錄草間儉活也。前恙幾危。得免於死。近且健作字。但未有詩耳。感奮記尙須乞蓴農一詞。劍華一詩。天梅已有作。他如社中諸人能爲我代乞否。他日心事稍竟。當刊一集。以償定公平生未報恩。而爲世間知義者勸。某君事及其他。另箋奉報。適有客來。此紙託終於此矣。一笑。並問佩嫂无忌小弟均福。屯良拜手拜手。陰曆七夕。

與柳亞子書

傅 尊

亞子我兄。王仙散館後。曾上一片。爾來一見醉庵。一見萬里。皆極歡洽。有詩紀事。此後鄉居。乃日爲塵俗所翳。然尙能耽酒放歌。每籠燈夜歸。霜風吹鬢。於虎嘯狼嗥。深林荒野間。呼魂作壯語。自謂不減少時豪氣。有和兄酒社詩及夜行雪中諸作待正。此外不能具錄矣。奉廿二日手教。並所惠先集兩種。郭靈芬手寫徐江庵詩。及惠題嶂山四景詩。如獲異寶。五濁世界中。如此佳事。正不易得。且近日耳目

所接多不可耐。譬如昏夜沈溺大海。忽覩明燈。馮夷收怒。海若回笑。便復自樂。嘆爲希有。又嘗諷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之句。以爲吾輩之於甯陳。靈芬之於江庵。兄等之於徐郭。皆復如此。頗以女郎身世相況。兄能毋同一感喟否。弟詩今年所作雖多。悉未矜鍊。酒後耳熱。仰天嗚嗚。轉復取讀。但益媿汗。囑寫集奉正。恐須俟他日改定耳。此間過年。俱在陰曆。新元之信。鄉間尙罕聞知。等諸何論。魏晉之列而已。弟已健啖如初。兄恙何似。願益加愛不宣。此誦年安。弟屯拜手。

乙卯十二月十三日。

與柳亞子書

傅專

亞子足下。承惠各示均悉。入春苦雨。悶損殊甚。致稽裁覆。期逝不至。而多爲恤。愛我如公。定滋疑訝矣。今年志將五經及史漢說文溫習一過。詩文將次斷絕。三十年來。東塗西抹。迄無是處。及此不爲老無立足。甚自悼也。吳先生墓銘。其孫囑寫隸書付印。尙未著手。他日當呈教。君家先德。蔚然有光。讀養餘詩分湖志。可以想

見。尙冀益閱隊緒。不振末流。以永東南壇坫。西歐自進化說昌。科學日盛。所謂文明者。適成自殺之資。將見更數十百年。必有幡然改悟。希望和平。藉吾國文明以沾溉之一日。此其語驟聞似迂闊不近事情。長言之固更僕難終。夫唯大雅能推而致之乎。秦火之餘。豈復知有漢世傳經事耶。抑歐洲文學復古時代。亦先例也。弟久已絕口不談世事。山中七日。世上千年。聽之任之而已。船山先生自署聯云。六經待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竊有志於是矣。此間惟約真時相過從。愛我諄諄。有逾兄弟。堪告慰耳。此誦道安不一。弟屯頓首。丙辰二月六日。

與柳亞子書

傅 專

承惠尊先德所箸勝谿竹枝詞河東家乘。又所校刻秋樹讀書樓遺詩雪牀遺詩浙東游草。都九本。均於去日由家中轉到。尙待披讀。婁拜嘉貺。殊用感媿。君家先業。處懣。箸書滿家。又得吾兄蓄道能文。以承其後。明德達人。於茲益信。弟少承先訓。長讀父書。未能闡揚。以章潛德。撫躬慚懼。如何如何。春寒尙凝。爲道自愛。前書

計已達矣。此上亞兄足下弟屯白謝。二月十三日。

答劉約真書

傅 專

約真足下。讀惠書。具審近狀。佳勝。澄心清漠。理事無礙。是大覺悟。何幸得之。梵言
闕深。別具意解。以兄機妙緣勝。當能筏舍慧前。於以弘照無邊。度滅沙數。化屠門
成淨土。於地獄作道場。頂禮人天。皈依曷罄。甯戚示寂。同輩遂微。曩閱其箸載報
端之文。隱然以第二銅像自許。靈山會促。遽爾生天。得君繼聲。斯願爲不朽矣。惟
其詩文遺稿。旣無自搜索。而徵集又不易。約計此間所存。差能十得三四。山居
有暇。當勇爲之。庶幾後生。通其警歎。信如道途所說。不死尙存。恐直重逢。已成再
世。癡想慰夢。憲言塞悲。明知非真。安忍謂妄。萬一之覲。誠不無之。小阮蘭摧。乍聞
心碎。辱託不朽。自媿非倫。枝拘無慘。輒復有述。爲辭將弔。是用緩哀。別紙附呈。兼
求削正。近欲稍假年力。一讀舊書。此心昭昏。尙難逆計。惟自經習坎。稍復貞恆。非
謂樂書。固資遣臥。詩雖數戒。時亦犯之。文字障深。智慧力淺。動爲相縛。我佛云何。

楞嚴密微。維摩奇卓。家藏有此。舊曾一觀。時以糾紛。益用恟奮。止於草句。未洞真詮。居士願宏。偷蒙開示。南風已競。時送好音。常有啟予。庶貞困守。民爰霽雲。兩生近復何在。望示及不既。某拜手。

與徐仲可書

庸城景 崧毓華

仲可老兄有道。別數載矣。日前趨候。迺承留飲。極談菘之懽。年來人事變遷。知交寥落。離羣索居之感。得一傾吐之爲快。欣慰其可言耶。大著持讀一過。簡潔謹嚴。夷猶紆折。足登廬陵震川之堂。而嚼其馘。非洗伐功深。何能有此。今天下多故矣。環境俶擾無寧土。上海亦復苦兵。生民顛沛流離。岌岌焉不可終日。兄獨蕭然物外。匿跡僻處。抗心作者之林。邈然與世相絕。其神全。故其文粹。悠然而自得。沛然而有餘。孤懷冥詣。夙哉不可及矣。枯匏翁字冊。頗具晉人風格。勉題一詩。用誌景仰。茲并大稿奉繳。附奉竹簣詩箋盒。此黃巖出品物也。幸督存餘不一。敬頌道祺。

與徐仲可書

寧鄉 程頌萬 子大

仲可我兄世有道。羊城之別。草草殊恨。君胡不待我片刻也。弟偕菊兄廿七日始克登程。而是夕爲菊兄拉飲。嶺梅遮客。至漏輪船。次晨趁渡至香港。菊兄猶有宿醒。海氣中人。不復知昨宵別語。又於港市小住三日。略悉風景。至月朔始行。初五到滬。遷寓。見兄留字。急遣奴子邀話。而君行矣。悵恨久之。羈孤積瘁之士。得揖春申。不得不買絲以繡。結網以圖。而不解事之家兄。苦相催迫。解維西上。當在明宵。我不卿卿。人還僕僕。此情此景。君已先我而嘗矣。下走舊歲至此。日錄中有語曰。過上海而不哭者。其人愚也。過上海而不笑者。其人愚也。菊兄因署號曰半愚。蓋於兩端者各得其半。不審吾兄窺獲全豹否。呵呵。半公至此兩日。乃有王嬙髻。滕欲學夫人者。丐語十鞭。如怨如慕。諸郎艷羨。杳不可追。而半公登大姑。以望小姑。由大別而遵小別。指揮如意。顧盼自雄。他日晉卿造酒之人。或當移入東坡之室。四禪天裏。三島塵中。何忽得此非非想也。傳語季子。不得令邱嫂知之。弟至鄂小

住數日。即可達湘。風雨之懷。良不可已。望貽我尺書。速達敝廬爲妙。復堂丈信并圖件。當已得達。拙詞欲乞復老一題。便中乞轉懇之爲感。午間登海天深處樓。望兩浙諸山。儼有雲氣呼吸。迨及日暮。則吾徐仲子之詩虹見矣。欲招手而引之。不可得也。何恨如之。何悵如之。匆佈一牋。備及旅況。扶醉欲行。語多拉雜。奉叩侍福。屈寒。珍重不宣。

與錢太希 癸丑

慈溪馮 拜 君木

在甬時。目睹足下揮毫之灑落。令我爽然若有所失。前書所進凝重之說。信乎其爲穴隙之見。不足熒大方家之聽矣。然主張太過。如書與炎復悔予之二聯。蒙則終未敢以爲然也。南派大字。鶴銘尙已。亦復無此玄眇。推足下自憲之意。充類至盡。直將使後人於無字處求之。毋亦太甚矣乎。且足下之工力。自謂視梅赧翁何如哉。赧翁晚年。入化境矣。然如何氏墓記。西王母傳。與夫信筆揮洒之屏勝。亦何嘗絕去枿角。專以無町畦爲上烈。足下齒未及強。已能悟徹古人勝境。得天之優。

雖梅老亦當退舍。與年俱進。而至梅老書何氏墓記書西王母傳之年。誠不知位
置足下當在何等。若恃其絕足。一往莽放。未極變化之詣。卽欲取古人所罕有之
境界。以一彈指頃現之。墨豬之誚。誠知免矣。抑于古人書理之微妙。得無有所未
盡者乎。憚南田與王石谷論書畫。謂書畫習氣。由于用力之過。不能適補其本分
之不足。而轉增其氣力之有餘。是以藝成而習亦隨之。足下用力于不用力處。不
用力之過。卽其用力之過。吾恐有無習之習之隨其後也。吾愛足下篤不欲以泛
泛諛詞進。心有所曠。輒一吐之。以爲快。足下其謂何。有以語我。幸甚幸甚。

與朱炎父

甲寅

馮 弁

炎復足下。婁以文賦。極欲爲足下墜發之。牽于人事。逡遁未果。昨見所作候濤山
游記。未嘗不斐然可誦。然于鄙人期許足下之意。猶相左也。文章之事。篤正爲上。
虛鋒騰越。易墮下乘。所謂虛鋒者。言之無物。徒以閒架波磔。取勝也。此習昌黎最
深。裴晉公所謂恃其絕足。一往奔放。殆于以文爲戲者。柳州以下。類多蹈之。特古

人筆力堅勁。能自使人不覺。此習柳較少于韓。觀于書牘文字，尤顯而易見。不善學之，百病叢生矣。徵之近者，黎洲學之而窳，軫石壯悔學之而俗，勺庭青門學之而滑，簡齋學之而儂。凡此皆下驕也。桐城一派流別差正，謹嚴簡質，自推望溪。他若惜抱之和，伯言之密，湘鄉之閱實，類皆有以自立。而湘鄉弟子吳君摯父，略參異己之長，尤復精能淵懋，一望可貴。要之文境較高者，其虛鋒必較少。方姚梅曾諸家所持以勝人者，泰半蓋由此。然猶恨其未能盡職者，則八家之習尙爲之也。故善學文者，必溯其源，毋顯顯爲八家藩柵所域，不立古文名稱，而文章乃愈趨于古。奇偶互發，匪曰重儷，文而已矣。何分駢楛，誠能效法齊梁，折衷漢魏，辭氣淵雅，文質相宣，斯爲美也。就使意主單行，不爲偶語，而取徑既高，酌醴斯雅，潛氣內轉，無藉恢張，鄙倍之辭，勿汰自遠，索之近古，則亦有人。若黃石齋、道周、若王芥子、太岳、若汪容甫、中若周止菴、濟若李申耆。兆洛，申耆，誌銘哀誄，顯學中郎，最爲高簡。至于他文，未皆是物也。最近則譚仲修、獻王壬秋、閻運章、太炎、絳亦卓著者。文章真境，乃在于是。桐城

眛之。瞠乎後矣。足下劬學媚古。鏗而勿舍。必當有成。相愛有素。故敢布其胸臆。願足下勉之而已。

與王龜山 戊午

馮 升

頃者省議員選舉運動之烈。票價之高。有非計慮所及者。若輩但求當選。無復嘗省。計當選者一人。所耗自三四千至五六千金不等。甚有至八九千金者。議員是何物事。而耽逐之若是。厥意安在。下走懷疑久矣。要其歸宿。殆不出利名兩途。使其爲利乎。則三年薪水所得。出入正不能相抵。勢不能不別出手眼。以圖贏餘。出席也。缺席也。通過也。否決也。提出議案也。提出質問也。打銷質問也。以身發財。視爲捷徑。譬之博進。出手得盧。利市夥頤。何止三倍。然節度開門。將軍有令。孰逆其耳。孰批其鱗。以武庫之戈矛。制迂儒之唇舌。將不翅車載仗馬。斗量寒蟬矣。雖今日審查。明日付讀。小言詹詹。何關人事。若使論斤稱賣。正恐不值一錢耳。就令廣施招徠。小有弋獲。而所得者豪末。所失者邱山。以市道論。其折閱亦泰甚矣。輦金

營產適獲石田。沈璧求泉。徒成胥井。不其左歟。或曰。是其猶捐納出身焉爾。既取得議員資格。則美官劇授。攸往咸宜。一踏省門。卽同需次。生財大道。後望無窮。不猶愈于老死牖下乎。不知貪風橫恣。政以賄成。長官悉是市曹。當軸胥稱債帥。果使集千狐之腋。載寶而朝。饋一盤之殮。寔璧以獻。斯爛羊都尉。竈養中郎。白望素流。一朝平進。不然。縱有階級。天可升乎。一杯之羹。疇能分汝。奈何望長安而東笑。適南越而北轅。徒揮姹女之錢。無補貲郎之實。擲黃金于虛牝。而顧欲以口舌得官耶。或曰。爲官不成。退而爲紳。里雄土霸。亦足以豪。準是非以片言。納苞苴于暮夜。佳驢好馬。充廩盈門。如此生涯。正乃不惡。然此諸議員者。初非無此資地者也。卽使無之。而共和之世。不論門閥。州閭要政。待舉孔亟。誠能不吝金貲。小加點綴。婆婆府縣。偃塞里門。縱起自孤生。辱在皂隸。亦儼然鄉祭酒矣。迨至養望稍優。盤根漸固。城狐社鼠。得所憑依。然後磨元禮之牙。張胡毋之橐。予取予求。疵汝誰敢。何乃不量難易。不劑重輕。橫輪潤屋之巨資。僅作居鄉之大老。得勿令舉人絕倒。

進士胡盧耶。或曰。金箱錢籬。易啟覬覦。官吏生心。豪強流睇。甚可危也。議員聲價。藉作護符。刀俎在旁。庶免魚肉。斯又不然也。夫諸議員大半寒素耳。買票之資。多由丐貸。豈眞人人金谷。戶戶銅山哉。縱令韋布之間。非無紈袴。儒冠之下。亦有金夫。然今日世風。非復昔比。金錢勢力。左右風尚。正使馬牛量谷。金玉滿堂。則蠢豕癡牛。神麟亦願與通譜。寸鱗尺鯁。靈虬且爲之揚波。高明之家。聲氣斯廣。鬼寧敢瞰。鳩亦不居。樊籬之固。奚必須此。則將爲名乎。夫求名亦多術矣。徵之于昔。歛之鮑廷博。南海之伍崇曜。皆以刻書名者也。徵之于今。鎮海之葉澄衷。上海之楊斯盛。皆以興學名者也。于人有濟。名我固當。三代而後。得此蓋寡。使此諸議員者。誠能以泥沙無度之費。供民萌有益之需。津逮方來。裁成後進。梨棗發。二酉謨觴之秘。教育輔黨。庠鄉序而行。夢裏衣冠。猶當下拜。人間子弟。疇不傾心。遠則流問百年。近亦著稱奕世。虛榮燭火。胡不憚煩。況金風扇地。銅臭薰天。市人且掩鼻而過。里豎亦掉頭不顧。又并不得謂之虛榮也哉。牟利既左。騫名亦非。何究何圖。必此

之執。足下在莊嶽之間。處衆咻之地。奧窔所在。或測一二。有喙三尺。幸毋我秘。某頓首。

與姜可生可 己未

馮 开

可生足下。昨損手畢。兼媵清詞。櫻桃傳舍。觸撥秋心。青楊舊宅。遂勞嘔嘆。雖軫同病之情。彌切憐才之意。懷人天末。感逝地下。執簡循誦。晞其傷已。世變日亟。琦言蠡起。高僚之士。府過文辱。持之有故。發之稍激。而儻夫儂子。變本加厲。戶觝馬班。家訶任沈。俳言顛說。銜售自豪。名流媿正。等視仇寇。固不特孔融所云。今之少年喜謗前輩已也。夫有所利而爲之。與無所利而爲之。用意高下。寧堪絜量。吾曹幽覩冥寫。曼衍窮年。哀歌子桑之門。呻吟裘氏之地。羣飛橫刺。開徑獨行。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無用之用。適性悅魂。要須葆其貞固。永符斯契。霜降木落。以爲慰薦耳。詞雖小道。導原樂府。意內言外。擘尋非易。僕少溺此。差別流變。緣情造詣。頗糜日力。壯歲自曠。不復繳繞。逡巡廿載。此事遂廢。頃被新構。宛變孤吟。亦欲按賡洲之

笛譜。償東澤之語債。而華辭綺思。蹇產不屬。郢中商羽。斬調下里之音。蓋山絃歌。莫涌舒姑之浪。意念蕭索。如何如何。道里阻隔。思君湛湛。單車東出。幸辱左顧。秋氣彌厲。爲道自愛。

與宓生汝卓 辛酉

馮 丹

前接來書。纏繞千百言。具見意志之篤實。心眼之曠遠。申紙低回。懽喜何量。今日學子揭櫫文化運動四字。空言囂張。適爲不悅學者藏身之窟。新道德未有端緒。舊道德已全衝決。橫流稽天。未知所屆。而先進宿士。袖手旁睨。大率持兩種態度。一則絕對排斥。視之爲洪水猛獸。一則極端迎合。奉之爲玉律金科。要之楚固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竊思文化新潮。澎湃及于全球。固萬不容膠執成見。橫施阻遏。然青年學力未充。意識未塙。要須有整齊利導之者。而但有聳動。絕無箴規。坐令多數學子。中風狂越。無復有沈潛探討之意。氣醜則日長。而日高。問學則愈趨而愈下。噫。是孰使之然歟。鄙人深曠熟眠。殷憂無窮。忝以一日之長。不欲自捫其

舌嘗謂今之青年有七大惡德。試爲足下發之。一曰誇大。改造社會。提倡文化。大言炎炎。自命先覺。標高揭己。目空一世。心得淺深。不復內省。二曰偷惰。厭文學之深博。斥之爲陳死。畏科學之精實。詆之曰物質。自由思想。不學驕人。清談誤國。今豈異古。三曰淺躁。但逞血氣。不問理解。以急激見鋒穎。目審慎爲畏意。甚囂塵上。動輒盲從。四曰專愎。解放改造。奮鬪覺悟。勞工神聖。戀愛自由。語有定譜。句有定式。文有定符號。論有定主議。千言霧塞。萬喙雷同。小持異議。便遭抨擊。深閉固拒。不容調和。五曰誕妄。新舊牴牾。匪伊夕朝。誠意感孚。庶收厥效。乃危言激論。好爲詐欺。或肆口誣讒。或深文周內。故甚其詞。冀相鼓動。習慣既成。信用斯失。六曰輕薄。主張不同。言論自異。往復辯難。學者恆事。乃惡言傷人。無復蘊蓄。冷嘲刻詈。盈篇累簡。類市兒之交鬩。等村嫗之勃籛。意量之隘。貽譏大雅。七曰殘忍。主義則趨于破壞。議論則敢于推翻。訐人陰私。以逞詞鋒。毀人名譽。以彰直道。甚至父子革命。夫婦離婚。但期立異。無難實踐。割恩絕愛。恬不爲疚。忠厚之性。喪失盡矣。綜是

七者。要以一言括之。曰趨時自銜而已。惟趨時也。故徇人而不克已。惟自銜也。故好名而不務實。操是術也。以往吾恐數十年後。中國將無人才之可言。而學問道德之途。或幾于蕩絕矣。夫以我國學說之迂。心習之陋。丁此新運。寧容屢守。年華鼎盛。朝氣方昌。誠宜廓其心量。廣儲博籀。用供異日入世之需。憚於精密之探索。而惟是虛掠光影。以譁世而取寵。抑其自待不既薄乎。吾弟嚴于思考。不爲苟同。實事求是。孳孳無已。前所云云。萬不至墮其波流。特以沈憂填臆。不吐不快。聊復爲吾弟一舒寫耳。愛之也深。不覺言之也盡。望之也殷。不覺責之也厚。諸青年或當聞而見諒耶。儒林外史。頃讀畢否。續有論列。極盼寫寄。春寒颼沓。惟爲學珍重。拜白。

與葛甥夷谷 壬戌

馮 拜

夷甥覽。吾於十七日到杭。留此五日。日日作湖上游。蓋自乙巳迄今十八年不到杭州矣。湖山光景。迥異疇曩。林亭多作西裝。隄徑闢爲馬路。昔之名流雅士。亭榜

樓額。凡可以爲佳勝點綴者。大都改易面目。代以惡札。以西湖比西子。西子蒙不潔矣。吾嘗謂一鄉名勝所在。其間聯額題署。最足以覘察是鄉之人文入境者。一覽卽得。不待交其人士而知之。今以都會之盛。湖山之勝。而心目所接觸者。乃若是。可見浙西人文之衰落。遠非昔比矣。世變所關。正非細故。湖濱躑躅。所由慨息彌襟也。吾明日卽當赴申。在申尙須小作句留。聞蹇叟又在復樂園養病。甥與僧孚須時時親近之。前輩學問之氣。最宜陶冶性質。小小談吐。亦異庸流。耳濡目染。熏習極深。不但請業之益已也。甥近治何書。三國志卒業否。喧涼無定。惟爲自愛。

與徐仲可書

馮 拜

仲可先生惠鑒。昨從李君拔可許託遞一函。計達左右。並附感事七律五首。頃朱炎父見賦手章。兼附大箸兩首。具審芳躅。近在滬郊。莽蒼之適。不待春糧。所惜江路驅車。都難就熟。室邇人遠。我勞如何。大箸祭羅瘿公文。悽摯婉篤。讀之使人惘然。篇尾微惜氣促。輒復擅增數語。效敬禮之定文。恃惠子之知我。愚者千慮。恐未必

有一得耳。兵事結束。會晤匪遙。佇望光儀。庶慰飢渴。肅此敬候。興居。

與徐仲可書

馮 拜

仲可先生執事。前辱手章。並袁陳兩君傳誌文。具審一切。袁君文精卓簡練。不媿名手。陳君初稿。微嫌近於酬贈之序。不類傳狀。拜爾時會語友人。謂將發崑語。移置末端。便合體裁。又文中有研田二字。似亦傷格。及讀更定之作。則移易悉如鄙意。卽又持示友人。爲之相視而笑。刻苦烹練。歸於恬適。彌見陳君用意之深切矣。拜自前月返甬。始而內熱。繼而耳疾。頃又病兩膝攣痛。總之病在神經。祇可聽其自來自去。非藥石得能奏效耳。先公家傳初擬。病愈後執筆。今則遲之無可再遲。決於日內力疾爲之一誤半載。訖未克踐。死罪。拜擬初十日來申。聞蕙風忽然移寓吳門。眞出於意計之外。在申時曾力尼之。終於靡效。傷心人別有懷抱。益以見其孤憤疾俗之概矣。承索先兄墓志。拜來申時。當隨身帶來。累日風雨甚驟。秋氣颯然。乍涼乍暄。調攝不易。惟加意珍衛。萬萬。

與徐仲可書

馮 珩

仲可先生大鑒。辱兩損書。並大箸札記數葉。所以矜寵題拂之者甚至。飾蜚蜴爲靈蚪。列艾蕭於蘭芷。申楮循省。慙悚曷已。先公家傳。至今未能屬草。緣有志銘壽序五六事。期限已迫。無由展緩。不能不先了之。務望約定刊工。俾少停頓。俟諸篇廓清。卽當努力脫稿。兩旬之內。必以報命也。頃吳缶翁來。便將純飛館壇詞圖句題。缶已袖之而去。缶翁並贈公所刻家集及其自箸缶廬詩都四種。茲特奉呈。望爲檢納。承示近作水龍吟二首。圓潤婉篤。憶雲鹿潭之遺。文債困人。無緣屬和。恨如何。舍甥葛暘請趙叔孺作慈勞室圖。用著母氏勞苦之績。影印多紙。藉徵名流題詠。茲附寄一紙。務希先生有以教之。暘字夷父。頗能文事。於書藝較有心得。其母吾從姊也。年四十喪夫。旣而又喪其長子。時暘纔八九歲。家姊上事適姑。下教幼兒。其勞悴殆有非常人所堪者。今年六十歲。已抱兩孫。暘亦稍能自立。差足慰耳。家姊事姑最孝。臥起同一室。姑衰邁。動止需人。家姊事事身任。且夕不離。身已爲人姑。而其事姑也。曲盡子婦之道。不異其爲新婦也。姑婦相依。幾四十

年姑年八十卒。時家姊已五十餘矣。札記數葉。已遵命郵遞。與袁伯夔。伯夔文如脫稿。幸乞寄示。蕙風先生於廿一日赴吳門。大約五六日即歸。並以附告。肅此敬承興居。

代投筆生與劉女士書

婁東馮平心悵

馨蘭女士賜鑒。三月以來。兩度離別。生之於君。親如骨肉。愛逾伉儷。君一日不來。則夜深人靜。默誦除却夢中何處尋君之句。循迴不已。果於夢境與君握晤者。已三夕矣。晨鷄一鳴。陡然驚寤。一場春夢。數點淚痕而已。刻骨相思。渾難自主。日復一日。久必成疾。每思千餘里外。忽能相遇。三生石上。未必無緣。但此時近在咫尺。尚多別恨。他日遠隔天涯。必倍苦思。吾願化爲錦衣。代君護體。吾願化爲奇花。供君簪鬢。吾願化爲銀針。助君刺繡。吾願化爲電燈。伴君讀書。吾願化爲琴瑟。揚君嬌滴之音。吾願化爲筆墨。宣君纏絲之意。吾願化爲寶鏡。留君嫵娜之影。吾願化爲香衾。覆君柔嫩之軀。在天願爲明月。照君夜游。在地願爲名山。憑君眺覽。吾更願化爲萬千蚊蠅。飛繞於君之前後左右也。吾之於君。鮮鮮熱血之心窩。已深深

鐫君之肖影矣。須知男女之間。無情則已。有情則難離矣。離則不祥莫大焉。苟能日偕游眺於名園。夜共話言於精舍。此樂無極。神仙不啻。南面王豈與易哉。今吾之於君。心契神合。而會少離多。初恨見晚。終慮別永。青春不再。知己難得。君果遠嫁。則從此雲山遙隔。秋水蒹葭。倘君棄吾。若浼不特令吾難堪。抑亦太忍。若愛吾如故。非僅於吾無益。且涉嫌疑。在吾則衷腸莫訴。友朋之名空存。在君則情意不孚。夫婦之道遂苦矣。吾之於君。終墮此境。每一念及。輒爲痛心。此日來所以一日不見。愁比九秋。片刻團敘。驩逾百載。值風瀟雨晦之晨。日逝月升之際。恨不傳檄雲霄。飛矢玉闕也。日來生迷離惆恍。奄奄成痼。恐至深秋。不復供吾生平最敬愛之馨蘭女士作妝台牛馬走矣。嗟夫馨蘭。君試爲吾思之。愛國則光復無功。愛君則昏媾難期。哀從中來。悲不自已。情長紙短。吾意無窮。石爛海枯。相思伊底。來日大難。祈死而已。臨穎神馳。祝君珍重。投筆生拜手上言。壬子元月十二日。

與高天梅書

馮平

天梅老友大鑒。歲暮踵訪。慚不潔誠。暢聆金玉。飽饜珍羞。瀕行又辱厚貺。且感且愧。所最難覲者。賢助令似之殷。慙欸待古誼。猶存歸途默念。恍若武陵漁父。返棹於桃花源中。東坡居士。止宿於方山子廬。高士之閭里家庭。自饒超塵絕俗之概。鍾毓陶鎔。積之有素。非偶然也。平傾倒之餘。尤深羨慕。更有不能已於言者。公高士也。平之老友也。隱居留溪。山幽水秀。宗族鄉黨。又多賢俊。文采風流。爲世所仰。諸葛南陽。不是過矣。此不可及者一名垂宇宙。詩伯文豪。邦國社會。俱被轉移。言論思想。當代共欽。賓王府屬。何以加焉。此不可及者二。養晦家居。妻賢子慧。學海藝林。均有建樹。志願道德。令人崇拜。和靖肥遁。無茲樂也。此不可及者三。有此三不可及。敢借箸爲公計之。今而後宜高臥深山。閉戶著述。傳不朽之業。學殖淪替。文藝蕪雜。關係於世道人心。非細也。公宜本當年結集南社之初心。擴充而光大之。千百年後。咸拜公之賜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以昌黎之卑陋。蘇公未免溢美。以公之德慧。平竊願其幾及也。幸毋謂累月積年。勞多益少。不如姑作。

痛哭西京之賈長沙。醉治耒陽之龐鳳雛。或能利一邑。澤全國。以致直尺枉尋。急功小試。非僅毋裨時局。抑且自貽伊戚。婦人醇酒。謬學信陵。絲竹圍棋。妄擬謝傅。卒貽白圭之玷。盛德之累。則法庭長吏。國會議員。暫承其乏。偶一爲之。固無不可。視爲舍此無以建事業。公毋迺自待太薄乎。燕都爲萬惡之區。滬濱爲叢垢之府。蹄跡遍地。濁塵蔽天。居之適足以蔽聰塞明。敗德喪行。平又日夕禱祝公之勿復滯留。致爲所污也。梅花繞廬。書城坐擁。此樂無垠。雖南面王不與易也。百世以降。人將爭道高天霖。羞稱袁慰庭矣。奸雄淫威。猶且不敵文豪偉業。當世餘子。自命政客。爭榮取媚。匍伏於奸雄袴下者。更何足道。公慧人也。豈不喻此。贛直之言。尙希恕之。平最無狀。生平思想志節外。文章事業。無一可言。信陵消遣。沈溺亦深。請自今始。勉爲善人。不爲朋輩所齒冷足矣。名山絕業。著作千秋。頑鈍不學。何敢夢想。唯公不以爲不才。時訓迪之。俾有所進。實爲萬幸。李子中。吾吳傑出人才也。去冬因事困於貲。公所深知。百級債台。無以自了。除夕之晨。踉蹌握別。此景此情。

不堪目擊。果何爲而至此。言之又令人心折。公亦多情。人愛才若命。中一再三屬。仍乞援于公。以件相質。矢不辜負。平雖人微。言輕。殊樂擔保此子。此子而累人者。平願抉目爲盲。不復相天下士矣。祈公竭力爲之設法。並求亞希社姊。慷慨代籌也。佇聽好音。不勝懸系。平白。甲寅元月初十日。

與狄君武書

馮平

君武足下。颯山茜水之間。同時挺生我二人。同里閭。同意氣。是亦百年後論文尙友者之一佳話也。君生較晚。平已甘苦備嘗。今則哀樂中年。依然故我。再十稔而無所表見者。願作長眠人。不願再以不祥姓氏。汚人齒頰矣。足下謂平不作文。致無時譽。不知平文祇能達意。不足以廁於著作之林。若夫詞苑詩壇。更令我望塵却走。但今之所謂文章。今之所謂國學。聲聲復古。語語趨時。滿清之季。光復之初。文人之所崇拜者。曰梁啓超。曰黎元洪。黎本不文。饒漢祥輩爲之捉刀。梁氏文章。新舊糅合。沈浸國策。胎息三蘇。辯非不雄。實非文體之正宗。黎氏電牘。藻麗自喜。規撫六朝。出入

宋代詞非不華。究非論治之正則。然而洛陽紙貴。人手一編。舉國文風。爲之不變。至於晚近。後生小子。競起論文。比如乳虎學嘯。雛鳳試鳴。平弱冠時狂態。亦復相類。迄今思之。尙忸怩也。平竊以爲今之文家。奇才樸學。固不乏人。而大多數則文妖詩鬼耳。辟如醜婦塗脂抹粉。竭意效顰。儼然以美麗自居也。譬若貧子鶉衣菜色。俯受蹴與。儼然以溫飽自足也。而操筆作文者。往往以剽竊爲能。妃青儷白。爭言宋豔班香。襲貌遺神。侈說蘇潮韓海。互相標榜。純盜虛聲。以此爲國學復振之時代。是何異目病劇者之虛火。爲將有轉機也。嗟夫。却疾無醫聖。起衰無文豪。餽釘學術。瀨祭文章。若某某之文集。若某某之詩評。層出不窮。汗牛充棟。安得秦政第二付之一炬。與其留污點於將來。毋寧絕謬種於今日。試思文以載道。言爲心聲。非有真氣節真學問。斷無大文奇文。足以行遠而傳後。不朽之業。誠非易言。盲腐二史。雄健淵博。莊騷二子。精微神奧。奇文也亦大文也。餘若出師表之忠烈。正氣歌之激昂。二都賦之典麗。哀江南之淒其。歸去來辭之高曠。討武氏檄之慷慨。

皆以真氣節真學問而發爲文章。故能卓絕千古。是文學之華。亦立國之魂也。至言以人廢。故揚雄太玄經。許衡政事疏。後世羞之。當代人物。若吾南社中□□□□□□。詩文之雄。直逼漢魏。卽□□□□□□之學問文章。亦非時流所易覲。奈背盟而去。藉文名以干當世矣。與梁任公湯濟武。異轍同途。令人嘆惜。若柳亞子。葉楚傖。高天梅。俞劍華。汪精衛。雷鐵厓。沈道非。傅鈍根。姚鶴雛。高吹萬。胡樸庵。陳佩忍。陳匪石。楊隨庵。陳布雷。黃濱虹。龐檠子。王蕓農。姚石子。之奇才樸學。咸能廉潔自守。不慕榮利。不求聞達。或息影故園。或飄零異國。或立言警世。或著作牖民。是亦當代之奇士。南社之傑出者。較之東林復社之文章人物。何多讓焉。今復有東社踵起。凌霄博雅。本屬名家。秋柳藻麗。亦非凡手。至泣花之敏慧。哈佛之發皇。影竹之澹遠。皆後起之秀也。惜乎狂態可掬。目空餘子。不免爲乳虎。雖鳳耳。不慧如平。不足以言文。更不足以言學。有其志而無其才。故年來寧藏拙而不自眩。庶免貽誚於通人。足下少年龍驤。拔軼而登。當者辟易。他日執騷壇之牛耳。非異人

任。張天如之譽傳七錄。桑民懌之再賦兩都。先哲不遠。前徽猶存。曷哉足下。庶幾輝映。平離羣索居。悄然寡懽。飄簾微雨。益助愁思。對幽蘭而隕涕。望春燕而神馳。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若使憂能傷人。平真不得永年矣。爰剖肝膽。以瀆聽聞。臨穎淒其。不盡欲宣。馮平上言。甲寅上巳後三日。

與陳朮叔書

順德黃節晦聞

朮叔足下。音塵俱寂。忽易年歲。昨晤恭叔。聞詔平竟死。嬰疾至劇。云已經時。尺書遺問。未之存逮。元伯生友。并負故人。昔年詩會。園亭如舊。遽判死生。能不愴惻。計其歿日已遠。哀輓逾期。粵俗所惡。敢以誄章。乞足下代書素楮。陳之詔平靈次。神其來歆。所不可知。然予情宣溲。自不能已矣。十一月四日。黃節頓首。

與柳亞子書

丹徒葉玉森中冷

亞子足下。僕自上月中澣。奉役赴龍舒。勘災。毒蛟頑蚪。挾波臣爲虐。吾民而魚者。瀕二千人。田廬十九蕩然。稻藁飄流。挂喬柯上。若排瓔珞。入西山。風景絕勝。訪漢

羹頡侯三堰之故墟。遺澤在民。書記失載。謂宜補入新國史。七門雲霧諸山下。黃沙白石。繚以清溪。如披蓬萊水彩圖。苦不能畫。惟於筍將中握鉛寫小詩數絕而已。昨歸省垣。得誦手畢。具悉舊題子美諸影詩。零珠碎玉。攜拾義山。僅得六首。多唐突語。姑寫上。聊博笑耳。紅薇生屬題感舊記。容構思。匆覆。敬問起居。中冷稽首。

十月二十七日。

與康長素書

井研廖平季平

長素先生足下。羊城分袂。儻忽廿年。音書未通。情感常切。想同之也。世運變遷。浮雲蒼狗。台崩以高。鷺而見疑。鄙人潛伏。亦不能免。咎國事差池。忽焉揖讓。個人升沈禍福。更何足云。頃因事北游。訊悉近況。妙晤任公。積素良慰。君未肯渠來。我不能驟往。東望茫茫。彌增怛耳。憶昔廣雅過從。談言微中。把臂入林。彈指之頃。七級寶塔。法相莊嚴。得未曾有。巍然大國。偪壓彈丸。志欲圖存。別構營壘。太歲再周。學涂四變。由西漢以進。先秦。更由先秦以追。鄒魯。言新則无字不新。言舊則无誼

非舊。前呈回變記。摘本一冊。求徵高明。周璞鄭鼠。不知何似。子雲言高者入青天。自非同游舊侶。恐山陰道上。轉成迷惑耳。惠頌不忍。二冊流涕痛哭。有過賈生。然中外優劣。后起者勝。積非成是。洽髓淪肌。非有比較。難決從違。間嘗判五洲爲昆弟。推世界于中華。据撥亂言之。禮爲孔創。使別獸禽。春秋所譏。坊記所防。皆與海外程格相同。中人日用。舊疾久瘥。藥方流傳。博施同病。洋溢蠻貊。今當其時。前陳倫理約編。頗爲申叔。无量所許。以爲戰勝攻取。非此莫由。特鉤深索隱。難得解人。以石投水。端在足下。政學中外。同剖野文。指揮若定。進退裕如。所謂深入黃泉者。非邪。以是爲救時保教奇策。台端其許之乎。鄙人畢生勞瘁。晚成二編。一以尊孔。一以救國。嗟乎。尋行數墨。世不乏人。若此秘微。唯持知我。獨是臣精衰竭。亡力擴充。非藉羣才。鷄肩巨任。匠門多材。何止七十。深望閱兵秣馬。分道守攻。大功告成。克副素志。敢不撰奉凱歌。驩逆大蠹。亦世界未有奇樂耳。倉卒臨穎。不盡所懷。廖平再拜。

告北京大學學生暨全國學生聯合會書

山陰 蔡元培 稿

北京大學學生諸君。並請全國學生聯合會諸君公鑒。諸君自五月四日以來。爲喚醒全國國民愛國心起見。不惜犧牲神聖之學術。以從事於救國之運動。全國國民。既動於諸君之熱誠。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盡其一分子之責任。卽當局亦瞭然於愛國心之可以救國。而容納國民之要求。在諸君喚醒國民之任務。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社會上感於諸君喚醒之功。不能爲筌蹄之忘。於是開會發電。無在不願與諸君爲連帶之關係。此人情之常。無可非難。然諸君自身。豈亦願永羈於此等連帶關係之中。而忘其所犧牲之重任乎。世界進化。實由分功。凡事之成。必資預備。卽以提倡國貨而言。販賣固其要務。然必有製造貨品之工廠。與培植原料之農場。以開其源。若驅工廠農場之人材。而悉從事於販賣。其破產也可立而待。諸君自思。在培植製造時代乎。抑在販賣時代乎。我國輸入歐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繼而練軍。繼而變法。最後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

專門技術。繼而普通學校。最後乃始知純粹科學之必要。吾國人口號四萬萬。當此教育萬能科學萬能時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幾。得受純粹科學教育者萬分之幾。諸君以環境之適宜。而有受教育之機會。所以對吾國新文化之基礎。而參加於世界學術之林者。皆將有賴於諸君。諸君之責任。何等重大。今乃參加大多數國民政治運動之故而絕對犧牲之乎。抑諸君或以喚醒同胞之任務。尙未可認爲完成。不能再爲若干日之經營。此亦非無理由。然以僕所觀察。一時之喚醒。技止此矣。無可復加。今若爲永久喚醒。則非有以擴充其知識。高尚其志趣。純潔其品性。必難幸致。自大學之平民講演。夜班教授。以至於小學之童子軍。及其他學生界種種對於社會之服務。固常爲一般國民之知識。若志趣。若品性。各有所適用矣。苟能應機擴充。持久不怠。影響所及。未可限量。而其要點。尤在注意自己之知識。若志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原之學力。而養模範人物之資格。則推尋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學問爲第一責任也。且政治問題。因緣複雜。今日見

一問題。以爲至重要矣。進而求之。猶有重要於此者。自甲而乙。又自乙而丙。丁。以至癸子等等。互相關聯。故政客生涯。死而後已。今諸君有見於甲乙之相聯。以爲畢甲不足。必畢乙而後可。豈謂乙以下之相聯而起者。曾無已時。若與之上下馳逐。則夸父逐日。愚公移山。永無躊躇滿志之一日。可以斷言。此次世界大戰。德法諸國。均有存亡關係。罄全國勝兵之人。爲最後之奮鬥。平日男子職業。大數已由婦女補充。而小學以至大學。維持如故。學生已及兵役年限者。間或提前數月畢業。而未聞全國學生均告奮勇。舍其學業而從事於軍隊。若職業之補充。豈彼等愛國心不及諸君耶。願諸君思之。僕自出京。預備杜門譯書。重以臥病。遂屏外緣。乃近有恢復五四以前教育原狀之呼聲。各方面遂紛加責備。迫以復出。僕遂不能不加以考慮。夫所謂教育原狀者。寧有外於諸君專研學術之狀況乎。使諸君果已抱有恢復原狀之決心。則往者不諫。來者可追。僕爲教育前途起見。雖力疾從公。亦義不容辭。讀諸君十三三電。均以力學報國爲言。勲勳懇懇。寔獲我心。自

今以後。願與諸君共同盡瘁學術。使大學爲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諸君與僕等。當共負其責焉。

答林琴南書

蔡元培

上略。公書語長心重。深以外間謠誑紛集爲北京大學惜。甚感。惟謠誑必非實錄。公愛大學。爲之辨正可也。今據此紛集之謠誑。而加以責備。將使耳食之徒。益信謠誑爲實錄。豈公愛大學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責備者。不外兩點。一曰。「覆孔孟。剷倫常」。二曰。「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請分別論之。對於第一點。當先爲兩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教員。曾有以「覆孔孟。剷倫常」教授學生者乎。(乙)北京大學教授。曾有於學校以外。發表其「覆孔孟。剷倫常」之言論者乎。請先察「覆孔孟」之說。大學講義。涉及孔孟者。惟哲學門中之中國哲學史。已出版者。爲胡適之君之中國上古哲學史大綱。請詳閱一過。果有「覆孔孟」之說乎。特別講演之出版者。有崔懷瑾君之論語足徵記。春秋復始。哲學研究會

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與孟子異同」問題。與胡默青君提出「孔子倫理學之研究」問題。尊孔者多矣。寧曰覆孔。若大學教員。於學校以外。自由發表意見。與學校無涉。本可置之不論。當姑進一步而考察之。則惟新青年雜誌中。偶有對於孔子學說之批評。然亦對於孔教會等託孔子學說以攻擊新學說者而發。初非直接與孔子爲敵也。公不云乎。「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衛靈問陳。孔子行。陳恒弑君。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說。必復地方爲封建。必以兵車易潛艇飛機。聞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討之。豈非昧於「時」之義。爲孔子之罪人。而吾輩所當排斥者耶。次察「剷倫常」之說。常有五仁義禮智信。公既言之矣。倫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中君臣一倫。不適於民國。可不論。其他父子有親。兄弟相友（或曰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在中學以下修身教科書中。詳哉言之。大學之倫理

學。涉此者不多。然從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鬪。夫婦無別。朋友不信。教授學生者。大學尙無女學生。則所注意者。自偏於男子之節操。近年於教科以外。組織一進德會。其中基本戒約。有不嫖。不娶妾兩條。不嫖之戒。決不背於古代之倫理。不娶妾一條。則且視孔孟之說爲尤嚴矣。至於五常。則倫理學中之言仁愛。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詐。而一切科學。皆爲增進知識之需。寧有剷之之理歟。若大學教員。既於學校以外。發表其「剷倫常」之主義乎。則試問有誰何教員。曾於何書。何雜誌。爲父子相夷。兄弟相鬪。夫婦無別。朋友不信之主張者。曾於何書。何雜誌。爲不仁。不義。不智。不信。及無禮之主張者。公所舉「斥父母爲自感情慾。於己無恩。」謂隨園文中有之。弟則憶後漢書孔融傳。路粹枉狀奏融有曰。「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孔融禰衡並不以是損其聲價。而路粹則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誰何教員。曾於何書。何雜誌。述路粹或隨園之語。而表其極端贊成。

之意者。且弟亦從不聞有誰何教員崇拜李贄其人而願捨其唾餘者。所謂「武舉爲聖王。卓文君爲賢媛。」何人曾述斯語。以號於衆。公能證明之歟。對於第二點。當先爲三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乙）白話果是否能達古書之義。（丙）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請先察「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大學預科中。有國文一課。所據爲課本者。曰模範文。曰學術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練習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國文學史。西洋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中古文學。近世文學。又本科預科皆有文字學。其編成講義而付印者。皆文言也。於北京大學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爲白話體者。惟胡適之君之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而其中所引古書。多屬原文。非皆白話也。次考察「白話是否能達古書之義。」大學教員所編之講義。固皆文言矣。而上講壇後。決不能以背誦講義塞責。必有賴於白話之講演。豈講演之語。必皆編爲文言而後可歟。吾輩少時讀四

書集注。十三經注疏。使塾師不以白話講演之。而編爲類似集注類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輩豈能解乎。若謂白話不足以講說文。講古籀。講鐘鼎之文。則豈於講壇上當背誦徐氏說文解字繫傳。郭氏汗簡。薛氏鐘鼎款識之文。或編爲類此之文言而後可。必不容以白話講演之歟。又次考察「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白話與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內容一也。天演論。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話也。而嚴幼陵君譯爲文言。少仲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說。皆白話也。而公譯爲文言。公能謂公及嚴君之所譯。高出於原本乎。若內容淺薄。則學校報考時之試卷。普通日刊之論說。儘有不值一讀者。能勝於白話乎。且不特引車賣漿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識丁之宗室。其說漂亮之京話。與紅樓夢中寶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價值歟。熟讀水滸紅樓夢之小說家。能於續水滸傳紅樓復夢等書以外。爲科學哲學之講演與。公謂「水滸紅樓作者。均博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亦並不能爲白話。誠然。誠然。

北京大學教員中。善作白話文者。爲胡適之。錢玄同。周啓孟諸君。公何以證知爲非博極羣書。非能作古文。而僅以白話文藏拙者。胡君家世從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卽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了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於清代乾嘉學者。錢君所作之文字學講義。學術文通論。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然則公何寬於水滸紅樓之作者。而苛於同時之胡錢周諸君耶。至於弟在大學。則有兩種主張如左。(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尙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此義已於月刊之發刊詞言之。抄奉一覽。(見另編)(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爲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爲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辯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

授爲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爲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爲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豔之詩詞。以納妾狹妓爲韻事。以賭爲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爲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會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紅礁畫樂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詆公爲以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狎妓姦通爭有夫之婦講倫理者。寧值一笑歟。然則革新一派。卽偶有過激之論。苟於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之於學校耶。此復。並候著祺。八年三月十八日。蔡元培敬啓。

復陳李查諸生

蔡元培

陳李張錢諸君及查君公鑒。來函及何以莊所作三篇均悉。昔郭林宗於旅舍中躬自掃除。美國大學生間有於晨間執洒掃之役。或午晚間爲人侍膳者。日本大

學生有於課餘散報紙。或拉人力車者。爲貧而役。本非可恥。一校之中。職員與僕役。同是作工。並無貴賤之別。（法國教育家多入工會。東方人或以任教育事業者。至等於官吏。誤也。）不過所任有難易。故工資有厚薄耳。惟何以莊旣文理。清通。不可沒其所長。已調入文科教務處。任繕寫之務。酌增月給。藉以勵其好學之誠。而歡成諸君之美意。且本校對於校役。本有開設夜班之計畫。他日刻期開課。尙須請諸君及其他寄宿舍諸君。分門教授。必爲諸君所贊成。因何以莊事而聯想及之。並以聞。一月二十五日蔡元培白。

與王均卿書

吳興蔡蒙原青

均卿我兄如晤。示片并承惠寄聯刊。領悉。曩旅晤談。殊未暢意。職業所羈。不若浪遊人之日日星期。無可如何。與兄所約再會日。曾預往候。適腹泄爲患。晚不能出。故遂不再約。廿三爲杭行。留杭一日。亦會西子一面。而初觀鄂廟之改建崇煥。達公園之菊會繁盛。此亦入閱歷史矣。廿五還家。此游出門滿一月。過去如夢。旣無

吟咏并痕不留矣。蕭蕪爲壻傷神。雖似過情。亦實切痛。明春未必不出游。函語固已有後約。其與勵常實緣弟而成深交。三人者各處一方矣。然往年勵館於湖。亦以海島距遠。且羈於教課。僅星期相會。朋友固不能如家人。而家人朝夕相對。亦實漠然。昔人所謂幕天席地。與四海諸君共處。未嘗一日離。此猶滯於離合迹象。若從浮屠氏言。則無所謂離合矣。聯刊拙作列末。何介於意。方慚後勁。豈嫌王後。惟司選人於古人聯集。殊昧取舍。是豈別有見解。文字亦視各人嗜好耳。見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古今通敵。矯之實難。要由各人所詣境界。各判眼光。嗜好亦遂因之以異也。大箸在滬。厲似已徧讀一過。還家轉未一誦。姑竢所積書札理畢。息心覆誦。第慮游夏不能贊一詞。書覆不爲簡語。隨筆率陳。乃盡四紙。閱之得弗嫌煩。敬請箸安。

與王均卿書

蔡蒙

均兄先生尊鑒。片覆誦悉。明信言事誠簡便。而并及猥瑣。雖亦無忌。未免資親者。

以談柄耳。何必然耶。聯刊司選黃姓。叙言署號知足。初不意爲大手筆。此種選事。原無所謂宗指。弟止嫌所蒐之狹。卽如籐花館一種。所取殊非其尤。曲園老年多率筆。而其率不可及。若錘鍊之作。傳誦殊多。就弟所見於新市廟宇。亦殊有傑作。而其雜箸中。有燈謎。無聯語。謎實不警。不知於聯語何轉自棄。蕭齋見地極高。豈不知浮休解義。而櫻心之痛。每不自克。昔者我有七夕詞數首。其末首結句云。情根識量難融貫。仰首蒼冥一泫然。蓋別有寓意也。十滴水於次晨。卽令車傭持字條往取。櫃夥不承認。又令往問樓夥。亦推拒。此惠竟委草莽。心甚疚之。而姑弗告。詢及弗復匿。上海市上。竟是賊淵藪也。率復敬請撰安。

與王均卿書

蔡蒙

函件收到卽覆。茲又接示。語多繩切。意固眷愛。然而闕也。既皆待盡。又何毀簡。以爲儲蓄。禽蟲猶鳴。我舌豈僅嚙羹。居邦言遜。老夫非朝非市。何所取義。素持且說。爲者可爲。而禁言者。周厲秦政。且不遂志。是何蟲豸。而張此暴。若奄媚便宜。脂韋

要利。少時早審。惟性不習。又深知恥。是故无悶於遯世。而早占於自由。殘年矯揉。謂是待盡之道。言雖金玉。難當朝聞。損益之說。亦若悠泛。益固無論。損亦未必。文獄既遠。炸銃率出黨爭。無與我事。且卽及我。彼不獨全。又毒至寧。拌彼其羞惡之良。本來無此資格。故曰損亦未必。謝謝。

與胡樸安書

蔡心覺

樸安先生。近讀國學週刊。受益不淺。而尊著再論讀古書法。分根基知識之養成。及分類決擇之必要。尤爲研究古學者不二法門。所舉三書。如段玉裁之說文解字注。王引之之經傳釋詞。俞樾之古書疑義舉例。誠爲研究古書之根本要籍。但鄙見以爲應加入爾雅一書。因爾雅爲六藝之鈐鍵。詩書之襟帶。所以訓釋五經。辨章異同。不通爾雅。卽不足以通五經。未知賢者以爲如何。詩經文字學。尤爲體大思精。言人之所未言。道人之所未道。誠研究詩經文字學者絕妙之參考書也。讀登佘山詩。如孤雲。如峭壁。尤深佩服。末云積綠如雲稼穡豐。可奈年年兵戎蠶。

夕陽沉壑山氣冥。陰風慘淡聞鬼哭。得風人之旨。方今大雅不作。騷壇詞客。每多風雲月露之辭。而於世道人心。則鮮有注意之者。昔者朱竹垞與高念祖論詩書云。唐之世二百年。詩稱極盛。然其間作者。類多長於賦景。而略於言志。其狀草木鳥獸甚工。顧於事父事君之際。或闕焉不講。惟杜子美之詩。其出之也有本。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學詩者。舍子美其誰師也歟。縱目九州。干戈遍途。生民塗炭。惜無如子美者。作感時撫事之筆。寓傷今憶古之情。先生其有意乎。前讀頴醴陵兵燹圖詩。如讀杜老無家別之什。知先生深得工部之旨也。心覺僻處一隅。見聞不廣。徬徨歧路。莫知適從。近擬學詩。從漢魏盛唐入手。平日所讀。最喜子美三吏三別前後出塞羌村遣興諸篇。幸大雅有以教之。

提廢日約上執政翼書

諸暨 蔣智由 觀雲

竊謂中國今日之亟。已不在內爭而在外禍。北洋之憂。又不在南方而在日本。何

則南北相爭。尙未至于亡國也。而一軍約則亡。軍約之存。在南方尙得自分離以去。不蒙其害。而北洋則必折而入之于日。軍約解除。南軍之力。則何能亡北洋。而軍約不解。則北洋生死之命。一制于日本之手。而又內之則激人民之變。禍難億測。外之則歐美以忌日排日。角鬥并進。而交遺中國之患。然則軍約之存。爲北洋巨禍。政府隱憂。而適當公執國枋。大政之首。當莫如廢除軍約一事。閱平和通信社電。載公謂中日軍約。俟國際聯盟開會。可議廢止。曩者山東代表宣言。謂軍約當付國際盟解決。公亦同此云云。則軍約有延長之虞。此延期中。或藉協文爲詞。其危險不可測知。夫宣告軍約終止。當與對德和平。同時並發。日本其何詞以難我虜。且公固亦主提議廢約矣。提廢于國際同盟之日。與提廢于對德和平之時。事同也。而延長與不延長之利害異。且吾謂一提廢而提廢之効已生。何則。我直認軍約廢止與對德和平爲一事。卽微日本之我許。而欲援約行事。則我可拒而不受。且我提廢而日本許我。甚善。我提廢而日本不許我。乃得訴其事于國際盟。

會之庭。而詞易直矣。且夫事有緩急。青島可俟之后決。而軍約不能任之延存。一日之延約。而一日之禍基伏焉。夫青島之事小。而軍約之事大。以青島之未能決事。而并軍約而緩仍之。此失計之大者也。或曰。其如日本之以秘約禁我何。曰。若是。雖欲提議於國際盟會。而日本之能以秘約禁我。一也。其能終莫之提。而以國任之邪。何禁我之愆爲也。或又曰。其如段公之不聽何。則鄉者亦一過之方是時。南北和款議四萬萬。此事成而國且亡矣。人或謂北亦冀巨款耳。某直言爲國計。則和議貸款不得過一萬萬。人或謂段策主統一。諱分立。某又直言不能戰。不能和。渠若分。聞者舌橋以駭。某則曰。爲國事而來有言。不要錢。不作官。何懼之有。夫正直之行。未必已之獲戾。而讜諤之論。亦未必人之終不聽也。言亦爲國而已。則公胡不以軍約不廢。則中國无以立。北洋无以存。人心无以降。外交无以平。爲段公言之。且夫中國今日之得議增關稅。止賠款。收租界。而有容喙青島之權。固出自段氏參戰之策矣。而負軍約之禍。置國亡地。則區區增關稅。止賠款。收租界。容

喙青島之利。何足以儼。將不得爲功之首。而爲罪之魁矣。又一爲段公告之。且公爲執政。有利于國。則直行之。毋憚于人。此古大臣之風。所謂能安社稷者也。如有國家。賴以存亡之大。公居其位而莫之爲。則天下必以其責而問之于公。此誠某愁直之詞。曷也來京。正議直指。而未嘗獲罪。有以知此言之。必不獲臯于公。夫國是實主之有力者。故必求當路秉鈞與語。而公爲之總率。故敢以言于。伏乞爲時爲國。開列閣議。斷然提言廢約。以實行其責任之職。无慚于古大臣。而果免國于危亡也。幸甚。未獲一識面。而陳書冒瀆。皇恐。以非公則不在其位。敢煩之侍御者。

答蔣孟潔書

蔣智由

孟潔宗兄先生執事。久仰企。得奉手書。欣喜不可量。前在報間。得讀文字少許。欽其績學。博雅淵實。又知其爲同邑人。而不知其近吾里。乃咫尺也。以數年所想望而不獲見者。而得聞其馨咳。喜也何如。書中所論。頃近士子之荒。文學之衰。此世之所以終不可治。不獨亡國。直并數千年之文化而亡之。每與良友私居。嘆息綿

薄之力。不知所以爲救。嗚呼。其必待諸聖人與。閭閻雖近數里而遙。而弟飄泊。無可以歸鄉里者。弟不獲言歸。冀兄厭居家術。再賦出游。或者言笑之懽。不獲遇之。故鄉。而遇之於異鄉乎。謹謝枉教。還禽不盡。因風時惠佳音。唯起居萬福。

報吳孚威將軍書

蔣智由

辱損書。不敢當。不敢當。智由。天下之窮士也。不用於國。亦雅不欲自求於用。何則。不能舒施其道。以匡時正國。雖予之爵祿。固智由之所必不受也。以此杜門。而不。出瘖口而不言。惟抱熱心。鬱鬱而處。拳拳而竢。今將軍方擁千城。儲韜鈴。一出而拔岳州。下長沙。飲馬洞庭之波。揚旌衡山之麓。席卷千里。用兵如神。功略炤燭。冠世無二。而又軫拊瘡痍。甦徠流亡。兵之所之。而政及之。律明紀飭。無犯秋豪。暗。暗遺黎。寓仁飲德。如古王者之師。此當世所未有之休聞也。甚盛甚盛。乃至折東。下逮敝廬。收士之心。蓋甚遠矣。智由則何足以當之。抑敢稍自陳者。智由于二十四年以前。震心危亡。振呼維新。痛言變法。受學于海外近十年。博考深探于中外。

治亂之故。因革之宜。未嘗敢一夢一飯而忘國家之在難。欲繫隊緒而續之也。自頃年以來。人競權利。用人以鄙。戴人以勢。睚刺曠擾。政棼國燹。德誼斥蔑。綱紀掃地。非以撥亂而實生之亂。非以救亡而實蹙之亡。智由剛正。不敢阿附。坐是屏廢。不齒于國。而不聞于民。雖然。道如是。吾寧棄于時。而不以易吾道。昔者魯不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故曰。孔子循道溫溫。无所試。又曰。天下莫能容。不容然后見君子。智由非敢。幾聖人也。然可不繇其道乎。不繇其道。則聖人之往行前則。將至今而絕迹。國何由而基之存。時何由而措之理。此智由之所以矢心困窮而不辭也。今將軍不以晦微遺人。略于貴賤之分。上下之勢。書詞藻飾。賁于泥塗。世之有力。秉枋。其謙光孰有如將軍者。厚意宜答。然願言之私。不詹萬一。抑亦非書策之所能宣也。略甚報聞。蔣智由再拜。重九日。

與柳亞子書

禮陵 劉澤湘 今希

亞子社督左右。比年以來。囚居歷山。飽食安步。不履市城。世路荆榛。鬼蜮虎俚。伺

人搏噬。誠畏之也。重以黨錮之禍。文字之獄。幾徧神州。稍涉嫌疑。輒遭捕戮。而且
檢查郵件。梗及鱗鴻。海內知交。致疏音問。慮干腹誹。偶語之禁網也。時于屯艮約
眞處。得讀手翰。藉諭與居多祜。良用忻慰。小兒雪耘。前歸自滬。且言啓行匆遽。忘
却函知。深以爲歉。太一遺書。正續兩編。均到。蒐輯校繕。刊訂釀金。悉資大力。慘澹
苦心。幽明感泣。伯玉獨爲君子。我輩誠宜愧死。天禍中國。不惜付託匪人。以摧殘
而夷滅之。癸丑之役。使東南均勢。連雞獲棲。英法投贄。虛牝是懼。則建瓴破竹之
功。自太一發之。不難自太一收之。何至今日噬臍哉。頃聞洄上懸棧。和議取消。滇
桂之師。指顧南下。亂萌四伏。蠹蠹者不久發聲。洞庭南北。殆有來蘇之俟望。惟北
軍尙未出境。而柄湘政者。未知趣向何如。魚爛土崩。理難倖免。吾儕小民。何以堪
之。社友黃君晦。聞邇來通信否。弟前在廣州路局時。太一曾介之一面。渠因先王
母喪葬。倉猝藏事。而墓志未泐。時縈懷抱。曾命弟述節略。請晦聞撮其要而銘之。
太一去粵時。屬請蔡君寒瓊代索。迄未獲復。倘尊處有函致伊。乞顧詢之。轉請郵

寄亦季子應挂之寶劍也。屯艮屬爲胡君石予題近游圖。因循年餘未報。題紙亦復遺失。昨雪兒促了此詩債。粗成長句。尙陋可嗤。命雪錄呈。卽希轉達胡君爲盼。蘇門近狀。暇希賜聞。俟逐鹿風波稍定時。當挈雪兒來滬一游。手此卽頌近祉。并候佩宜夫人無忌公子均安。弟劉澤湘頓首。五年陰曆四月廿一日。

與蔡寒瓊書

劉澤湘

寒瓊社掌。比得四月五日香港來書。并屯艮轉致一圖。奉讀未竟。涕淚如繩。愛我情殷。無任感紉。石圍塘草亭晤對。舊夢重提。新愁益拓。死生契闊。渺隔人天。湖海睽孤。同傷勞燕。披來尺幅雅集之圖。觸起五載鸞飄之慨。南天極目。東海揚塵。花落無言。鵲啼有血。卽此烟雲水墨之痕。都是家國滄桑之淚。擬將畫圖。遍徵題咏。藉光墨寶。而壽鴻泥。屯艮芸龕。當有佳什。步武中郎。湖舫鞞碑圖。去秋屯艮函達盛意。屬綴蕪辭。并命小兒雪耘廣和。所以遲之未報者。對此名人名句。名書畫。名山水。把筆沈吟。赧然中止。誠懼佛頭著糞之譏。狗尾續貂之誚耳。然忝爲知己。終

當塵拙。何日詩成。慮難預定。太一客珠海時。囑湘草其先。王母節略。丐黃晦聞銘。幽渠去粵時。曾託面懇。執事設法。催取執事比答云。可貞之黃章。殊難急就。荏苒韶光。倏忽數載。太冲三都。想已脫稿。倘遇黃石公。乞道此意。勿謂徐君之墓。不須季子之劍也。抱香萍梗。何方。尙希惠示。斯人于太一重陷鄂獄時。與執事奔走營救。不遺餘力。間爲湘中故人言之。罔不感泣。拙作過辟支墓歌中。本有一段。道及此事。約真謂大觸當今之忌。禍且不測。用是塗抹。然二公高誼之薄雲。至今尙縈寤寐。太一就義。專制淫威。酷於嬴秦。焚坑百倍。偵騎塵起。黨禍株連。當道皆狼。訪舊半鬼。倘瀛雲之不作。決善類之盡殲。湘省于前月廿九日。始正式宣布獨立。約真屯艮。擬組織長沙日報。重搗漁陽之鼓。一滌冢中枯骨之腥。越王臺下。近况如何。風雲變幻。珍重眠餐。鄙居釣月山房。屯艮篆額。并題望江南四闋。又鞭影樓爲小兒雪耘讀書處。屯艮曾和伊詞十四闋。竹木清幽。背山面水。頗宜觴咏。亟盼執事藻繪成圖。茲房茲樓。庶幾千古。臨楮神馳。欲言難罄。鱗鴻有便。母玉爾音。匆

匆布臆。祇叩道安。并頌傾城夫人闔祉。丙辰重午。劉澤湘上。

與柳亞子書

鎮海 劉 筠 筱墅

筠白亞子足下。春江小集。得識荊州。積年傾慕。一朝償願。快慰平生。幸也何如。祇以把晤匆匆。未獲暢敘。又不免令人悵惘耳。不知亞子對筠。情何如也。筠不文。然于先人操行。甚思表彰。故今不計工拙。特將所作先君子行述。另紙錄呈。即求斧正。尚丐足下。爲綴成一傳。或墓誌銘。足下文采風流。士林屬望。倘蒙俯允。俾先君子得藉文以傳。則泉壤之下。同沐恩德。豈獨筠一人銜感已耶。恃在知愛。諒不我却。梅雨經旬。一江新綠。吳江水平。添幾許尺。卽筠思君情深幾何也。亞子其亦鑒而憐之乎。寒暖不常。千萬爲道自重。不宣。弟筠再拜。五月十五日。

與章行嚴書

歐陽漸 竟無

行嚴先生無恙耶。嘗於報紙。觀見行事翊翊。有生氣。凋瘵之國。若都如此。外侮內爭。其不可以熄乎。武人利器殺一團。辯士政策殺一國。學說潛勢殺天下萬世。使

人樂醜狂死而不悟。進化論是矣。門人景昌極評進化論 甲午以還。奔走悽惶。無所托足。石埭楊居士講究竟學於寧。乃與桂伯華諸人相率以事之。不仕不葷。絕男女之慾。悉力精研者二十年。而後豁然淹貫。講學育才。將以移易乎天下萬世。此支那內學院之由來也。別調孤彈。宗教則屏爲世學。世學又屏爲宗教。春糧且不能宿。蓋垂青者寡矣。十二年秋。公會與太炎印泉右任諸公。謀所以飲內院者於滬商人而無效。公與印泉頗悶損。今者時機大至。公爲天下教宗。乃作支那內學院非宗教性質是講學機關之文。將用以釋羣疑。呈請左右。必爲宣傳。嗚呼。如先生者。可謂上不負國。下不負友者歟。天下誰不竭誠盡忠。獻芹奉曝者。而況於漸乎。謹先陳支那內學院性質四條外。將一及乎教育之精神肝髓。

所稱支那內學院性質者何耶。一、所學之目的。求得如鏡之智。照一切事物能究竟。卽用爲拯拔羣衆苦迷之器具。而天下皆脫苦解迷。

宗教有悲無智。科哲學有智無悲。佛法則慈智雙運。然其悲亦非宗教之悲。以

宗教。悲人不爲善而生天堂。佛法則悲人不證不生不滅平等自由之理。又其智亦非科哲學之智。科學因果律。展轉比量。不能超量物理。推至原子電子而術窮。哲學之知識。或謂出先天。然不明先天爲何物。或謂由經驗。然何以突有經驗。更何以歷久長存。以故事物窮研。每難結果。佛法鏡智。但是現量。一剎那間。如物而量。不用比證。一剎那間。現前明了。不藉先天。現成即是。不用經驗。以是佛法。能得究竟。夫現量者。術語名無漏種發現。與常人日用行習思想邏輯。之有漏種發現者。截然兩物。是故佛法非宗教。非科哲學。而別爲一學也。

二、求學之方法。假聖言量爲比量。多聞熏習。如理作意。以引生其他日之無漏。由聖言渾涵中。推闡以極其致。詳前所略。釐前所雜。或疏失之糾修。或他義之資助。以期思想之大發達。

聖言量者。非宗教之教條。但有服從而無探討。實若因明之因喻。幾何之公論也。宗教有結論。無研究。哲學有研究。無結論。佛法則於結論後而大加研究。以

極其趣。非待研究。而希得其結論。是故佛法。於宗教哲學外。而別爲一學也。

三、現得之學理。一、羣衆三苦熾然。而後學興。一切所學。爲他而學。二、唯識法相學。是兩種學。法相廣於唯識。非一慈恩宗所可概。三、法性法相。是一種學。教止是談法相。龍樹無著。實無性相之分。四、教以法義爲通途。無大小乘之畛域。五、教無進化之理。而有遞嬗之迹。六、理非佛說盡。而必從法印而生。七、世所棄幻相。是真相。世所執實相。是空相。道在空其所實。而真其所幻。八、一切法相。體用因果。法爾如是。九、法相不可亂。六根互用。以耳爲見者。耳中具眼種。耳帶之發現。而實眼見。十、三性是一物。無別實物。但是緣起。故明依他起用義。而法界立。十一、不立無漏種。說心性自生自滅者。墮外道說。十二、唯識學。有今學古學之異。十三、今古學同尊無着世親之籍。而傳本各異。樊師承今學譯名潤文。但存今學傳本之精。以西藏異譯。勘無着世親原文。而古學傳本之精時見。十四、古以無不屬識爲唯。今以無不離識爲唯。十五、古唯受用緣起。今創自

性緣起。十六、能緣挾帶所緣而起。古學就所緣種邊。曰眞如緣起。今學就因緣種邊。曰正智緣起。十七、眞如緣起。說無漏則通。說一切不通。十八、諸行剎那頓起頓滅。十九、一切有情各自識變。各一宇宙。二十、各變宇宙。互不相礙。光相網。

略述二十理。恐繁且止。而皆術語。不能詳析。他日內院學理書成。將以呈公。藉餉國人。此二十條中。一至六。爲總得之理。七至十。爲法相之理。十一至終。爲唯識之理。其古今傳本之異。法相亦然。

佛法之晦。一晦於望風下拜之佛徒。有精理而不研。妄自蹈於一般迷信之白。二晦於迷信科哲之學者。有精理而不研。妄自屏之門牆之外。若能研法相學。則無所謂宗教之神秘。若能研唯識學。則無所謂宗教之迷信感情。其精深有據。足以破僮侗支離。其超活如量。足以藥方隅固執。用科哲學之因果理智。以爲治。而所趣不同。是故佛法於宗教科哲學外。別爲一學也。

四、現學之科目 一、唯識學。二、法相學。三、因明學。四、印度哲學。五、印度歷史學。六、佛法律學。七、佛法心學。八、佛法美術學。九、梵藏英日文學。十、古中國文學。

心理學有與唯識意識中之一部分相似者。物理學有與唯識色法中一部分相似者。哲學有與唯識中多數部分相似者。然唯識學之因果緣依伴業所及一物之起。實繁有緒。單純粗率。決不能同。因明之三十三過十四類。以視近時邏輯學亦然。印度無史。依經比附。全賴佛徒。世史一任其殘。斯科乃不稱學。大乘之律。捨迹誅心。參其用意。足濟世間法律之窮。如何非學。化腐爲新。轉凡成聖。全恃觀力。豈有神奇。萬變唯心。組成緒統。如何非學。美術者。適當其可之象徵也。思想高邁。構結遂神。此中彫塑畫像。獨非學乎。周秦蓬籍。毫不問津。內典深文。烏容涉逕。風騷雅頌。已不敵呵呀呢嗎之聲久矣。留此餼羊。忍云非學。所稱教育神髓者何耶。從民之慾望。趨時之潮流。始事而兆亂者。不得辭其過。然烏頭以治風。水來而土淹。因應復因應。亦復何時已乎。夫事有似迂而實神者。端

本澄源之謂。遊刃於虛之謂也。教育不以興國爲的。而以民能充其所以爲人之量爲的。國可亡。天下不可亡。明不可失其所以爲人耳。夫人也者。仁也。克己之謂仁。無我之謂仁。生心動念。唯知有己。非人也。舉足下足。環顧皆人人也。爲仁之方。曰。己欲立而立人。己纔有其欲。而立之見爲事實者。卽在乎人。孔子之教育也。今天下何能之。不有。而朝野上下。賢否智愚。第一拳拳。止知有己。而不負責。豈獨武人。夫亦焉往而不滅亡者哉。事已無可奈何。以故不得不創菩薩以他爲自之教育。無言之教不行。而至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陽明而後。誰其繼者。以故須復宋明講學精神之教育。搗虛以實。去蠶以樸。專門之學。愈簡愈精。一藝一材。必充其量。苟能分門別類。無學而不踐其實。而所謂虛驕夸誕之士氣。能長存而不變者。未之有也。以故須趨重學術團體之教育。漸愚止足。知此。唯公裁之。

與章行嚴書

潘大道 力山

比讀大箸。清言娓娓。自是本色。惟毀法一論。所見不無異同。輒假數行。以代面談。

僕以爲法統革命。各有短長。偏持法統。視爲神聖者。非愚則惑也。然蔽罪約法。以爲民國亂源。由此而出。則亦未免過當。往者項城專制。國會解散。其後無所謂約法也。然而洪憲禍起。國本幾覆。是果何所爲而然哉。非有約法之過。有約法而不守之過也。及夫項城自斃。黃陂繼起。假如足下與岑梁諸公所計。一一實現。湯化龍吳景濂之徒。不復能大會滬濱。以民意相劫持。則南方軍人。無法可護。而陸榮廷唐繼堯之徒。遂一任他力之來迫。拱手退讓。嘿然而已乎。恐未必然也。足下既知約法爲彼輩假借稱兵之口實。宜知口實之外。別有其不得不稱兵之情勢。此情勢一日不除。則口實之可假借者。寧獨約法。何況邇來稱兵者。不必有所假借乎。又橫法縱法之說。盡美矣。未盡善也。橫法不必皆皮傅。縱法亦不必皆立命。韓退之有言。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血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所謂縱法者。此類是也。此豈近代中國人所能安。約法誠有不合不備者。然如國民之權利。政府之職務及責任。國會之權限。司法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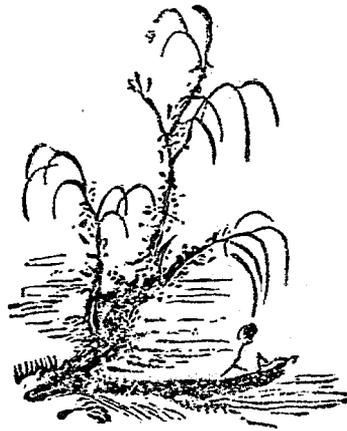
度會計之出納。種種規定。何嘗非近代中國人所要求。而可以皮傅少之乎。今日之事。不在辨明法之當毀及毀之者之爲誰。而在求所以副革命之實及國人之望者。苟其不然。則志士爲之寒心。僕亦自覺往者之多事矣。

復徐仲可書

寶 熙 瑞 臣

仲玉道兄閣下。薊門分袂。倏更寒暑。情同月滿。恨逐雲飛。佩叔度之汪洋。深魏文之勞結。澧蘭沉芷。思公子而不言。春草湖波。望故人兮千里。回憶交淡如水。義存斷金。奇字問子雲。清談侔謝傅。相見恨晚。欲罷不能。一日同心。我違。旗亭唱別。瀾南燕北。萍合忽離。風雪江天。能無騷屑。去冬隴頭梅放。忽寄一枝。臨風開緘。春滿眉宇。並惠單宣一卷。筆墨宛轉。瓊玖弗如。祇以二豎來困。身染微疴。加之歲莫。勞人未暇。稽覆。雖蒼雁頰。鯉偶滯消息。而江雲渭樹。時鬱離懷。嵇康疏懶。呂生所恕。固可相喻於無言耳。仲春二月。烟景清明。楊花雪飛。鳥聲風碎。伏維寢興。一善日進。無疆。吟嘯湖山。怡養清福。羨甚慰甚。近日有何著作。足下衙官屈宋。接武蘇辛。

倚馬萬言。下塵百拜。弟則紛紛俗冗。學半荒蕪。現復以蔭補官。忝居清秩。一行作
吏。韻事都消。翹首閒雲。正如天上。夜深剪燭。小試雕蟲。裁詩二篇。聊以申謝。浮碧
殷紅。敢詡佳詠。拋磚引玉。佇望和章。春陰冥冥。薄寒峭峭。諸希愛護。不盡欲言。手
泐尺函。並鳴謝悃。敬請文安。不莊。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種尺牘

最新分類尺牘大觀	最新分類尺牘大全	浙著政界尺牘大觀	聯體政界尺牘教本	新教育尺牘教本	普通應用尺牘教本	商業應用尺牘教本	女子應用尺牘教本	古艷尺牘	古艷尺牘編	尺牘句解	寫信必讀	會文正家書	工人寫信法	普通寫信法	通俗寫信法	應用寫信法	學生寫信法	適用寫信法	商界白話尺牘	白話女子尺牘	白話女子尺牘	白話女界尺牘	
乙甲	乙甲	乙甲	乙甲	乙甲	乙甲	乙甲	乙甲																
十六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上海文書局發行

三十大家尺牘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欲求文章優美當讀古文欲求尺牘超羣亦當讀古人之尺牘讀古人之尺牘不獨知其尺牘之體例兼可通文章之家法本局有見及此特選唐宋明清近代人之著名者共三十家分編三輯分列於後

唐宋十大家尺牘

十二册 一元二角

- | | | | | | | | | | |
|-------|-------|-------|-------|--------|-------|-------|-------|-------|-------|
| 韓昌黎尺牘 | 柳柳州尺牘 | 歐陽修尺牘 | 蘇老泉尺牘 | 司馬溫公尺牘 | 王西川尺牘 | 曾南豐尺牘 | 蘇東坡尺牘 | 黃山谷尺牘 | 呂東萊尺牘 |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二册 | 一册 | 二册 | 二册 | 二册 | 二册 | 二册 |

明清十大家尺牘

十二册 一元三角

- | | | | | | | | | |
|-------|-------|-------|-------|-------|-------|-------|-------|-------|
| 王陽明尺牘 | 顧亭林尺牘 | 侯朝宗尺牘 | 姚惜抱尺牘 | 吳穀人尺牘 | 錢牧齋尺牘 | 方望溪尺牘 | 歸震川尺牘 | 王弢園尺牘 |
| 一册 | 二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二册 | 一册 | 二册 | 二册 |

近代十大家尺牘

十册 一元三角

- | | | | | | | | | | |
|-------|-------|-------|-------|-------|-------|-------|-------|-------|-------|
| 會滌生尺牘 | 俞曲園尺牘 | 吳擘甫尺牘 | 王益吾尺牘 | 王壬秋尺牘 | 樊樊山尺牘 | 康南海尺牘 | 林畏齋尺牘 | 章太炎尺牘 | 梁任公尺牘 |
| 一册 | 一册 | 二册 | 一册 |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發行

當代名人尺牘(全二冊)

每部定價洋六角



分售處

發行所	發行所	印刷者	發行者	編輯者
中華書局	上海文華書局	上海文華書局	上海文華書局	吳興王文濡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蘇州 杭州 嘉興 紹興 寧波 溫州 福州 廈門 汕頭 潮州 長春 新加坡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中華書局

